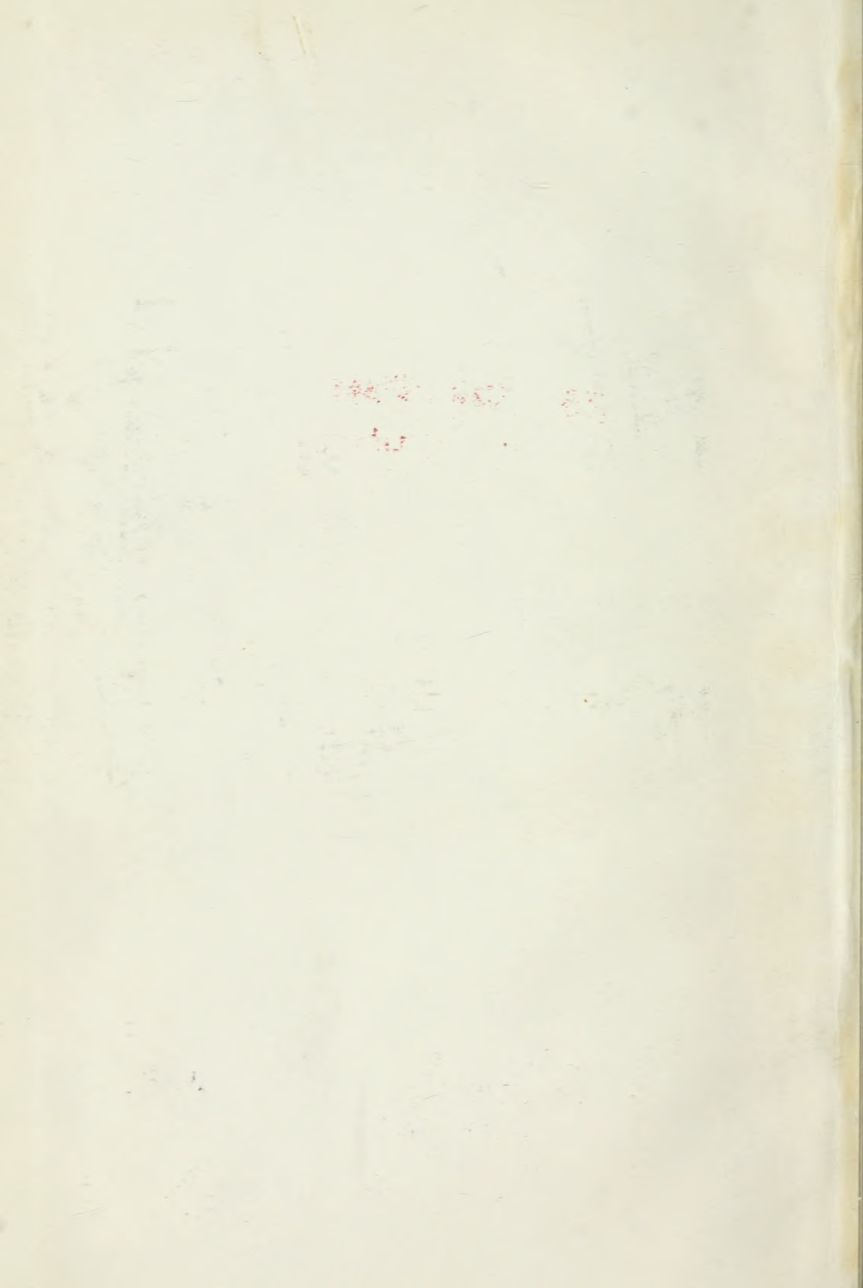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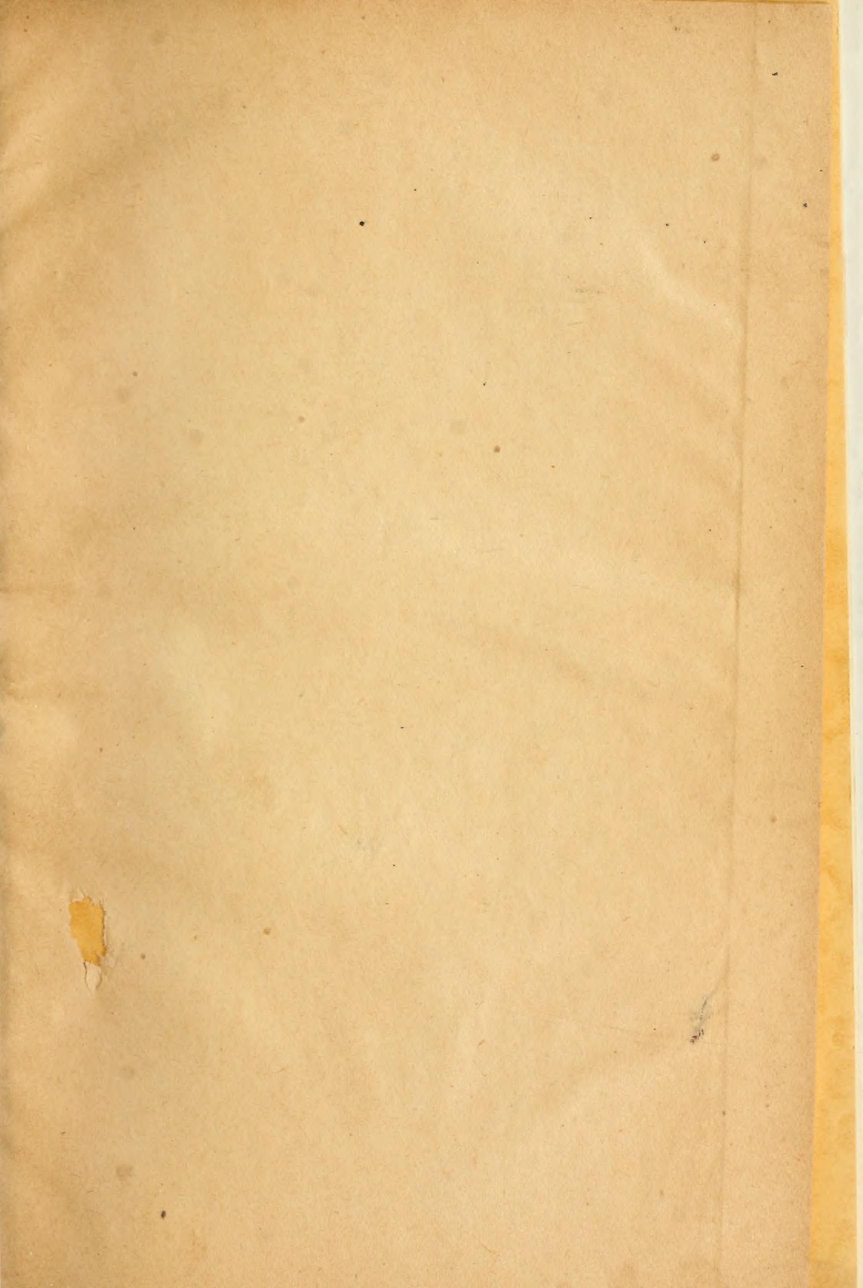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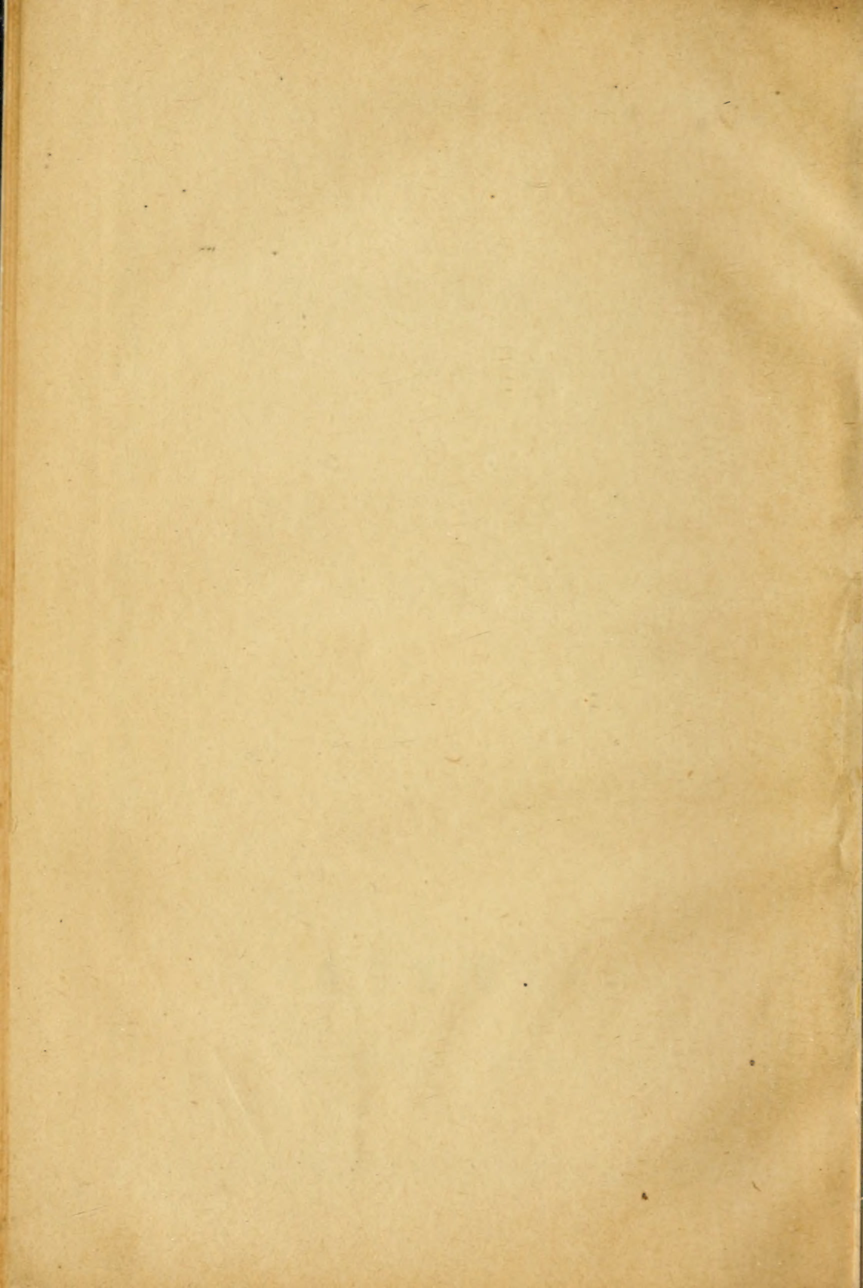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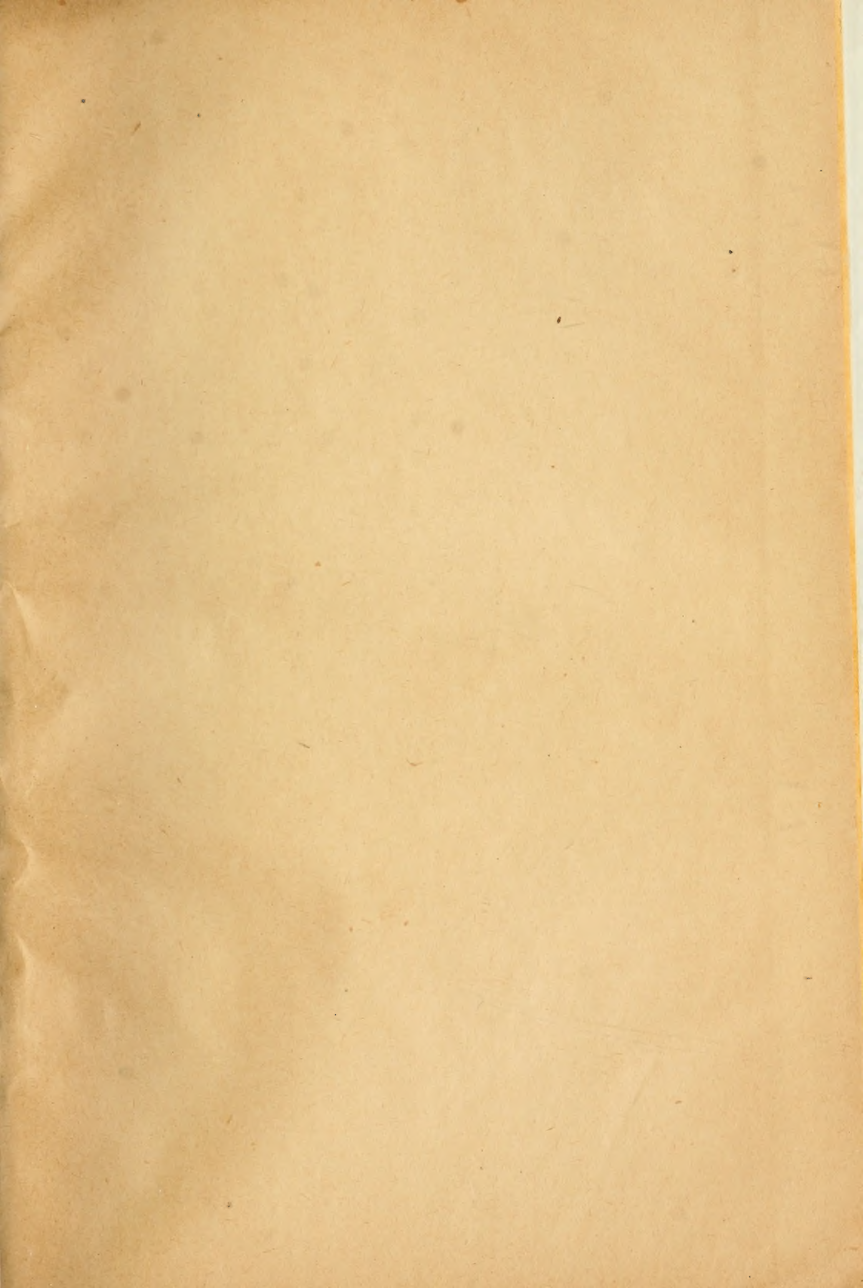
望遠鏡與顯微鏡











望遠鏡與顯微鏡

冷觀　徒然　作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


LIBRARY
SEP 22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目次

冷觀作

徒然作

冷觀作



開場白

一

我常常感覺到我國人似乎不懂得怎樣去使用下面兩種科學的工具．一個是『望遠鏡』，一個便是『顯微鏡』。因爲不明白『望遠鏡』對於人生之需要之切，所以大多數人的目光，只注視於一角一隅，只知道一人一家與一鄉的安危榮辱，而忽視全部國家與整個民族的存亡得失．這種相沿已久的惡習慣，眞是爲害社會不淺．中國人國家民族觀念之所以不發達，其因在此．中國的政治家之所以自私自利，器量狹小，不能成大事者，其因亦在乎此．現在要把這種惡習慣，逐漸拔除，想來想去，祇有一個方法，就是極力宣傳『望遠鏡』的功用之重大，使一切的人，都能從『望遠鏡』中看出宇宙的偉大，而曉然於個人之生命與地位，眞同

『滄海之一粟』，不但夠不上人家的注意，卽在自己亦無所用其患得患失。我相信人人懂得望遠鏡的功用重大，而能夠利用此種工具以觀察事物之後，人民之國家民族觀念，固然要自然的發達起來，就是一般社會事業，亦可因此一改舊觀，日見進步。因爲無論經營那一種社會事業，沒有不從大處着想，小處做起，才能得到最後的成功。從事教育者，要是斤斤於授課鐘點之多少，而置學生們的前途於不顧，那種教育，便是販賣智識的教育，一輩子得不到好結果。主持言論的人，要是只會指摘人家的短處，而不能運用智力，爲社會主持正義，這樣的言論，也就未免失其社會的價值。至於治理國家的領袖先生們，要是目光如豆，愛錢如命，結果必把國家弄得烏烟瘴氣，一塌糊塗。所以我們要隨時隨地，勿忘『望遠鏡』的需要的重大。須知祇有從『望遠鏡』中觀察世界的一切，纔可產生高尚的理想，來做事業的準備與學問的根基。

至於『顯微鏡』的性質，雖與『望遠鏡』不同，而其功用之偉大則一。可是我們

中國人向來缺乏科學的訓練，對於『顯微鏡』的作用，漫不經意。所以無論受過新式教育或舊式教育的人，他們批評一切人與事物的時候，十分之七八，都是浮淺空泛，不着癢處。留學生口中的『提倡歐化』，與老學究口中的『保存國粹』，一樣的膚淺可笑，一樣的令人莫明其妙。卽從中國的政治說來，在野的主張民主政治，在朝的亦曾主張過民主政治。民治之呼聲，雖高響入雲，而究其實，何謂民治，如何實行民治，民治之利弊何在，如何可以去其弊而存其利；凡此種種問題，無一不是十分重要，而至今却不聞有人在那裏埋首研究，製成方案，以作公開的討論。這便是因爲中國人太缺乏科學的訓練，太不注意邏輯的用處，遂致舉國之人，只注重口號之呼喊，名詞的爭辯，而不注重實際的討論，與分析的研究。今欲挽救此風，方法自然很多，但就其中最重要之一端而言，也就祇有極力宣傳『顯微鏡』之有益於人生之一法。我想假使受過教育的人，從小就能以『顯微鏡』來分析事物之眞相，到了長大之時，經驗漸多，所見已廣，那種分析研究的

工夫，必然與日俱增，得益無窮！我們試想，以世界如此之形形色色，一切社會現象之映入我們的眼簾者，何等的錯綜複雜，何等的變化無窮！要是徒憑一己的直覺來解釋和批評一切，結果不是失之幼稚，便形成一種盲目的獨斷，以此取信於人，當然是不可能之事。所以我們於注意『望遠鏡』的功用之大以外，還須認識『顯微鏡』的價值，的確可使我們的思想日趨於邏輯化與科學化。必須經過邏輯相當鍛練的人，他的思想才有條理可尋；而且必須根據此種思想來解釋問題，批評人物，社會上的一切事情才有比較的是非可言，才不致引起無謂的糾紛。

總之，『望遠鏡』的好處，是供給我們高尙的理想；『顯微鏡』的好處是增加我們理智的判斷力。二者性質不一，而關繫人生之迫切，則不啻同其價值。這兩樣寶貝不但都是我們日常生活的指南針，并且都是我們吸收新思想與新智識的必要工具。根據這一層意思，所以我們經過一度的攷慮之後，也就决定用『望遠鏡與顯微鏡』那個名詞，來做我們以後在這裏發表文字的最好的信條。

不自由毋甯死

『不自由，毋甯死』，這是我們聽慣的一句成語。中國的靑年男女，開口自由，閉口自由，對於自由之要求，好像十分迫切。但是爲了自由而犧牲者，却還沒有這樣的勇氣。至於西洋人的性格，便有些不同了。他們對於個人的自由，眞是太寶貴了，太認眞了。因爲過分看重的緣故，所以有時亦有很大的流弊。觀於我在下面所舉的一件故事，就可以見得西洋人誤解自由之害，洵非我們所能料及。

我在巴黎的時候，有位法國朋友，住在鄉間，和我過從甚密。他老人家的職業十分高尙，在社會上亦有相當地位。平時克勤克儉，治事很有條理，待人亦殊和藹可親。家中除了一位夫人外，還有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孩子。那位千金小姐，中

學還未畢業，却也讀書明理，聰慧異常。平時佐理家政，也很井井有條，深得父母的鍾愛。她每日早晨赴校，傍晚囘家，除了星期日陪了父母進城游玩之外，老是家居看書，一種靜默的儀態，比之東方女子，並沒有多大分別。我當初確很奇怪，以爲這種的年輕女郎，在城市中眞不多見。法蘭西民族，最愛個人自由，法蘭西女子，尤其是醉心自由，放浪不羈者居多。像那位女子之體恤父母，奉命惟謹，眞可說是百不一見。我當時的印象如是，可是隔了半年，情形大變了。有一天，有位朋友告訴我一個驚奇的消息，說是那位女郎，自殺在火車的軌道上面，血肉糢糊，慘不忍睹。據說她臨死的時候，寫好一封短簡置在她的衣袋之中，直至車輪輾斃之後，纔給警察無意中搜着。這封信是用自己的眞姓名寫給警察官，并且用很簡明的文字，說明她所以要自殺之原因。信內的結論是『不自由，毋甯死』，所以他要自願的死在軌道上。她不但聲明與他人一概無涉，且鄭重叮囑警察官，不必責備司機疎忽之咎。當那件慘事發生時，我適因事離開巴黎的鄉郊，

所以沒有立刻去安慰那位老人家。過了幾天才去訪問他，并給他夫人種種的慰藉，纔知那位女郎所以要自殺之原因，眞是十分簡單，說來也是可笑。據那位老人家所說，有一天是星期六，他得了父母的允許，到巴黎去訪友，不知怎麽那天囘來特別遲。平常遲到晚上七八時，無論如何總要囘家，可是那天囘來的時候，已經過了十二時了。老人家以愛女之故，不忍早睡，因此靜悄悄的等她歸來。她歸來的時候，老人家自是喜歡異常，那位女郎也欣欣然面露喜色。後來她的父親，忽然對她說：『你今天囘來太遲了，以後到外邊去應該當心一些，最好不再要這樣的遲遲不歸，免得人家掛念』。這樣的措詞，原不能算做責備，即使責備幾句，出諸父親之口，也是合乎情理之事。孰知那位女郎，不知怎樣，就扳起面孔。一言不發的上樓睡去了。明天一早起身，就恨恨的對父親說：『我已是成年的女子，舉動應該絕對自由，用不着你老人家管束了。』說罷即匆匆出去，音蹤杳然，直到事變發生之後，得着鄰居的通告，方才奔赴警局，驚悉他的愛女業已

自殺。而這件故事的內容如是。於此可見『不自由，毋寧死』的那個口號，到了現在，法國人還未忘却。但以一受過教育的女子，爲着區區小事就要自殺以殉自由，自由之害人不淺，蓋可想見。實則所謂『自由』，决不是『放縱』之別名；也並不是不受一切拘束，就叫做『自由』。西洋的哲學家，政治思想家，雖然相信『自由』是各人的天賦權利之一。法儒盧騷所說的：『人類生而自由』，雖然成了一般青年的普徧的信仰，可是仔細研究的結果，所謂『自由』决不是天賦我們的自然的權利，乃是法律道德所承認的『社會的權利』。惟其如是，所以離開了法律，自由便失其保障，放棄了道德，自由亦失其價値。明白了這層意思，可知我們要享受眞正的自由，須從『守法』與『講理』兩點根本做起。要知道不守法的人，固然不配享什麼自由；卽不講理的人，也不配談什麼自由。

二十一，四，三十。

甘地與甘地式

印度國民獨立運動首領甘地，刻苦犧牲，大公無私，爲主義而奮鬬，爲民衆而革命，此種精神與人格，眞値得世人的景仰。甘地平日律己甚嚴，生活異常簡陋。上次到英國去的時候，依然穿了破衣，帶了紡紗的木機，居然轟動一時，引起全世界的注意。於是『聖甘地』之名，不但出之於印人之口，卽倫敦人士，亦都推崇備至，承認甘地之人格卓絕，洵非白種人所可比擬。自從『聖甘地』之名傳入我們中國人的耳朶以後，受着他的感動而願以甘地之精神自勉者，確然不在少數。但須知甘地之所以爲甘地，尤重在人格之堅苦不拔與主義之始終不變。若說甘地穿破衣，吃羊奶，而享盛名，遂以爲有人只要穿破衣，吃羊奶，亦可受人崇

拜，那不但是在邏輯上不可能，并且是矯枉過正，失之虛僞。中述至此，我忽想着有位先生，他到了上海，也是倣倣甘地，穿了破衣拜客，許多人就以『中國之甘地』目之，而那位先生也自詡不凡，覺得民衆對他印象極佳。平心而論，甘地之在中國，誠然非常需要，但我們所需要者是眞的『中國之甘地』，而非假的『中國之甘地』。若是只會摹倣甘地的外貌與形式，而沒有甘地同樣的人格與精神，充其量祇可視爲一種『甘地式』，却不是眞正『中國之甘地』。 二一，五，七。

早熟與倒嗓

從前上海舊劇盛行，舞台上的台柱子，多半是以出風頭的童伶充任。什麼八歲紅，七歲紅，麒麟童，九齡童等等童伶，都很能叫座，很能賣力氣。但不到一

二年，這班年輕的男伶，因爲倒嗓而改行的也有，因爲早熟而夭折的也有。於是許多舞台，便不能不向北京拉攏幾個老伶工來撐撐場面。那時候龔雲甫譚鑫培等老角色，在上海人士之目光中，地位日益重要，聲譽亦增加一倍。我們敍述這段故事，並非是同讀者談什麼『梨園掌故』，乃是告訴讀者，藉使讀者曉然於青年早熟之可危。我以爲青年早熟的弊病有三。第一是少年老成，暮氣沉沉。其次是眼高手低，批評人家太苛刻。又次是利用機會，亂出風頭，弄得一場無結果。三者之中，尤其第三點爲現在的青年最易觸犯。這是因爲他們同出風頭的童伶一樣，人家捧得越高，青年就越愛虛名，越爭虛榮。但到了後來，倒嗓的倒嗓，墮落的墮落。試問多少青年，能循序上進，晚年成器，克享大名呢？所以我們雖然都是青年，總要勉力做個好像舊劇中的龔雲甫譚鑫培，才配稱眞正學問家與事業家，才配得上說對於國家社會有些積極的貢獻。

二一，五，七。

民族的象徵

一個民族總有一個特殊的象徵．但是除非你平日留心觀察各國國民性的特點，留心去看那一國人民最喜歡做那麼樣的人物，你便覺得很難指出這種特殊的象徵．記得二三年以前，我曾同一位英國朋友談到這個很有趣味的問題．當時我們交換意見之後，曾經得到下面的結論．(1)美國的象徵是『資本家』，因爲美國人最喜歡的是金圓，最看重的是大資本家．社會上第一派人才，大半是從事工商業，所以福特可以做汽車大王，洛凱番羅可以做煤油大王，而胡佛與史汀生那輩政治家，其才識却遠不及英國的麥克唐納與德國的白魯寧．(2)英國的象徵是『國會議員』．"M. P."(Member of Paliament 的簡稱，卽所謂國會議員）在英國

社會上佔着很高的地位。人人敬服他，人人羡慕他，以視中國國會議員被人看做『猪仔』一般，情形恰巧相反。這是因爲英吉利人最富於政治的天才，所以政治家之在英國，確然是人才輩出，爲各國之冠。歷來政治家的發祥地。都是『巴立門』，因此『國會議員』的身分也就特別高貴。以此作爲英國的象徵，可稱十分確當。（3）德國的象徵是『軍人』。這是一半因爲德國國民性的特點，是『服從』，『勇敢』，『守紀律』，與『崇拜英雄』，一半則因爲德國人民最敬重最愛戴的，就是愛國軍人，所以拿『軍人』二字來代表德意志民族，亦殊恰到好處。（4）法國的象徵是『藝術家』。藝術家的地位，在法國久推獨步。法蘭西人民的理智與情感，都很發達。理智方面，注重超功利的研究；情感方面，則以自然流露，不受拘束爲人生的最大愉快。這兩方面的特性，惟藝術家兼而有之，故藝術家在法國人的目光之中確然是別有風味，値得人家的妬羡。那時候，我們只講到美英德法四國的象徵。後來他曾問過我中國的象徵是什麼，我回答他『農夫』二字。我說中國數千

年來以農立國．人民都是重保守，好和平，平日克勤克儉，與世無爭，一旦大禍臨頭，則人爲刀俎，我爲魚肉，所處地位之苦，眞不啻同農夫一樣！當時我的朋友，頗不以我的解釋爲然．照他的觀察看來，中國向以『士』居四民之首，一班讀書人又喜歡做大官，從前風氣如此，現在情形亦如此，所以拿『孟達林』（西人對於大官之稱）代表中國的象徵，未嘗不言之有理．的確，中國獨多的便是那些禍國殃民的大人先生們．『大官』的象徵一日不打破，我們中華民族一輩子要受東方浪人的欺侮與壓迫．

二十一，五，十四．

人吃主義

主義萬能，人更是萬能，這是我們平常的感想．何謂乎主義萬能？有了主義

就可以治國平天下，就可以使人人都有飯吃，這不是萬能而是什麼呢？何謂乎人更是萬能？主義的力量雖大，但有時亦不免失了『時髦的』價值。（不曰『時代的』而是『時髦的』價值，這是應該注意）獨是人眞是太聰明伶俐了，尤其是我們中國人，隨便什麼主義搬到我們中國來，許多人都能相信牠，適應牠，拿牠來做個人謀生之道。結果主義雖好，沒有力量治人，而人却把主義吃得精光，這不是人更萬能而是什麼呢？聰明伶俐的中國人！西方人篤信基督教，而我們偏偏要吃教。現在又要吃起主義來了。國家之亡，不亡在主義之對不對，實亡在人之吃不吃主義。如果換一個主義，就要吃一個主義，則縱然外患不至，民族生機亦將斬絕，可不懼哉！

二十一，五，十四。

世界有兩種人

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另一種是力有餘而心不足。中國是世界的一局部，一般人也可分爲這樣的兩類。何謂心有餘而力不足？譬如一個留學生，習了工業之後，很想辦個工廠，提倡國貨，以與外貨相抵抗。可是他有的是技術與智識，缺少的是資本與材料。因此他東奔西走，始終沒有結果。旁人說他是毅力不足，經驗太差。實則他的存心確是可取，所缺少者只是實力而已。這種人便可叫做心有餘而力不足的人。類此例子，指不勝屈，所以社會上多少青年，有了很好的計劃，抱着很高的理想，結果總是難以實現他的志向，實在不能不歸咎於社會上太無同情心，太無辨別是非的能力。中國青年志士之由失望而消

極，復由消極而頹廢者，其因半在乎此。至於第二種人怎樣叫做力有餘而心不足呢？譬如有錢有勢的人，假使眞有爲社會服務之心，儘可利用其金錢與勢力，做些有益於社會的事業。辦報也好，開工廠也好，只要不以爭利而以服務爲目的，許多人才，儘可由他們選擇，由他們分配。可是這班有錢有勢的大人先生們，實力固然充足，而存心之惡，却高人一等。他們只知剝奪人家的心血，用以維持其固有的地位。這種人便可說是力有餘而心不足。以力有餘而心不足的人，抑制心有餘而力不足的人，社會上新事業當然不會產生，欲期人才輩出，個個能盡其所長，獻身於社會，當然是做不到的事了。世界上本來只有這種人。各國政府與社會，都能看到此點，所以他們能夠把那種人合攏起來，構成一種促進社會發展的新勢力。迴視我國，情形便自不同。政府既不能培養人才，扶助事業，社會又目光短淺，無心於此。濟濟青年，出路無由，叫他們安得不引起反感，天天想打破現狀以解决自己整個的生活問題？

二十一，五，八。

曲線與直線

有人說中國人眞是聰明伶俐，學什麼卽懂什麼．西洋的文字，原很高深，給中國人學習起來，却易如反掌，十之八九，可以成功．西洋的戰器，本很複雜，給中國人使用起來，却也是操縱裕如，毫不費力．這些話流入我的耳朶以後，使我發生很大的懷疑．要是中國人的智慧，確能與西洋人相提並論，爲什麼我們吃了八十多年的虧，到如今依然昏瞶糊塗，不曉得如何雪恥呢？我想來想去，想出一個原因來．這個原因是什麼呢？就是中國對外是走直線，對內是走曲線．人家說外交最好是曲線的外交，而我們中國偏偏是在內政上採用曲線，在外交上採用直線．我們試放眼一看國內政治上的鈎心鬬角，何等靈巧！這不是曲線的內政

而是什麼呢？我們再仔細一想，對外應付之策略與步驟，何等拙直！這不是直線的外交而是什麼呢？對內能走曲線，固足以證明中國人的巧智不遜於他人，然而對外只會走直線，豈不是中國人愚笨的反證嗎？故居今日而言救國，直捷了當的方法，只有一個方案。就是運用各派各系的心思頭腦與力量來和外敵比個高下。至於對付本國人，與其互相角逐，扭做一團，還是放出良心，開誠合作，那才是中國人之最大的智慧。

二十一，五，八。

法國帶來

友人某君新自重慶來滬，相晤暢談四川近事，據他說四川軍閥近數年來總算未有戰事，勉强相安，閒暇中於打打麻雀之外，各人多喜拿着網球拍，打打網

球，認爲是最時髦的玩意兒。而且彼此之間還喜競爭，你的設備好，我的設備比你還要好。軍閥們能把網球場的比賽來代替戰場上的厮殺，總算彼勝於此。有一次這位朋友遇着一個軍閥，欣欣然請他到他（軍閥）的家裏去看看他的網球場設備。他很自豪的說：『在我家裏的那個網球場上，就是在傾盆大雨的天氣，也可以優遊自在的拍網球』。細問原因，纔知道他的那個網球場的上方四面都裝有玻璃窗，所以雖在下雨的時候，既有玻璃窗擋住，當然不致受影響。他又自豪的接着說：『就是在夜裏，也可以優遊自在的在那裏拍網球』。再細問原因，纔知道他的那個網球場不但上方四面造有很講究的玻璃窗，而且裝有光線充足的許多電燈，機關一扭，光明如晝。某君問他如何想出了這樣的好法子，他回答說是一位法國留學生從法國帶囘來，一手替他經營起來的。在這位軍閥當然覺得得意洋洋，但是留學生爲祖國帶囘來的就是這麼一囘事，令人聽了，不禁替這樣高明的留學生覺得無限的慚愧。其實不但這位法國留學生，我國有了成千成萬的留學

生，他們對於祖國最大的貢獻殆莫過於奢侈生活的享用。許多由留學生一變而爲新官僚的，最勝於舊官僚的地方，是他們更知如何享用奢侈的生活，提倡物質文明！達官貴人提倡於上，青年僚屬效尤於下，於是中國成爲以舊法生產以新法消費的國家，替洋貨廣銷路，爲土貨判死刑，大有非將全國吃光用光不肯罷休之勢！別人是能生產而後享用，我們是不顧生產而專知享用，此風不改，前途將永無曙光之可見。

二十一，六，四。

支那與倭奴

上海日軍陸續撤退之後，我國亦陸續接收各地，有人至眞如暨南大學裏去看看，在教室裏看見日兵在牆上寫了不少侮辱中國的標語，在許多侮辱標語之中，最奇特的是『支那倭奴』一語。依我們所知道，甚至於全世界人所知道的，『倭』的

尊號無疑的是我們『親善』鄰人的專用商標，如今却無緣無故的硬和『支那』拉在一起。誰倭誰不倭？誰比誰倭？這是人人所能見的事實，但倭者却偏自命不倭，自己倭而偏要硬說別人倭！其實既倭而偏自命不倭，固免不掉倭，自己倭而要硬說別人倭，別人不因硬被說倭而便倭，而倭者亦何嘗因此可由倭而一變為不倭？

其實現在我們中國人對日本人的憤恨，並不是恨日本人，是恨日本人的侵略我土地，殘殺我同胞，這種憤恨和日本人的倭不倭更是風馬牛不相及。這好像我們尋常交朋友，倘若我們的朋友果值得我們的敬重——他的人格學問都值得我們的敬重——對於我們又能以尊重人格及和愛誠摯的精神相待，倭又何妨？倘若他是個强盜，强佔我們的家室，殺害我們的父母妻子兄弟姊妹，那末他雖是個巨無霸（漢書言巨無霸長數丈，大十圍），我們還是要和他拚到底。日本人果能以平等待我，一掃其强暴侵略手段，他卽比現在再倭一倍，我們還是要認他做好朋友，否則他就是長數丈，大十圍，我們還是要始終把他看作不共戴天之仇。所以本

刊裏只有『暴日』的名詞，不喜用『倭奴』的名詞，因爲我們所恨的是他的『暴』，他『倭』不『倭』，我們不管，如今日本兵士却以此反唇相譏，更無意義了。我們在本刊訂戶名簿裏面，知道在華的日本人和在日本的日本人訂閱本刊的亦不少，我們特提出此點，希望日本的朋友平心靜氣想一想。應能恍然大悟吧。

二十一，六，四。

罵的三個步驟

有一位老於世故的人，嘗謂中國的社會是罵人的社會。至於罵的方法，可分三個步驟。第一步是罵人。開會時慷慨陳辭，罵的是貪官汚吏。通電時洋洋灑灑，罵的是政府當局。做文章時口誅筆伐，不留餘地，罵的是黨國要人。這種種

的罵，雖其動機不一，目的不同，而所罵的是人不是自己。這是第一步的罵法。到了後來，罵過人的，自己握着政權了，得了政治上的地位了。於是這位先生，由罵人而一變爲被罵者。被罵時有無痛苦，固然是無從知道，就是自己應該不應該給人家罵，他也無從訴辯，祇因社會上的流行病是『辱罵』，不是『責備』，是『訕誚』，不是『規勸』；是『揭人之惡』，不是『揚人之善』；所以無論被罵者之人格如何，心地如何，他自己也管不到了。他只好聽受人家去罵就是了。這便是第二步的罵法。到了最後，被罵者閱歷深了，資格也老了。或是眞做了一方領袖，或是做了黨國元老。於是向來給人家罵的，現在不但不動氣，幷且自己也願意罵自己了。當此之時，那位先生總是這樣說：『我們年老的人不中用了。我們新智識眞不夠，以前做的事，已經是錯誤百出，以後再要做事，那眞是太不自量了。』這種措詞，好像自責，又好像自悔。其實就是自己罵自己，幷且彷彿想借此一罵，即可消釋人家的惡意。這種罵法，惟有世故極深，修養極有工夫的人，才能懂得

此中的妙用。所以稱爲第三步的罵法。友人之言如此，我們旣沒有閱歷，又沒有經驗，那裏會明白他的意思。不過有一點可以說的，中國社會，假使眞是一種罵人的社會，我想一切教育，皆可不辦。因爲教育的目的，無非使人養成一種判斷力來辨別是非。是非不辨，斯罵人之風不絕。中國果眞是罵人的社會嗎？我想只有罵人的與被罵的當面來說個明白，看看誰眞有罵人的資格，誰眞値得人家一罵！

二十一，六，十一。

中山路上的樹

我的朋友告訴我，他最近到過南京，從中山路一直步行到他的寓所，他對我說：『中山路上的樹，還是在二年前由市政府種植的，可是現在還不見大，遠望

過去，好像禿頭的貧人，又像赤足的小孩，臉黃肌瘦，一些神氣都沒有。」我問他爲什麼如此呢？他亦回答不出，莫知其所以然。我想了好久，倒想着了。莫不是因爲連年政變，南京的市政當局，換了好幾次，因此到任未久的人，應付人也來不及，那裏還有心思去顧到中山路上的樹？樹之只見枯萎而不見生長者，殆在乎此。我們想到中山路上的樹，不禁聯想到中國的人才。人才同樹木一樣，非由人力培養，社會愛護，決不能欣欣向榮，生長出來。我國非無人才，只是限於環境，總不能稍露頭角，向上發展。耳所聞目所見者，祇是摧殘人才，毀棄人才。那裏有人懂得扶植人才之道呢？中山路上兩旁樹木之所以不能生長，歸根到底，亦與政治發生關係，於此可見政治不能淸明，非徒人民遭其害，卽植物亦受其影響！所以政治不淸明，人的建設與物的建設，皆根本無從談起。我們並不是在這裏東拉西扯，胡思亂想，實在看到中國人才如此的凋落，不能不引起無限的痛心。

二十一，六，十一。

一眼看到底

做人最怕貪懶，貪懶的人，往往給人家瞧不起。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也是如此。如果因循苟且，不自振作，也是給人家瞧不起。中國的民族屢次想奮發有爲，而屢次沒有成功。原因何在，眞是一言難盡！所以人家瞧不起我們，實在不自今日始，只要翻開歷史一看，就可知道我們中國人的『不中用』，早被他人看個明白。俗語所謂『一眼看到底』，便是這個意思。我們別的不說，只以日本而論，她不把我們重視，已非一朝一夕。甲午戰後，日人步步壓迫中國，一直到現在，固然不消說得。就是甲午戰爭以前，我們的種種缺點，他們亦早已一目瞭然。所以當甲午戰爭開始之際，西洋人猜測起來，以爲日本決非中國之敵，而在

當時日本政治家視之，却早已料到中國什九敗於日本之手。現在我們舉出一段故事來證明當時日本政治家對於中國的批評。

光緒十一年（卽明治十八年）日本伊藤博文被任爲全權公使，到中國來和李鴻章訂立天津條約。訂約之後，回到本國，卽有人向伊藤建議，謂非速取朝鮮不可。伊藤聽了頗不謂然。人家問他爲什麽不主張卽用武力來佔取朝鮮呢？他說：『現在國內財政支絀，不宜貿然用兵。』又說：『許多人以爲三年之後中國必强，故宜乘其尙未富强之時，奪取朝鮮，那更是皮相之見，須知中國並不足畏，中法戰爭之後，似乎奮發有爲，但一二年後又是因循苟安而睡覺了。』伊藤的觀察如此，所以當時日本只圖本國的軍備擴張，却不願立刻向朝鮮開釁。一到甲午事起，中國上下之『因循苟且』果然不出伊藤之所料，結果遂訂立馬關條約，把清朝的紙老虎完全揭穿。我們看了這段故事之後，雖然覺得伊藤的一番話，眞是刻毒異常，然而試問中國人的最大毛病，是不是『因循苟且』，是不是容易『睡覺』？

甲午之戰，距今已有三十九年。我們還是被人家『一眼看到底』，所以造成這樣的國難來！莫說現在的國難不易應付，即以後的國難亦是防不勝防。中國能否一雪『睡覺』之恥，須視舉國上下是否眞正覺悟以爲斷。

二十一，七，二。

風馬牛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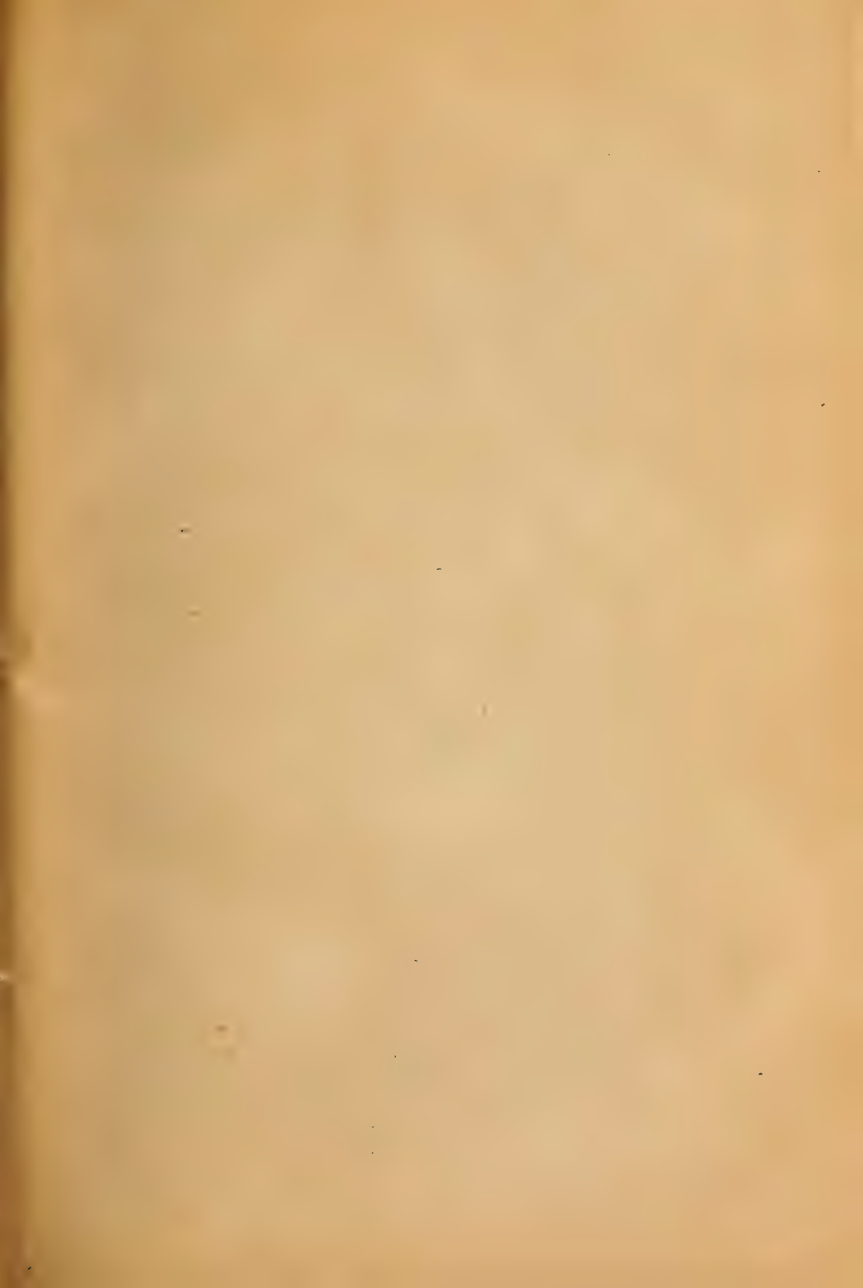
有一位朋友素善詼諧，他說人生不可缺少風馬牛主義。我問他什麼叫風馬牛主義，他說『風』是出風頭，『馬』是拍馬屁，『牛』是吹牛皮。在今之世，一個人如果是『風馬牛不相及』，那是必敗無疑，否則便易靑雲直上，步步高陞。而且這三個主義也很有連鎖性之妙用，能出風頭固然有給人拍馬屁的機會，但也可以因爲善於拍馬屁而獲得出風頭的機會。『馬』『牛』也常有聯帶的關係，因爲對上善於

拍馬屁的，對下往往也更能盡其吹牛皮的能事。『風』和『牛』也有互相照應的作用，因爲在盲目的社會裏，只有善於吹牛皮的人纔有出風頭的機會。

這位朋友發出這樣嬉笑怒罵的話，也許是由於世故過深的緣故，但是我們要知道靠『風馬牛主義』進身的人就是可以騙得一時，好像築崇樓高閣於沙漠之上，下面毫無基礎可言，轉瞬就要坍台。喜出風頭的人，他的精神總是鶩外，決不肯對實際能力下切實工夫，而且最易犯名過其實的毛病，此中之虛偽百出，固爲必然趨勢，再加上『馬』『牛』兩種本領，他所能合作的人當然也很難是公正誠實有爲的人物，一邱之貉，廝混在一起，能幹出什麼好事來？可是從另一方面想，我們觀察人才之邪正眞僞，倒可以把他是否『風馬牛不相及』作一種測量的標準。

二十一，七，九。

徒然作



建設廳長與柏油

微聞國難發生之後，國人中頗多研究故劉百溫先生的不朽遺著推背圖，而推究未來的國運將若何。我也很聞名劉著的價値，所遺憾者，時不論古今，名著總頗費解；費解就得用腦筋。而用腦筋過甚，則大背養生之道。因而未克拜讀。不過補救的方法也所在多有，眞要瞻仰我們現在與未來的國運如何，僅僅是新聞紙，也就是極好文獻。至於讀新聞比研究推背圖容易，則事實具在，無待贅言。

上面的算是理論，事實則如下所記：

六月二十九日天津庸報載開封二十五日通訊，謂：『河南省主席劉峙，於去歲到職之始，卽會同建設廳長張斐然，從事計議河南之最大建設，修築馬路。

（中略）路闊約三丈五尺，兩旁房舍，拆讓各有丈餘。拆屋之家，由官方給資五圓，赤貧者酌予增加。』看到這裏，我對於劉主席最大建設的德政，已經有些感慨系之。誰知再看下文，更有嘆觀止者在：『（上略）聞建設廳長張斐然，前曾任江西建設廳長。在修省府街（恭註：此街卽劉主席之最大建設），用柏油時，潑油路上，車一行過，卽可粘起，不惟不能聚鍊土質，且分散土質。不得已函天津市府，詢問柏油修路如何用法；尤其在夏季如何運用。（下略）』

柏油修路如何用法，未做建設廳長的我，也和前任江西，現任河南的張廳長同樣有些茫然，尤其是在夏季。至於做官大全建設廳長項下有否『柏油修路用法祕訣』，則我雖未曾捧誦過該書，但揣想起來，做官要義甚多，像使用柏油這等瑣事，未必見得備載。造柏油路既然是省主席最大建設之一，拆起房子來小民也可叨光大洋五圓，前世修得赤貧者還有酌予增加之望，則爲國計民生，我就頗想籲請國府從速設立『柏油修路用法速成訓練班』，員生畢業之後，擇優分任各省建

設廳長，以便會同各該省主席從事最大建設。同時更仰望懂得柏油修路用法的天津市府，速將該用法公佈，以救與張廳長同病者的燃眉之急。二十一，七，十六。

爲民祈禱

蘇聯究是神祕之國，無論幹什麼，終有點匪夷所思。例如，蒼蒼者天不肯下雨，居然利用科學造起雲來，繼用什麼愛克斯光，紫外光，和高壓電流等，來迫牠成雨；肯油然作雲，霈然大雨了，又試驗怎樣教雲撐開，强迫停止（這都是莫斯科人工造雨試驗所的把戲）。這樣說來，昊天上帝竟要由你們擺佈了！返觀我精神文明之華夏，則天之降大雨於斯地也，祇感到雨露恩深；萬一霪雨成災，反正友邦肯賒賣小麥；卽使災民等不及吃洋麥而餓死了，也是死生有命，夫復何言。

不過自居於民之父母的賢吏們，總常體上天好生之德的。在霪雨還只連日的時候，就已未雨綢繆，爲民祈禱。事出湖南長沙府，有六月二十六日長沙全民日報爲證：

『曹代主席耔谷，以霪雨連日，山洪暴漲，低窪之地，盡成澤國，沿江堤垸，險象堪虞，乃順應輿情，勉盡人事，於昨晨六時，率省府科員至縣正街城隍廟，代表主席虔誠祈禱：速放晴光，以免水災爲患云。』

早晨六時就上城隍廟，已可推想曹代主席禱告之誠；但不知隔天曾否齋戒沐浴！至於城隍爺是否能如曹代主席一般的肯順輿情，奏明天帝，即放晴光，雖尚未得續報，似遙想城隍爺並非如包閻羅的鐵面無私，似乎今年的湘民總可倖免於我其爲魚了。

曹代主席同時是教育廳長。他於廿五日晨六時禱告城隍之翌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在本廳出席監視長沙高中畢業會攷，據報載，考試科目爲黨義數學生物

學應用文四門。應用文題，第一是『擬辦理湘江沿岸災民救濟章程』。據說學生程度好的極多。程度好不外由於聰敏，那末我想如有一個知道了廳長昨晨六時在禱告城隍，速放晴光，以免水災的學生，我的救濟水災章程，應擬爲：

『第一條：本會請城隍老爺爲名譽正會長』！

二十一，七，十六。

死活不安

東省淪陷不久之後，上海時事新報會發起捐款爲韓光第將軍建築紀念塔。韓將軍死於中俄之役，何以他的紀念塔要在東省淪陷之後才建築呢？當初我不解其意，到後來才聽說原是一種諷刺的意思。現在消息傳來，南京又有人在集資興修民族英雄袁崇煥的在平墳墓及廟宇了。所以要興修，說是『藉鼓對外之氣』！

我們知道袁崇煥是明末萬歷進士，清兵攻寧遠時，他死戰退敵。崇禎初年，被奸佞誣陷磔於市。雖然當時也有人給他叫冤，但三魂已歸地府，聽不平鳴的耳朵早失效用。想不到時來運來，幾百年後，他的廟宇墳墓，竟會有人集資重修藉鼓對外之氣了。

一個人到了只是低徊往事，眷戀過去，這個人卽使不是已到就木之年，總也消失了奮鬥進取的生命力。推而至於民族亦然。所以對於這種起死人肉白骨的藉鼓對外之氣的手段，我只有『氣數將盡』之感。而且，一個民族英雄要等到數百年後才能享到清醴庶饈之奠，恐怕現正苦戰，毫無接濟的抗日活神仙（借馮玉祥氏六賢祠中長生祿位上銜）也將氣短！

不但此也，眞要興修袁廟，或且禍延先烈。因爲，抗敵原有兩種，一種就是力戰死守，一種則是長期公債的長期抵抗。這兩種比較起來，當然是長期來得好。明雖亡於清朝二百餘年，到現在豈非仍是一個中華民國？袁崇煥是力戰的，

而與袁墓袁廟爲鄰的人却反是。那末，袁崇煥不正是反動？依律論罪，或且還須鞭屍三百。

所以，我頗希望集資修袁廟的人們，還是等這筆款子集得之後，送與活着的民族英雄來得最好。否則，總要弄得死活不安了事。若是一定要澤及枯骨，也以去與修明末不曾力戰但是殉節的英雄墓來得穩妥。雖然力戰不一定死，而殉節却總已嗚呼，未免有唆人自殺之嫌。但力戰是須在敵人鋒鏑之下努力的，殉節則可直至兵臨城下時，才穿上朝衣朝服，再去後堂約齊了太太，相敬如賓的坐在大堂上仰藥自盡。何況依現在人比明末人進步的例，和太太在大堂上仰藥，正可以換作和敵人在圓桌上喝香檳呢！

二十一，七，三十。

毒藥

九一八以後，謠言日本人曾在各處井中投下毒藥，以期毒殺中國人。熱心愛國之士，就急的了不得，油印傳單警告國人。我們這裏也曾接到過幾份這種恭楷謄寫，語重心長的傳單。其實日本人雖兇暴，但決不致於愚笨至此，亡人國果然要連帶滅其種的，但這滅種工作，總得在若干年之後，不然，沒了使喚的奴隸，來做主人的豈不辛苦？

眞正在下毒藥的倒是我們自家人！

自從東北淪亡之後，開發西北的聲浪就高唱入雲；最近竟有人說是西北勝於東北了！西北之勝於東北，也許眞的，連年的旱荒，老百姓易子而食，原是偶然

的天災。

但日本人把東北如何估價呢？却正和我們的要人兩樣，說：滿洲的鋼鐵可以解決帝國的國防問題，滿洲的產米可以解決帝國的食糧問題，滿洲的金鑛埋藏金塊十九億圓……總之，滿洲是世界的寶藏！無價的寶庫！

爲什麼對於東省的估價，主人的我們，與敵人的日人會如此不同呢？是主人的我們在客氣麼？還是我們叫了東北，而日人則稱滿洲，所以兩樣了呢？我想都不是的。

我做孩子的時候，會因丟掉了一個洋囡囡而哭鬧不已。洋囡囡是給老媽子丟掉的，但她却不給我去找回來，只去拿了個給我原先丟在門角裏的斷臂泥人，笑嘻嘻的哄我說：『掉了的洋囡囡有什麼稀罕？這斷臂泥人才是好東西！只要你每天拜他三拜，過三天就能長出臂膊來』。小孩子終究容易受騙，我當時就揩揩眼淚，向斷臂泥人作揖了。

聽了西北勝於東北這話的國人，總能辨味出是毒藥而吐棄，不會像我幼時的揩揩眼淚向斷臂泥人作揖罷！

二十一，七，三十。

算盤與中國人

美國滑稽電影演員羅吉士，新近發表了一篇論中國的文章開頭有這麼幾句：『中國是一個祇會打算的國家，他們用一把算盤打算，有一串串珠子在上面，把珠子推上推下。照這樣加減乘除起來，得到氣候報告，證券市場的消息，以及胎兒是男是女。無論你向中國人問什麼事，他跑到算盤面前去，把珠子推上推下，一回就有了答覆。在美國的中國洗衣店裏，也可以看到這件東西，他們還要請教過算盤，才能告訴你衣裳幾時洗好……中國人不僅靠算盤，而且是同算盤

一起睡覺的』。

羅吉士的話當然說得過分，例如用算盤算得出氣候，算得出男女胎兒，就是我們中國人也未曾夢見的，還有待於發明，但他的話卻也有值得我們反省的意味。

算盤打得精刮的，自然得首推商界，尤其是錢業，那是據說從鷄蛋裏也能算出骨頭來的！商界的精於算盤，原不限於中國，美國商人假如不善於打算，也就難成爲金圓王國，雖然他們是算的筆算。所以原不足爲世詬病的。而現在竟然爲世詬病了，其原因就在於凡是中國人對於任何事，都把算珠推上推下，甚至愛國還是賣國，也是在請教算盤之後才能決定。瀋陽初陷的幾天，臧式毅原仍住在『省長公館』不肯作傀儡，但過不了多久就去省長公署做傀儡了，原因就在於請教過了算盤：不降則有殺身之禍，降則仍能富貴榮華，依他推算起來，被人罵傀儡罵賣國賊總比身首異處來得合算。還有，瀋陽初陷時曾盛傳湯大帥的大兵已到了

皇姑屯來和日本決一死戰，何以呢？說是因爲家財給日本人沒收了，但乖巧的日本人終究沒有沒收，而湯大帥也消了雷霆之怒。現在日本一面炸朝陽，一面提條件，據我屈指算來，祇要那條件加減乘除之後也還合算，則宣言如湯不抵抗卽辭職的各院部長的冠，總已掛定的了！至於許多商店之賣日貨，一般民衆之買日貨，也都是請教了算盤之後的結果，因爲可以謀利與可以便宜。

我們原有『不管三七二十一』這句俗語，關於愛國之類的事情，是應該這樣的，否則，愛國還是賣國也必請教於算盤，則『九九歸原』，中國人今日會和算盤一齊睡覺，中華民族挾了算盤去長眠於地下是幹不得的！

二十一，八，六。

留學生

閱報知道上海各團體定八月一日開會歡送卽日放洋的五百幾十位留學生，才恍然留學生放洋的季節又到了。年年此時，中國一萬餘人中僅佔一個的大學生中，就有好多攝過戴方帽子的照相，挾了頗講究的畢業文憑，履聲槖槖地從大學校裏出來；同時，這些大學畢業生中，又有好多放洋留學，赴英的，赴美的，赴法的……乘長風破萬里浪去異邦攻讀。對於這，眞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中國已老病得如風中殘燭，要沒有新的藥劑注射進去，不知道還能苟延殘喘到幾時？新的藥劑——科學哲學等等——就在先進的異國，去吸收進來，輸入進來，使中國或能夠返老還童，多半就在這些留學生身上。但，中國是已經朝不保暮的了，

誰也不知道他們學成之日，還是中華民國之年否！

這當然是太悲觀了，雖然誰也說不出怎樣樂觀的話來。但究竟太使人不快，就姑且談談不能樂不大悲的話罷。

記得聽過這樣的一個笑話，是說：有位新從外國囘來的留學生，言談之間，差不多沒有一句不帶上『外國好』這三字，竟聽得他老子也有點不耐煩起來。轉眼中秋節到了，爺兒子倆在庭中賞月，忽然兒子的『外國好』病又發作了，指着被薄雲籠罩着因而朦朧的月亮嘆說道：『外國那有這種月！那是多麼皎潔啊！』這話使他老子冒了火，拍的給了他一記耳光喝道：『月亮分中外的嗎！』誰知這兒子一面撫着發痛的面頰，一面又囘說道：『你老人家那裏知道，豈但月亮分中外，連耳光也是彼勝於此啊！』

這誠然是笑話，但這笑話的背後，似乎閃着事實的影子。許多許多的留學生，他們在外國關起房門左持牛油右執麪包的吃了幾年囘來了，從此一見到白糖

饅頭就搖頭嘆息中國到幾時才能追蹤歐美！而外國所有的比牛油麵包好一些的東西，他們却沒有帶囘些許。這樣的留學生，當然是連他爺老子的耳光也拍不醒的，可以置之論外。

比較好一些的，但一樣無補於國家的，是學了來不想用，不能用。有一位先生是去學農科的，但囘國之後就息影家園，種幾株蘋菓樹了事。種蘋菓據他說是非常之有利於民族，何以呢？說是一個人於飯後吃隻巴金山種的蘋菓非常有益於消化，也就是有益於民族健康。話是根據於『學理』的，但可惜中國的民衆還沒有飯後吃蘋菓以助消化的福氣。他們所追切需求的祇是飯，至多再加一點白菜或是靑菜。那位先生所學的原能幫助他們得到吃，而却偏只肯幫助他們消化，吃尙沒得，何從消化？於是這位農科留學生的『十年窗下』，只能使自己和家眷人等得到良好消化罷了！

而尤可痛心者，是辛辛苦苦的學了來無所用，如雷嘯岑先生於天津旅次致

『騮先（名家驊）吾兄部長左右』信上所說的『弟在北平，曾聞友言：有江西人傅某，在美國學習土木工程十餘年，畢業後，曾在美國服務，每月能賺三百美金：今回國近年，東奔西馳，猶不能得一啜飯處所！』像傅君這樣無啜飯處所者，全中國眞『尙不知若干也！』爲什麼會沒有啜飯處所的呢？據雷先生的解釋，是因爲中國之『用人標準，一如死人訃聞中所印紅字之戚誼，族誼，寅誼，學誼，世誼外，尙有姨太太誼，姘婦誼！』『若無羣誼之一，縱使學貫中西，休想叨光染指！』這話的反面，就是若有『羣誼之一』，縱使烏龜忘八，也能升官發財．聽此一聲雷，勝留十年學，假如傅君也者，能不留學而娶了夫人在家裏住他十幾年，則女公子總也已妙齡，可以叨『羣誼之一』而月進萬金了．世之留學生其鑒諸！

言歸正傳，則過去的已過去了，姑且一筆勾銷，應毋庸議；現在又有五百餘人放洋去了，除請他們自己爲國珍重之外，忝爲阿斗的咱們老百姓，將何以善其後？

二十一，八，十三．

澤及枯骨

我曾經旅行過浙東一帶，在那邊，死人的墳塚多得眞是纍纍然，因而人卽與鬼爲鄰；且聽說當地的孩子們一患病，他的家長總暫緩請教醫生而先禱告鬼魂，因爲他們相信孩子的病是冲撞了鬼魂的緣故，解鈴繫鈴，還是燒冥鏹運動鬼魂來得有效。於是寃折了孩子的慘事就很多。我自己旣非孩子，又無孩子，也不居於浙東，倒不必以寃死爲惴惴。但見到那漫山徧野的墳墓，想到浙江人口的密度，也殊有墓滿了生人何以立足的杞憂。誰知文物之邦的吳中（蘇州也）士紳，却正有保墓會之設，以保墓爲職責呢！

所謂士紳這東西，原是有閒階級的代表，他們不是皇清的遺老遺少，就是民

國的達官貴人，最低級者也是仰仗祖宗餘蔭的少爺少老爺。『不作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是他們的人生哲學，終日裏玩玩骨董吸吸鼻煙以了餘生。據說古之士紳原有玩屁塞的（屁塞者何，塞於死人之屁之處之物也）。則今之士紳玩玩死人骨頭原是繼流風餘韻而發揚光大之，既可爲少君輩積德，亦復於人無尤，原不必我來饒舌。但士紳之在城鄉，是儼然以德望俱尊自居，以領袖羣倫自命的，嚷人心不古的是他們，爲什麽國計呀民生呀發快郵代電的也是他們，一言一行，像煞就是民衆的圭臬，所以對於他們的保墓，我就免不了要饒舌。

墓何以要保，我無緣拜讀保墓會的緣起章程之類，未明；據報載是爲了近來盜墓之風日熾之故。這也很近情理，大約不是謠言。然則墓何以要盜呢？我雖非盜墓正犯，也可以想像得出總因了盜者之不聊生之故，他們以爲闊人墳墓中多有值錢的殉葬品，就想弄點出來延延殘喘。但據古老相傳，往古的闊人死後，因爲預防後世有盜墓者，都在眞墓之外另做外觀一樣的假墓至七七四十九或九九八

十一個；所以盜古闊人的墓大非先研究攷墓學不能着手。至於今之闊人則死者還寥寥無幾。而且吳中的古今闊人之墓也有限。那末大概吳中的盜墓者流，連非闊人的墓也要盜了罷？若然，則民生到了如何地步總已可想見，而民窮所趨，恐怕也非祇有把平民捉拿送官究辦之力的士紳們能夠濟事，除非他們派了荷槍實彈的保墓團去代替墓前的石翁仲站崗，將盜墓者格殺勿論。

我國人原是最願意向死人送輓聯做祭文的，何況澤及枯骨又是文王之德，一下子可以挽回不古的人心！所以，國內千萬嗷嗷待哺奄奄待斃的災民，可以坐視其死而不救，且等其死後再做祭文再做水陸道場再保其墓。然而，古之人死焉必有墓，而今之死民死後還能有墓與否，却須看有無士紳發起造墓會而後能定了！

二十一，八，二十。

歛及枯骨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州與杭州原是相提並稱的，所以蘇州的士紳方有保墓會之設，澤及枯骨，杭州的市政當局就急起直追，舉辦西湖墳墓登記，來一個歛及枯骨。墓何以要登記？據杭人呈省府反對的呈文中看來，是因爲西湖裏被市府規定須登記的區域內『約擬墓數當在十萬以上，是藉登記之名，一舉而得此大宗收入』！市府當局的登記費，起先定價每墓一圓；後來因爲登記者寥寥無幾，爲招徠顧客，就舉行大減價：墳地面積在一分以下者，每墓祇須大洋一角。並且爲民衆穩搨此便宜計，登記之期，予以延長六個月。可是浙人仍不願搨此便宜，呈文省政府反對，指市政當局爲『虐及枯骨，鬼亦含冤』。

這件德政之是否該由浙人恭送萬民傘德政牌，西湖鬼魂開歡迎會，可以不必多說廢話，我們要指出的是：

中國四萬萬人中，雖說有士農工商，官吏庶民這許多階級，但概括說來，原祇有官，紳，民這三者。現在這三者，民在盜墓，紳在保墓，官在登記墓，一言蔽之，一夥兒都在纍纍荒塚上討生活，死人骨頭裏演活劇！這是什麼現象？

二十一，八，二十。

青年界

報載：陶思瑾因愛情殺死劉夢瑩案，頗爲各界重視，以其與社會問題有密切之關係也。本埠（上海）青年界曾發起組織陶劉情殺案討論會；消息傳出後，參

加者多熱心研究社會問題之人士。該會現正積極進行，爲搜集陶劉案之正確事實，藉明因果關係起見，認爲有親向陶思瑾探問之必要，特推定某某二君，搭滬杭車赴杭……

看完這則新聞，下意識的伸手在下巴上一摸，不覺憮然，原來一星期不曾刮臉，可作爲老朽記號的鬍子，又已于思于思了，怪道上海青年界發起組織這等重大的情殺討論會，我會連會所何在，會章怎樣也不知道。

陶思瑾殺死劉夢瑩這案子，無論其爲情殺也罷，妬殺也罷，在我是以爲即使說情殺與社會有怎樣密切的關係，但只要拿起報紙來不專注目於情殺妬殺這種事件的人，總會觀察目前中國與社會更有密切關係的問題有多少，而無暇及此。然而社會上一般人的心理偏像和陶思瑾同病似的，指導社會的報紙發瘋似的大載特載，留歐做教授以愛情來美化人生的藝術家們大討論而特討論，流風所被，終至於使一切不甘落伍的青年界發起組織會派代表去杭州探監：猗歟盛哉，陶劉二女

士，眞亦『生榮死哀』也矣。

粗粗一看，青年界在『熱心研究社會問題』的鋼絲保險馬甲之下的陶劉情殺案討論會，眞是名正言順，不由人不肅然起敬，爲我瘡痍滿目的社會前途慶，但仔細一想，就覺得在保險馬甲之下的究竟是什麽，不能無疑。經了報紙的歷歷如繪的紀述，陶思瑾在法庭上的口供，以及在報紙上披露的祕密日記獄中日記的一部份，陶劉案的正確事實，因果關係，雖然不研究陶劉案如我，也頗能知其詳；而熱心研究的青年界爲什麽終覺不饜所欲，必須赴杭而詢陶思瑾呢？是表示不如此不足以顯其熱心罷？熱心是誠然熱心了，就怕熱心的不是社會問題。

有一個青年說過這樣的話：『我不反對青年沉醉於戀愛，只要明朝有警（國難罷），依舊有離開酥胸，執戈上沙場的勇氣。』所以，『在國難中一定要摒棄一切娛樂，我以爲不必，我只看見痛駡青年，教訓青年的文章而爲之頭漲欲裂，有誰了解過青年在當前的苦悶！』青年在當前的苦悶是什麽，從上文『戀愛』『酥胸』

這些字眼中探索起來，不論誰也了解是『性的苦悶』（雅致些說，是愛的苦悶）。這倒是青年的坦白供狀。當九一八後我從瀋陽回南時，曾到青年學子抗日組織中堅的某學校看一個朋友。當我和朋友談着九一八前後的瀋陽情形時，他的幾位原先安置在床上的同學，就一骨碌起身把我團團圍住『聽講』。這當兒我看他們都睚眼欲裂，悲憤塡膺，但當我講完了轉問我朋友以貴校抗日情形時，他的同學們已經一夥兒擁在書桌旁，一手翻紅樓夢，一手把女同學們編題十二金釵了。

而且不但此也，我接到過很多職業界中的青年朋友來信，也總是以國難臨頭開始，而把戀愛切身結尾。所以，對於青年界的當前苦悶，在我就感同身受，幾欲一掬同情之淚的。何況知好色則慕少艾，食色原是人之大慾，青年在國難中不摒棄戀愛，誰也不敢反對；所成爲問題的，是明朝眞個有警之後，果能有離開酥胸執戈上沙場的勇氣與否？若說能有的罷，則『警』已經去年就有，不待明朝了，何以我們的青年界還不執戈上沙場，而只是搭滬杭車赴監獄見情殺案主角的一面

呢？

說了一大套話，決不是痛罵或是教訓，而使青年界頭漲欲裂。老實說，我自己也還是青年，雖然領下于思于思，那不過是鬍子長得快的緣故。大家是青年，才敢對『同界』們進一言：不怨天，不尤人，只怪我們不早生一百年，遲生一百年，偏生在這個年頭兒，生在這個年頭兒的中國青年：不能學人家的樣，把戀愛爲人生最高目的，把享樂當飯吃，把討論情殺案當做研究社會問題，我們卽使沒有執戈上沙場的勇氣，也應囘到我們的家鄉去看看胼手胝足的父兄們還像個人樣子不像？

二十一，八，二十七。

雜談小學校

最近有位作了父親的朋友寫信給我，談起孩子的教育問題，說『阿大已七歲，阿二亦五齡，在一所小學校的圍牆上看到了「小孩子三歲就應入幼稚園，六歲就應入小學校」這格言，就想把這對未來中國主人翁送入學校，本城公私立小學校不下十所，但都辦得不知所云，莫名其妙，因之不敢胡亂送入，如之奈何！』末了還問我上海的小學何如。

這位朋友身家所在地，是國內數一數二的文物之邦，教育非常發達，公私立的小學校眞有一二十所。我曾經在那城市居留過好幾年，對於那些小學校，都有過『一面之雅』。有一所是縣立的，一切設備都不愧其爲縣立：什麼都有。進門

一條短短的走道，兩端各豎有靑底白字的中山路路牌，其他還有好幾條五步一路的三民路五權路。三民路旁，有一間屋子作爲圖書館與自治訓練所。這是各小學全有的。所謂圖書館是一隻白木架子，架上橫七豎八的堆着幾本兒童世界，意外的還有四巨册中譯世界史綱。圖書館是這樣的簡陋畸形，貼在牆上的本圖書館組織法及規例，却款項節目，井井有條，主席委員，一應俱全。我給他們計算了一下，大概每個委員管理一本書而有餘，貴爲主席的祇須空着手監監印就得了。自治訓練所是一隻八仙桌，桌上佈八卦陣似的擺着好幾塊木牌，上寫市長呀教育局長呀參議呀等等，總而言之是市政府所有的官兒吏兒全搬到了這八仙桌上。聽說每一星期中，規定有一小時使幾個學生輪流坐起來捧着木牌子作市長作教育局長，會議討論，以訓練未來國家主人翁的自治能力！

圖書館之在我國，據熱心提倡圖書館的專家說來，是少得如鳳毛麟角，誰知在小學校裏，却多得簡直如汗牛充棟！那組織規例又多麼神氣活現，像煞有介

事！而且在草創之始，已有了世界史綱（雖則書面上的圖記並非校名而是人名）。陳列四庫全書以備小學生作課外讀物，怕也爲期不遠了！

至於自治訓練，對我國老老小小的民衆確乎很需要，年來國事之糟，國人的只會被治於人和只愛治人而不能自治，也許是糟的原因之一，能對未來的主人翁施以自治訓練，眞是功德無量的好設施。奧國在歐戰之後所施行的欲以興國的新教育，自治精神就是三大原則之一。但他們的自治教育，却和我們兩樣，只不過把全校學生分爲若干小組，使他們共同照顧大家的讀書與遊戲，使每個小學生顧到並保全本組的信用和名譽，結果則六歲的小學生就能因同學在課堂旣未用心聽先生講，又不聽勸導者的話，就面現不樂的去報告先生。而我們的自治訓練之結果，怕只會使小孩子擺官架打官話，碰到不好同學，一拍八仙桌上的驚堂木，喝一聲綑打五十大板屁股罷！果然外國的方法不一定就是聖經，但兩相比較起來，任我是拖着皇清遺辮的國粹家，也不能說我勝於彼了。

文物之邦的小學是如此如此，東亞第一大都會的小學也不過這般這般：多是多得每到一條尿臭薰天的街堂角落裏也能找到一二所。我曩時寓所隔壁就是一隻在招生招貼上說得內容完備的小學校：這小學的唱歌大概特別注重，每星期中總有半天琴歌陣陣，所唱的歌自『杏爾多士世界大同』以至於『秋香秋香』。有一天，所唱的歌在那聽熟了的『杏爾多士』之後，繼而起者很像十二月花名，孟姜女，我怕耳朵有誤，特地跑到和學校祇有一牆之隔的天井裏側耳恭聽，沒有錯，而且『十二月來唱完成』，調頭一轉，續來『我唱無錫景呀』了！這眞使我駭然！『秋香秋香』還能在什麼祝捷大會上點綴點綴，十二月花名又到何時何地去應用呢？說是唱着玩玩罷，那末何必稱什麼學校，叫什麼讀書？

我國的教育，曾經有人說它不但不能救國，簡直可以亡國。這話雖失之『過激』，但看到教育之本的小學糟得如此，似乎也值得注意。 二十一，九，三。

從暴民說起

今年入夏以來，虎列拉的踪跡徧全國，人民因疫致死者，像陝西省的三萬餘人，山西河南省的幾千人，某縣某鄉的幾百人，若加以精確的調查，怕不止十萬八萬。在報紙的角角落落見到這些慘聞，以及死到臨頭的民衆還只知道求神拜佛，打醮賽會以邀請都天大帝瘟神爺爺消疫降福的愚昧現象，我曾打算寫一篇談虎的文章；但搜集虎疫的新聞時，忽然看到了一則題爲『蘇皖會剿暴民』的新聞，仔細一讀，覺得猛於虎殘酷於虎的事情在今日中國所在多有。虎疫之熾眞不過其小焉者也，反似乎沒有一談的價值！

『暴民』這種字眼，在譾陋如我者只覺得在民國的今日才發現，在君國時代，

似乎只有暴君。但所謂暴民也者，壓根兒也只是新聞記者寵錫的尊號，他們不但是所謂順民，簡直可稱作羊民，因爲他們所在地的宿縣，素有綿羊地之稱，其來歷，並非出產綿羊，而是人民的安善如綿羊。從羊民一變而爲虎民（虎者暴也），幷不是能如孫大聖之搖身七十二變化，乃是貪官汚吏劣紳土豪層層剝削所迫成的。

在眼前的中國，所謂日銷十餘萬份的大報，雖然日出五六大張，而其篇幅除紀載國難事件之外，差不多全讓奸淫情殺的所謂社會新聞佔去；如宿縣民變這等事件，祇能在角落裏叨陪末座，地位既不顯明，紀載又欠詳細，事務忙碌或是稍一大意的讀者就會忽略過去。現在幸有丁碧濤先生投函大公報，詳述宿縣民變的原因，就不能顧惜篇幅，摘錄要點如下。

原來宿縣官廳收入最巨者，莫如煙苗稅一項，故官廳施盡種種手段，強迫百姓種鴉片煙以裕稅收。應納捐稅，除正稅附加捐每畝共計十六七圓外，額外勒索

之巨與勒索手段之奇妙，眞夠使人咋舌。第一是登記費，由縣政府先使委員調查煙苗，迫農民繳登記費三圓，以及登記紙筆費，委員費，委員招待費；恐怕登記不確再派大批委員勘驗，使農民繳勘驗費，委員及委員招待費，恐勘驗再不確實，於是再派大批委員測量，除收測量費委員及委員招待費之外，還得收測量用的繩子費，測量後插在田間作標記的木橛子費。這樣的三批委員之外，還怕農民的脂膏尙未刮盡，於是再派委員復查！復查之後再復查；而委員之外，更有委員的委員，委員的諮議等等！總之是日就破產的農村中，佈滿了吮吸農民骨髓的人而虎狠，『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於是乎農民卽不被飢寒斃命，亦被官吏逼死，死裏逃生，就揭竿而起了。

假如祇有宿縣一處的農民揭竿而起，則仰賴蘇皖二省軍事當局之威武，剿淸也是易易，卽使把民剿完了，反正我們有四萬萬人口，少了區區一縣也於國計大致無妨。但繼宿縣而起者，先有靈璧銅山，近有福建的莆仙，因當地善後處勒收

煙苗捐槍殺鄉民一人，激成人民反抗，戰至二日之久。其他各處因苛捐重稅，使人民初雖敢怒而不敢言，終必致於鋌而走險者，恐怕不在少數，萬一到了全國之民皆待剿的時候，那就怕非借重八國聯軍來不可了！

我們全國老百姓，實質上全和宿縣的民衆一樣，都是安順的綿羊，對於官，一向視爲『青天』，稱作『大老爺』，對於稅，只要賣盡田地還夠繳納，也總决無二言。所以除非縣長派收稅委員到六七批之多，綿羊地的人民還總是安順的綿羊。要使綿羊永是綿羊，祇要沒有貪官汚吏就行。對於這點，軍事委員長蔣介石氏和山東省主席韓復榘氏都已注意到，蔣委員長分贈湖北各縣長曾左語錄，命他們晨昏恭誦，師法曾左；韓主席更把貪汚的縣長罰跪打軍棍。然而貪汚的縣長能否收了一册曾左語錄就去思過，能否撫摩着雙膝懍然痛定思痛而痛改前非，都不無疑問。而且貪汚者也不僅是縣長，何況貪汚的縣長是『用錢買來的，不貪汚就要蝕本』（安陽縣長周鵬年的供詞），是則該師法曾左該打軍棍者，還須從出賣縣長的

鉅公開始．

二十一，九，十．

砂與水門汀

明天，就是九一八的一週年了．去年九月十八日這一天，記者適在瀋陽，眞是秋高氣爽，歌舞昇平．這天下午的四時左右．我從家裏經由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及省政府所在地的督察署胡同，到瀋陽城內最繁盛的那條四平街買點東西．在四平街上見到了兩個日本兵．那時候，日本將在瀋陽肇事的消息已略有風聞，東北終將非我有的預感就已在我心頭．但看了那兩個『矮來兮』的日兵，再看到如潮湧的蠻長大的關東大漢，以及一字兒排列在邊防司令長官公署及省政府門前的迎接官員的汽車，就陡覺得東省將亡的預感眞是杞人之憂；我們有這許多國

民，有這許多文官武官，豈有淪亡之理？然而事實上，這天晚上的礮聲一響，不抵抗的命令一發，十九早晨起來揩揩睡眼，我們四百萬英方里的土地已經打了八折，太陽旗在瀋陽城頭上向着朝曦迎風飄展了！這眞像個幻夢，像個啞謎，一時頗令人費解。但我們的敵人原已在民國二年時就解說了這謎，祗怪我們沒有預先窺及而『加以知過必改』罷了。

我們的敵人在民國二年時說：『世界往往視此次革命（按指辛亥革命），爲漢民族之覺悟奮興，前途有新中國出現之望，此大謬也』。爲什麼大謬呢？他又說，那『就以革命後之狀態而論，一切行動均支離滅裂，毫無一定之條理秩序。其間隨處一貫而發現者，惟利己心發動耳。故欺詐反覆，充滿全社會間。此非如散砂之狀態乎！』原來我們的敵人常喻我民族爲砂。『砂之爲性，個體太堅（也就是利己性達於極端），故黏着力完全消滅。』『四億分子如砂，終不能自動的造出堅固之團體，所謂亡國的性格，已於近數百年間成熟而來！』因爲四億分子如

砂（也就是利己性達於極端）。所以只須來一『具備猛烈武力之團體，卽突出橫行，如虎入羊羣。元朝征服中國，有武裝侵入之實數，不過十萬：清朝入關，武力亦不過十萬。而數億之漢民就一擊而服，服從其統治，作良順之臣民。論人數則多，論一切文物均優於元淸。而乃為少數者劣等者所征服！』他更把外力征服中國，惡辣的比之為『提一大皮囊而來，收納四億之砂粒，而緊束其囊口』，砂則被制束於囊中，無散亂顚倒之憂，祇須滿足其營私之要求！

視我們如砂的敵人，把自己民族則比之為水門汀。他說水門汀『保有黏着力，一旦結合團體，就成為堅强之物，個體雖小，而能與大物體相敵且損毀之。』

上面所引的話，出自日人川島浪速併呑中國計劃書中。在兩國交情惡劣得如中日現狀這當兒，我這樣引着敵人之言，眞是『長敵人志氣，滅自己威風』，雅有漢奸之風味。但是滅自己威風云云者，其實是賭氣話，而光是賭氣沒有什麼用。我們只有認識事實，認識了事實之後洗心革面的痛改。

在八月五日的晚上，上海虹口捕房接到寓居鴨綠路的某日人電話，說他店中有兩美國水兵酗酒滋事，當卽派西捕兩人前往。至則見店內外日人麕集，把美水兵團團圍住，監守在內。兩西捕亦無法執行職務，且失行動自由。後適有兩華捕經過，經狂鳴警笛，始得將聲勢洶洶之日人驅散，將兩美水兵救出（八月六日時事新報）。

某日晚上，北平王府井大街上，有一個黃包車夫坐在路旁啜泣。原來給兩個酗酒的美國水兵兇毆了一頓。那水兵後面跟着百餘個中國人，嘴裏喊着打打，但身體總相隔數丈。水兵走，他們跟，水兵停，他們也停。末了跟到東交民巷，那水兵回頭說來呀來呀，而我們百餘個打抱不平的國人已一鬨如鳥獸散（見西瀅閒話）。

這是事實，是砂與水門汀最好的事實表現。雖然近年來已聽見『我國人如一盤散砂，快快團結禦侮』的呼聲，但老是靠三寸不爛之舌是沒用的。日本人已提

着一個大皮囊大踏步來了，我們這四億人，是否願意靜靜的讓他們納之皮囊中，再讓他們緊束囊口，過皮囊裏的生活？

二十一，九，十七．

賣人頭及其他

在某日的南昌掃蕩日報上，見到了這樣一個新聞標題：

> 奉新區長鄧立楷
> 賣人頭 共計四個 每頭定價二十五元 只准整賣決不零售

內容照錄如下：『在江西奉新縣外十里的觀下地方，上年曾有赤匪組織蘇維

埃政府，經國軍追擊，匪遂潰敗，當在該地拿獲赤匪四名，即行斬決，以快人心；並將首級懸置通衢三天示衆後，即諭該匪家屬領葬，家屬聞訊，乃備棺木運往葬殮。詎該區三區區長鄧立楷，妙想天開，阻撓不准，以該匪首級，不能輕易與人，即估定價格標賣，每頭定價二十五圓，只准整買決不零售。四匪家屬以首級與身軀自應連同掩埋，不得已共同商酌籌得洋一百圓，始行將頭買出。』這事件掃蕩日報的編者視爲離奇古怪而感歎曰：『如今世事日非』！

以人頭估價標賣，甚至不准零售，確乎是離奇古怪之事，而可見世事日非。但我們覺得斬決也就不能算作正則典行。在世界，斬決這種慘刑，早已不爲時代所容，現在連槍決也有改爲電斃，更有人在努力廢止死刑運動。所以那一個國家在斬決人就等於在斬決自國的文明，而昭示野蠻。在中國，斬決也似乎是大清朝的律例，民國的刑法上就沒有這一條。可是刑法是刑法，事實是事實，民國二十年來，皇清遺下的斬決大典，的的確確未嘗或廢，皇帝早已滾了，辮子也已慨

然的剪去了，爲什麼斬決却要與民國並存呢？

有斬決資格者，在民國讓共黨居首席，其他能夠一嘗抹脖子味兒的當然還有。孫傳芳會員(國難會員也)在江浙做聯帥討赤的時代，就以大刀隊斬決赤匪示凜凜之威風。當國民軍快到上海的當兒，便殺得更利害，祇要你的手裏有一張類乎傳單的印刷品，就不管青紅皂白，嚓的就是一刀。而且所謂斬決，還是有名無實，實際上不是劈決就是割決，因爲究竟民國已成立多年，殺頭的藝術已經退化，殺起人來已不能爽快的一刀兩斷，身首異處；總不是一刀砍去劈掉了半個腦袋，就是像割猪排似的割牠十七八刀。據說孫會員當時就慨歎殺頭之無藝術，曾下手諭搜求老劊子手教授殺頭祕訣。這時候，吳稚暉老頭兒曾憤然說過『恐不赤，欲血染之歟』的沉痛話。後來孫氏倒，不久清共興，而殺頭又復興。時至今日，則率性連殺下示衆三天後的匪頭也有人待價而沽之了。

雖然現在的世界，卽如美國那樣富，因爲經濟恐慌的原故，據報載說人命已

成爲最賤的商品；但草菅人命究竟非我華國粹，何況黨國元老所說的『恐不赤：欲血染之歟』的名言也足鑒戒。可是事實上，中國自從發現赤匪共匪這名詞以來、屈死刀下的恐怕不在少數，這確乎並非在上者的好殺成性，乃是在下者的借殺取利。鄧立楷的出賣人頭，雖像妙想天開而其實是笨拙無比，手段眞個巧妙的，他能夠不必標賣人頭而能獲到比賣人頭更大的利祿。這個，我們在如下的一則新聞中可以隱約窺見到。

『有某甲者，投上海公安局六區總署聲稱：伊係共黨暗殺團團員，茲因悔悟，特來自首。案關自首，解送總局訊奪。提訊之下，某甲供：實因窮極無聊，欲圖求見局長救濟未果，不得已作此謊告，因否則萬不能來局受訊云云』。

原來貧窮之極欲圖救濟，祗須自承共匪就能達到目的。把這事件粗粗一看，似乎是某甲的窮極無聊。但仔細一加思索，就能看出這位先生必定有所師法。原來自從清共之後，有許多不貧窮且有相當地位的先生們，就以告密共黨獲上賞膺

厚祿。至於被告的是否是眞共黨，在刀下並不留人的時代，就難言之矣了。

二十一，九，二十四。

介紹名醫

我們在新聞紙上，常常能看到這樣的廣告，曰：『本店新到一九三三年式呢帽，皮鞋』；『本店擅製一九三三年式西裝，男女大衣』；或是『本店專剪一九三三年式男女各種頭髮』。初看到這種廣告時，民國二十年式的我，因不明白『一九三三年式』云者是指的什麽而莫名究竟，後來一打聽方知道『一九三三年』者就是西歷一千九百三十三年之謂，在一九三二年就說一九三三年式的意思就是時新，對的，一九三二年的人就戴起了一九三三年式的呢帽，自然再時新也沒有的

了．不過呢帽之類無論怎樣時新，也與國計民生無關的，有關的當然不是呢帽大衣之類．古老的我國雖然一面在以金光明道場抵抗飛機坦克車，一面原也在以超特急的快步追踵歐美的文明，而把矮弟弟的日本丟在後面！什麼都要時新，什麼都要一年有一年的式樣，例如救國，讀書救國，實業救國，衞生救國等等已經是一九三〇年式的老調，一九三二式的救國，是應該如報上所載那樣的『吃補藥救國』，『愛美救國』『吸烟救國』等等．又例如，一九三〇年式的官應該晝夜熟誦的是黨義遺囑，一九三二年式的官就應該朝夕恭誦曾左語錄，至於一九三三式的疆吏之類，我預言必將以背得出『吳三桂日記』，才能考試及格！

可是吃補藥救國之類到底還不過當年的式樣，論時新雖比之於明年式的呢帽之類已經略遜一籌，要算最時新自然沒有資格．眞正新牌舉世無匹者，要推河南省某縣縣長的治虎列拉良藥．我們知道近代醫學雖有長足的進步，但治虎列拉的藥劑，到一九三二年爲止，總還不是鴉片烟，雖然一般的治疫藥水中含有些微的

鴉片。而河南某縣的縣長却發明了不知幾千幾百年式的治虎列拉的靈藥——鴉片。皇皇告示，使衆咸知。雖其神效若何未得續訊，但國產『土貨』之經此推銷，其生意之興隆，蓋决無疑義。

古語有云：『不爲良相卽爲良醫』，所以時至今日，得祖傳祕方賣丸散膏丹的儒醫世醫還沒斷種。而今又有了既爲縣長又爲醫生的東西，來把不知得之幾代孫預傳的治疫良方施羣濟衆，醫民亦兼醫國；苟能發揚光大，大概一九四五十年式的黃種中國人，總該成爲十足道地的黑奴了！世有名人常登報端介紹名醫者，我今亦一作東施之效颦。

二十一，十，一。

釋反動

九月十二日申報某地專電：本地市民爭減房捐代表某，以態度稍硬，經市長某提案行政院，請處以顛覆政府重罪，遂於前星期被逮捕解送法院。十二日法院刑庭審理，法官謂被告曰：原告以希圖顛覆政府，煽惑罷工罷市反動罪狀起訴，並有傳單爲證。原告聲明傳單係兩次呈市政府文，解釋約法及人民在法律上應有之保障等語，並無反動說辭。法官復訊傳單何人所發，答係本市百三十二團體公布……

對於這件事情之起因原委，我們未知其詳，不能妄下論斷。從電訊上看來，也只知道一個稍硬，一個就請處以顛覆政府反動重罪，並以呈市府的呈文作爲傳

單而作證據而已。我要想查考的是什麽叫做反動，反動怎樣解釋。

於是就翻辭源，可是找徧了反字部，却只有『反切』『反目』『反老還童』等等而沒有反動。於是再找辭源續編，上帝保佑！幸而在『反哭』『反鼻』『反芻動物』之後找到了一個『反動派』，其下註釋云：『對抗某派而另行組成之一派，某派恆目之曰反動派。』設此辭源之註釋並非如劉老老之信口開河，則那末，爭減捐的某既是反動派，不但目之幷且起訴之的某，一定是『加捐派』了！然而一想又覺得未免不對，某市長既不是某地一切房捐的所有者，怎會成加捐派的首領呢？不過辭源續編上的『反動派』和我要查考的『反動』比起來原多一個派字，二者正是同姓而不同宗。爲後人查考便利計，反動這辭似乎應該於辭源續續編上加入，夜長兔睡不着，我且義務爲之下註釋云：『反動：凡市民對市長稍硬者曰反動，依法得提出行政院令警備司令部逮捕解法院受刑庭審訊，證據聽原告尊意指認，餘類推』！

二十一，十，一。

國慶空談

五三五九五卅九一八的國恥一疊連串排着隊伍過去之後，十月十日的國慶也挨近在眼前了。在奇恥慘痛之後讓我們聊展愁容强顏歡笑一下，總是二十一年前斷頭殺身以建民國的先烈的遺惠。雖然二十一年後的先烈之著名如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者，連墳墓據報載也已圮頹不堪；但源可不思，水總得飲，料想雙十這一天，上自政府當局、下至民衆團體，總必有一個紀念會，說幾句冠冕話以應時。寫應時文章是一種苦惱，寫國慶節的應時文章，更簡直是苦痛。當此國難何慶之有不待言，就是國沒有難的往年，我們也何嘗見過一個像樣點的國慶。大多數民衆之不懂得國慶爲何物不用說了，就是懂得的也何嘗在慶，在慶的也何嘗懂。

譬如國慶日應該掛起國旗來是懂得國慶的人該知道的小事，但此小事就不弄得像樣，在內地，掛國旗須有警察指揮，在上海這種洋場，警察的命令雖不必了，但掛的時候總是馬馬虎虎，於是成爲扯半旗的就很多。

說到國旗，又記起了一個日本人嘲笑我們的話，他說：平津的支那人準備着六種旗，自清朝的黃龍旗，而五色旗，青天白日旗，以及日英美國的國旗，如有必要，他們都會很快的拿出來。其實準備六種旗的何止於平津的中國人，今日在懸掛『滿洲國』旗的東省國人，當九一八瀋變之後，就有許許多多掛起了別國的國旗。

果然誰也不會疑心國人個個準備着六種旗以俟必要，但如有必要借光別國國旗來用一用的急智却或許有。不然，漢奸這個名詞就不會數見不一見了。不過『必要』確是能碰到的，而別國國旗能否一定擋得住這個『必要』却是疑問。怕死未必就能得生，掛了別國的國旗一定能受別國的保護嗎？

二十一，十，八。

死了如何

『十五日日本公然正式承認僞組織，南京新聞界多人，紛請外長羅文幹發表意見。羅含笑報可；惟於言終了後，謂「請諸君今後認爲羅文幹死了，因文幹未死，諸君對文幹談話之心亦不死；今後惟希望諸君以爲羅文幹死了，而赦其在報上公布談話之罪可乎」？聞者粲然。』（九月二十日上海晨報晚刊）

『羅文幹以書生本色而長外部』（亦晨報上語）以來，關於暴日對我之侵略，除了公布的抗議照會等等之外，我們還在報上雒誦過如珠妙語，如把雙方交涉之以打痳雀作比，以封鎖東北郵政比之爲男女愛悅，均已播譽環球，傳爲美談；現在因了不願發表談話公於報紙，又以當我死了相請，妙人妙語，雖未聞之但亦閱

之的人們，自然無不粲然的。

新聞記者的歡迎要人談話，中外古今一律，要人的怕與新聞記者談話，也是古今中外同病；而尤以中國要人爲甚。九月十八日的大公報，有一篇題作要人與上海的上海通訊，其中敍述新聞記者訪要人之上天入地，要人避見新聞記者的千方百計，看了眞堪粲然。其實在非要人的我想來，就是要人了，和新聞記者談談話也並不麻煩費事，譬如記者問政府對日本公然承認僞組織意見若何，要人就可答正在鄭重商議中；如記者再問政府對劉韓開火如何辦法，要人也只須答業已嚴令停戰中。這樣一問一答，在要人並不致有傷政躬，而記者却可以交付手民，以大號字作標題給我們民衆看看了。奈之何要人偏不願談談呢！

但是誠如羅外長言，一日不死，新聞記者請求談話的心也一日不死的。看到這一點的羅氏已經以死請記者們赦其談話之罪，袞袞諸公，大可依樣葫蘆，擇吉邀集全國新聞記者而告之曰：『當我們死了，可乎！』我想新聞記者也定能聞之粲

然而點頭稱善的．

二十一，十，八．

做黃天霸

九月九日山東省政府舉行主席就任二週年紀念勉勵會，秘書長以京劇連環套相喻，謂大家應效黃天霸之不怕死，不要學竇二墩云云．我沒有看過連環套是什麼把戲，對於秘書長的妙喻，有愧莫名其妙．但從應效黃天霸的不怕死這句推想，秘書長的要旨似乎就在不怕死這一點上，而黃天霸既然應由人士們之效學，其爲英雄好漢也無疑了．

不怕死就是好漢，有一般昏蟲都有這個信念，但其實並不如此簡單．『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這種老古話且不必搬出來，就以最新鮮的事實作例，嘗

如韓劉二公開戰了，兩軍陣前當然各有許多不怕死的兵士，但誰是好漢？却誰也判不清。其次是學古人的問題。古人雖可學，但我以為還不如學今人；手創黨國的中山先生就是我們的好榜樣。倘若一定以為今不如古，則古人中比黃天霸更強更不怕死的人也有的是；倘若一定要從國劇中去找，則死戰抗外侮的岳飛，比做滿清奴才施不全的奴才的黃天霸也強的多。而祕書長却只勉勵人們做黃天霸，大概也寓着抗外不如內爭的重要旨趣吧。

二十一，十，八。

現在的

上海閘北附近某地，有兩個和尚扭住一個尼姑，到局裏打官司去。到了局裏，甲和尚說乙和尚要謀害他，乙和尚則說甲和尚與丙尼姑『有曖昧事，被我窺

破，我以六根淨除之人，安可作此行爲，當卽婉言相勸。詎他非特不聽，且云：『現在的和尙做做風流事亦不妨。』

這個甲和尙所說的『現在的和尙做做風流事亦無妨』一語中的『現在的』三字，我覺得頗值得玩味一下。在現在，我常常能看到人們把『現在的』這句話當作矛和盾用，譬如，一個四方八角的道學先生，帶了姨太太在街上踱方步，忽然瞧到了一對青年男女的攜手同行，就眉頭一皺歎曰：『現在的人心不古了，古之人是男女七歲不同席的，現在的則你看！』道學先生以現在的矛投過來，青年就也撑起現在的盾迎敵，說：『現在的時代不是十八世紀了，現在的時代是戀愛至上主義時代，老頑固其聽諸！』當然，『現在的』矛與盾在到處應用，不論政治軍事修缸補甏。這裏僅說及戀愛者，以開頭就說及尼僧戀愛之故。

你也是『現在的』什麽什麽，我也是『現在的』什麽什麽，大家躱在『現在的』大旗下面，那末，大家都應該是『現在的』人？而其實却未必。中山裝確乎穿得筆挺

了，頭頂上可還盤着一支無形的油鬆大辮，腦子裏更只記得三皇五帝開天闢地。這個，我們從戀愛事件上也能看得出來。

戀愛至上云者，並非是過言。從浪漫的鮮豔的初戀，進而至於樸素的沉着的結婚生活，再進一步轉化而至對兒女的愛情，繼而又爲子對於親的愛之報償，更隨進化而擴大，由家族而鄰人乃至世界全人類：其根蒂，就在於兩性間的戀愛。可是，正惟戀愛是至上，至上者非浮薄之俗流能仰攀，所以，連把女人作『人』看這事尚不知道的『現在的』中國人，所謂戀愛讚美，只不過口中的念念有詞，其心，不過像上述甲和尙的風流風流而已。結果之從我愛你心心相印的美麗的極巔，直跌到起訴要求贍養費的醜惡的深淵者自不足異。

戀愛是不容易的，但和尙總也在談戀愛了（和尙說風流，他是不懂得戀愛這美名之故）這也許一個時代變遷的象徵罷。

二十一，十，十五。

新主義辭典

新近，在報上見到了一則新主義辭典出版的廣告，中有云：『近來我們讀書的時候，碰到有許多不曾見過的和似曾相識的××主義……本書內搜羅主義共有六百餘種……凡我潛心研究學術者，均宜人手一編。』

廣告是做得很巧妙的，但那是廣告文選編者的事，與我無涉。我所驚嘆的是主義之多，竟多至六百餘種。日本人稱我們爲『匪徒國』『文字國』，這辭典廣告經他們瞧見了，或許又要稱我們爲『主義國』了吧。

主義多本來沒有什麼了不得；而且六百多種的主義自有其來歷，其中百分之九十九恐怕還是舶來品。問題是光是一個主義經了四五十年數十萬文武同志長期

努力還不能實行得一絲半毫的國家，這六百多種主義之到來於我們民族是利還是害？假如我們的國民是不愛談主義的，則收集了六百多種主義弄個主義博物館玩玩也是大雅．但我們偏有嗜主義之癖，今天到了××主義，大家就嘗嘗味道；明天到了○○主義，大家又嗅嗅香味．於是乎××主義○○主義？？主義，主義得天翻地覆頭昏腦漲，大家都成了一部裝滿六百多種的新主義辭典．而結果是大家祇把握着一股煙，放開手掌一些價值也沒有剩餘．

我以爲今日的中國人與其買了新主義辭典來造成功一部新主義辭典，毋甯買部『做人必看』來得有用．至於凡欲革民成功者的官，則確乎有各手一編新主義辭典的必要，因爲手執辭典之後，覺得誰有反動之嫌而嫌以反動陷人入罪未免空泛時，可以一翻辭典，檢出一個主義來套上去，道：某某信仰××主義，組織××黨，仰各機關嚴拿歸案，切切此令！

二十一，十，十五．

中國與印度

聽說不久以前在北平舉行的一個什麼大會，曾請了一位美國的博士某者演講，那位博士就以中日事件作講題，諄諄勸中國人對付日本，務必要和印度人的對付英國一樣，就是採取不抵抗主義，而且還須澈底得連自衞也不用，因爲自衞就等於抵抗，博士的結論是中國人應大家恭手以待日本的逮捕，等到全中國人都被捕了，全世界的人道主義者自會加以援助！又聽說那位博士離北平後或將徧游中國各大城市並演講，住在大城市的中國人，或有親聆宏論的機會。

以日本比之於英國，對的，日本朝野上下原很醉心效學英國，而且曾同過盟。以中國比之於印度又何嘗錯，文化之古，人口之衆，土地之廣，以及衰弱貧

因兩者在東亞眞是一對璧人，及乎不抵抗主義在中國發揚廣大，中印更可以聯爲秦晉了。最近，則中印尤像一對孿生弟兄，印度的甘地在絕食，印度的教會長老在祈禱和平，我們中國也有人在接二連三的絕食，救國難的法會道場也不一而足。二者面貌無異，行動舉肖，竟不易分得出誰兄誰弟，勉强要分，則根據佛教以及不抵抗主義都來自印度，印度可以算是阿兄。（其實阿兄是『非武力抵抗』，非老弟的眞正老實不抵抗的行爲所能混爲一談。）

但是中國人一聽見有人把自己和印度列爲鴈行，一定會氣得目裂髮指的，因爲中國未亡而印度已亡，兩者不可同日而語。其實呢，我們中國一亡於元，再亡於淸，比之於印度之只亡於英，祇能有愧色；而且倘若更把別的來和印度比較，能忝爲弟兄也很沾光不少。試看今日的印度，有堅苦卓絕爲國犧牲的甘地，今日的我們中國又有誰？孫中山先生的墓木已拱了，他的信徒們却怎樣？雖然對於遺囑能夠背誦如流！所謂領袖是我不及他，再看國民又怎樣？印度的國民一聽見甘

地提出土布救國政策，就紛紛自動的焚燒洋布，而我們中國的國民，請他們抵制日貨却要用炸彈！

二十一，十，二十二。

內戰雜感

秋風一吹，蟲聲四起，軍閥的蠻觸之爭也應聲而起，先有山東之韓劉，繼有四川之二劉，轟轟烈烈，不待日本的宣傳也足夠表示了中國是怎樣的一個國家了！

韓劉之戰初起的時候，行政院曾經決議嚴令制止，這個令嚴得怎樣沒有知道，根據命令程式揣想起來，總不外乎着卽停戰切切此令。政府的切切此令倘是對付民衆，固然雷厲風行，而對於有槍在手的軍人，其效力和茅山道士捉鬼時所

唸的太上老君急急如令比較起來，恐怕正是半斤八兩；我們祇要知道急急如令的降不了妖魔鬼怪，便自然可以明白切切此令的能令什麼了。繼政府嚴令制止而起者，有廢止內戰大同盟會的籲請停戰，因爲目的沒有達到，所以該會的常委說預備進行第二步辦法，總期以最大努力，化干戈爲玉帛。化干戈爲玉帛不消說是一句空話，而假如反過來以玉帛化干戈却必能收效，內戰所戰的本是玉帛，有玉帛給了他們，干戈自然就能停止。在這裏，我覺得從山東跑到南京說來毀家紓難的梁作友有點舍近求遠，倘若他把三千萬塊錢就地給了韓劉，請他們二一添作五平均分用，任誰也可以擔保魯難立已，梁先生的桑梓得保。

切切此令的令出不行，無礙政府的威信，籲說停戰而戰不停，也不減廢止內戰大同盟會的聲譽，祇要長期命令呼籲下去，終有停戰，也就是達到目的的一天。所苦者是炮火正烈中的山東四川的民衆。當川戰警訊頻傳的當兒，報載川人已痛切心肝，在戰事爆發之後，不消說川民總必已痛得徧地打滾的了！

雖然民衆一聞戰訊已經痛切心肝，而戰事終必實現者，其原因就在於民衆聞戰訊祇會痛切心肝這一弱點上。心肝是民衆獨有的東西，沒有心肝的軍閥那裏知道你有心肝而且會痛？你要希望不再有下一次的痛切心肝，祇有忍一忍毀家殺身之痛，一齊起來把附骨之疽的軍閥開一次刀痛痛快快的割去。二十一，十，二十二。

問路於博士

入秋之後，雖非要人的我，也曾生過一星期的病——瘧疾。自出世以迄於今，瘧疾曾經患過了不知多少次，而每次總是其來也不通知，其去也未告別，發幾天寒熱就霍然。因了這個緣故，對於這次的瘧疾，起初仍是『不藥爲中醫』，儘抖儘熱，不加理會。可是在第三次寒熱過後，覺得清快一些，拿來一册舊新月雜

誌看看時，急得我幾乎坐汽車找醫生去了。原來這一期的新月中有一篇胡適之博士的文章：我們走那一條路。文中大意是說中國有五大敵人足以亡國，曰貧，曰病，曰愚，曰亂，曰(忘記了)。祇要驅此五敵，中國就可以到繁榮文明之路，結論是我們怎樣驅此五敵，就是我們走那一條路。

五敵之四於我無切身之痛，左眼進右眼出，隨看隨忘，沒有什麽，看到病這一敵時就幾乎把我急壞。因爲博士說中國人普徧的患着瘧疾，瘧疾却是亡國之病；並舉例說羅馬之亡就亡於瘧疾。中國亡了是連胡博士也亡在內的，我不但可以不必着急，而且與有榮也。所着急的是瘧疾之所以會亡國，就因爲患瘧者先要亡身，國民全體患了瘧亡身之後國自然而亡，那末正患瘧疾的我，不是有生命之憂麽？於是急不及待，趨車而敲醫生之門。問明病源，醫生望着我急得發白的面孔，祇是笑嘻嘻慢吞吞的說：『沒什麽大不了，去買一瓶金雞納霜粉，一日服幾次，一次服幾厘就會瘧止的。』雖經我說明瘧疾據博士說是亡國之病，總得請愼

重開方，而醫生却說瘧疾是亡國之病的博士原是哲學博士，而醫學博士的我，却祇知道幾分金雞納霜粉就能醫治，不必多言，趕速去買。沒有法子如法買服，服了一次，第二天該來的瘧却請了假不光降了，而且請的是長假，迄今一月餘矣，未見再臨大駕。

是則胡適博士之言成為胡說了麼？這個我想不至於的；本來他也在計劃走那條路來驅此五敵，可見五敵本來是可驅除的。不過他沒學過醫，所以不知道金雞納霜可以救國罷了。但這樣一來，使我想起了『問道於盲』這句老話，棄舊換新，我特為之改曰：『世有問道於盲者乎？而今而後，請去問路於博士：我們走那一條路？』

二十一，十，二十九。

黨國的立場

大約一二個月之前，我在報上見到了蔣介石同志對湖北各縣縣長的訓話；訓話大意分四點，前三點因日久且健忘記不清了，第四點却因當時給我的印象很深，還歷歷如在目前，寫出來是：『待人接物，處政治兵，均應效法曾左，將其言論著作，各手一編，時自警惕。』當時看了，非常佩服蔣同志此訓之理由正當，理由是什麼呢？理由就在於祇要是蔣同志的言行，總是不錯的。敬佩蔣同志之外，更爲交棺材裏運的曾左欣幸。

可是，距今一二星期前罷，又在報上見到監察委員姚雨平同志爲撤除南京莫愁湖勝棋樓曾國藩掛像事的談話。據姚同志說：『曾氏効忠異族，不明民族大

義．辛亥光復時，在南京舉義之革命軍曾將勝棋樓曾氏掛像撤除；二十年來未再懸掛．茲値專制遺孽在東北復辟之際，忽將滿清所認爲唯一中興功臣曾氏之遺像恢復高懸於首都名勝之處，殊與黨國立場社會人心不無影響……至曾氏之攻滅太平天國，功罪如何，總理於太平天國戰史序中，已有論斷，內一段云：「滿清竊國二百餘年……士大夫久處異族籠絡壓抑之下，習與相忘，廉恥道喪，莫此爲甚！雖以羅曾劉郭號稱學者，終不明春秋大義，日陷以漢攻漢之策，太平天國遂底於亡……」我國民黨同志，均遵奉總理遺教，固不必再事議論也』云云．

這在同是國民黨同志，總理遺教信仰者之間，自然『不必再事議論也』的了，所以言行雖截然不同到如矛之與盾的蔣同志姚同志之間就沒有議論過．可是國民黨同志至多也不上百萬，而中國同胞却有四萬萬，這除去同志還有三萬萬九千九百多萬的同胞若要議論起來將怎樣呢？像曾氏的你捧我倒固然無暇多論，但三萬萬九千九百餘萬國民的幸福却也在給同志們你葬我送，能不能『固不必再事議論

也』呢？我想站在『黨國』的立場上講，也一定不必而且不能的，因為『譭謗黨國』，就是罪不容誅。

二十一，十，二十九。

主席得寶有感

贛省主席熊式輝，前應蔣委員長電召赴廬；下榻牯嶺私邸。某夕，忽見屋側光輝燦爛，若瑶珠然；驟見之下，驚訝莫名，以為必猛獸之眼或巨蟒之鱗；熟視之亦無所動，心膽一壯，乃尋光前進，則見一樹根長可尺許，寬約六寸，皮內發光；不知是何寶貝，喜極欲狂，遂挈之歸，置暗室中，光芒四射，儼然寶也……一時哄動廬山，前往熊邸觀看者，戶限為穿……但據建設廳技士詳細研究，乃知此樹根之所以發光，由於內含發光球菌受潮所致，別無神祕。（大公報十月九

日南昌通信。）

看了以上的通信，我的感想是科學太豈有此理。你想，要不是建設廳技士根據了科學說明那樹根的發光由於內含發光球菌所致，熊主席不是一直可以把一段爛木頭置之私邸暗室，看牠光芒四射而喜極欲狂嗎？爲人在世，總得歡歡喜喜，笑口常開，纔能夠耳肥體胖，延年益壽，進而至於長生不老，羽化登仙。慨自國難發生，强鄰壓境，政府爲安內攘外，長期抵抗計，凡我黨國柱石，疆吏干城如熊主席者，定必夙興夜寐，苦思焦慮，馴至政躬違和，出國療病，如汪行政院長即其例也。何幸天賜國寶，得了一段發光樹根，方期聊解愁顏破涕爲笑；詎知何物技士，摭述謬說，如一盆冷水，澆得喜極欲狂的熊主席嗒焉若喪，科學之罪，其可逭矣嗎？這就是我說的科學太豈有此理。

但反乎此的感想也有。時代是已經到了二十世紀了，忝爲世界人民之一的中國人，總得和科學親近親近才行。不過親近科學也不很容易，親近的前提是認

識，而中國人對於科學却有點而熟而陌生。有一個參與一二八滬戰的日本海軍大佐，寫了篇敍述滬戰經過題作『科學的與非科學的戰爭』的文章，開頭就笑罵中國人對於科學認識的錯誤，所舉的例證，是某大報的科學欄皇皇載着『草帽洗滌法』。洗草帽是否就是科學的確可疑，不過當時以不見某報原文及素知日本是造謠國而未敢確信。可是不久以前在另一大報的『科學世界』附張上見到了『秋裝問題專號』『冬令補品專號』之後，才覺得造謠國的國民原不定是造謠的。原來『科學世界』的專號裏，只有幾篇『服裝貢獻』，『衣着意義』，『補食選擇法』的文章和幾幅秋裝圖案而已。把洗草帽着秋裝吃補食當作科學大研究而特研究着，雖說衣食是人生四大要素之二，總和熊主席的把爛木頭當寶貝同樣滑稽可笑。而且，熊主席的把爛木頭當寶貝是個人的事，至多只能哄動廬山，踏破他私邸門檻；堂堂大報的把洗草帽着秋裝當科學研究，却影響所及，能使本來不信仰科學的國民更加鄙視它，振振有辭曰：『科學就不過是這些玩意兒，那有什麼稀罕值得大呼小叫

的提倡提倡！』

二十一，十一，十二。

財色活用讀本

有人說財色是人生二大欲求；這個，誠然。大成至聖既說過食色人之大欲，鑒於衆生業重，以致災禍頻生，思以佛力挽救的『時輪金剛法會』諸公，在皇皇啓事中也在『伏祈十方善男子善女人佈施金錢。』可知財色是人生二大欲求是無可懷疑的了。問題是怎樣解決這二大欲求，最好能不勞而獲。所以我嘗想假如有人能發明不費吹灰之力而能獲得財色，那末這個人的受人尊崇一定在什麼發明王之上。而鑒於中國多聰敏人，我又猜想必有仁人君子，在殫精竭思夢寐不忘的發明創造。固焉，歲在壬申，時維季夏，見上海某日報廣告裏面赫然有自稱『神工

鬼斧之創作，鏤心嘔血的結晶』的『財色活用讀本』出而問世了。據說讀此書所得好處，不勝盡述，最大最著者，是能『不從勤儉或婚姻着手而能圓滿解决金錢與性欲』云！

對於那位懷有鬼斧神工的創作家是無須感謝的，他所以肯『鏤心嘔血』者，目的原在於『書價×圓不折不扣』；可感謝者，是登它廣告的報紙，因爲讀者於拜讀社論細看時事之外，還能獲得不從勤儉婚姻着手而能圓滿解决財色的祕訣！

於是，我們要問報紙究是什麼東西了。對於這問若是請教報館當局來答復，是可以洋洋十萬言的。但若根據了爲廣告費而登欺騙廣告，以及爲適合墜落社會變態心理而大擴充大描繪姦淫略誘的所謂社會新聞這兩點，那就可以直截痛快的回答道：報紙者，財色活用讀本也。

二十一，十一，十二。

以孝治天下論

當溥儀『皇上』（據說有位民國人美國博士者曾以此稱溥儀）就『滿洲國執政』之前，我聽到世之有道君子們嗟嘆人心不古時，總腹誹他們是太有閒了而濫發無病的呻吟；但自從在報上知道『皇上』就『執政』，又在畫報上見到『執政』，穿洋裝戴大禮帽的照相之後，就一變腹誹而爲口頌，頌君子們的人心不古之嘆，的確是眞知灼見，苦口婆心。要是人心還稍有些古色古香的話，無論如何『溥儀皇上』總不得卽帝位而復『宣統』的古號，不該就『執政』而號『大同』，一也；豈有穿洋裝而不卸箭衣外套之理，二也。語云，『聰明莫如天子』，『天子』而也『維新』了，誰還能不說人心確已不古之至！不過在最近又在報上知道名流們要進行治水工作而先發

起『尊禹會』，內政部於調查妓女各種事項之餘而函請京內外各機關贊助修復曲阜孔廟案，又欣然見到了一道人心漸古的曙光，而覺得那位『皇上』的『維新』正不過顯其『夷也』的本色。

人心為什麽非古不可呢？這大概是要保存（也有人說是恢復）我華數千年來的固有道德罷？數千年來的固有道德是些什麽呢？這我想大概就是忠孝節義之類罷？我這想我以為是雖不中也必不遠矣了的。據古老相傳，中華眞是禮義之邦，忠孝節義的德性，就連畜生也有。據說代表忠的是馬，祇要牠的主人上戰場而陣亡，裹屍體的總歸是馬革；雖然這是否由於馬的耿耿忠心自願剝下皮來不得而知。代表孝的是羊，因為牠在吃母乳時必定跪着以報乳哺之恩。只是假如此言而可信，則人不但異於禽獸幾希，簡直不及禽獸萬倍，試去翻二十四孝圖，幾曾見到過有一孝會跪在地上吃母乳，但這也許因為二十四孝都已長成了，不再需母乳之故。代表義的則說是犬。於是，人而不如禽獸可乎？凡是人——中國人——都

有忠孝節義這四德。四德之中，尤受人間贊頌互相勗勉者怕要算孝，我們雖在窮鄉古廟旁，也能見到『百善孝爲先』和『敬惜字紙』同垂牆角；而且孝還可以治天下，晉朝的一位皇上，就喊過以孝治天下的口號，是否貼過標語則待考，而且不但是晉朝，以恢復（保存適用）固有道德爲己任的民國主席，也是以孝行聞於世的，孝子當國，當然更副以孝治天下之實了。

那是稍有點古了的古事：蔣總司令北伐至武漢之際，在武漢的蔣總司令，在孫聯帥治下的江南士紳君子們心目中，老老實實被視爲赤化主腦的。但當他正被士紳們丟在赤色染缸裏謠說着的當兒，上海的一張『小報』忽然揭載了一篇蔣氏的軼事，說他天性至孝；文字之外，似乎還揭載了一幅有名人題辭的蔣氏侍親圖。文中含意，是覺得蔣氏孝親如此，未必竟是共黨，因爲共黨在那時的人們心目間，不但被認爲要共產公妻，而又被視爲一定在弑父弑母的。蔣氏當時誠然不是主席，但後來確是當過主席，未來也許再做主席，所以我說以孝治天下在民國也

原已有之的了。

以孝治天下能否使天下治姑作別論，而因主席行孝，效者風起，却是事實。在現時，要人們的孝行到如何程度，祇要在報上一瞧到他們的封翁或太夫人壽終或是大慶時怎樣的盡哀稱慶就能瞭然；又因了要人之孝行可風，風化所被，及於四民，四民們也就孝之不已，像最近報載訟師某發父喪訃告，竟翻印蔣總司令義爲上海聞人某所作的訃報題贊；又報載爲流氓兼漢奸的鄭小黑子，因一二八作漢奸時作惡得來無數金錢，除大開烟紙店之外，還爲其太夫人做壽稱觴，大發請帖，這新聞報紙的標題是『漢奸爲母稱觴．無愛國思想，却有孝行．』

因了這新聞與標題，有人將懷疑我之『以孝治天下論』吧？其實不必．以孝治天下是晉朝皇上的聖諭，又是古廟牆角落的格言，古色古香，獨一無二；而且根據更古的『齊家而後治國』來一演展，不是可成爲『孝然後能愛國』麽？若再引外國人說的『中國人沒有國家觀念，而祇有家族觀念』的話來詰難我，則輕信異族邪

說，有違先王之道，我將率小子鳴鼓而攻之也！然若問，那末忠義到那兒去了呢？我倒又很爽快的奉答曰：『皇上』已就『執政』了，再無須乎忠；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既是鬩牆而爭則可，不是朋友便用不着什麼義了。

二十一，十一，十九．

跪而且哭

湖北省各校教職員因索欠薪無着，因而停課總辭職的事件，原已早在報紙上見到；但因了現代中國的教師之不能按月拿薪水，已和內戰學潮等同爲數見不一見的事情，所以除了嘆息之外簡直說不勝說而至於無話可說．現在消息傳來，那班教育國民的師尊們爲了訴請維持生計，除電蔣委員長申述苦衷之外，更組織起跪哭團來了．

可以說是跪哭團之開山祖師者，是天津市民請求商店不賣日貨的跪哭團。依理，請國人開設的商店不賣敵人的貨品，似乎至多動動手寫兩篇文章，開開口說幾句勸告就足夠的了；而殊知不夠，非屈屈膝跪下去，貶貶眼哭出來不可：甚至連跪下去哭出來也不夠，總要以炸彈血魂來鋤一下，奸（小奸）然後能喪膽，手足無措的在報上登廣告，說『小號愛國素不後人，日貨自國難之後卽已停售。』

同樣的，吃飽了粉筆灰，喊啞了喉嚨的教師先生，到月底月初領點薪水，依理也祇須到學校會計處走一趟就行了；而孰知不行，須先行停課辭職，然後甚至於不顧『男兒膝下有黃金』的古訓，雙腿一齊跪了下去，更忘了『堂堂男子不掉淚』的俗語，淚流滿而哭聲震天（湖北各校教員人數總不少，震天的形容詞未見不當罷，）的訴請維持生計。這眞是曠古未有之奇聞，騰譽萬邦之盛舉了！

在這跪哭團出現的事件上，我們也可以見到中西文明的確乎不同。先說跪。有些內地人叫西洋人為直脚鬼，這好像說中國人是屈腿人了。在未有跪哭團之

前，洋鬼子的脚是否直，中國人的腿是否屈還是疑問；跪哭團出則這疑問就不攻而自破。即使在海外奇談裏，我們幾曾見到外國教員爲了領薪水屈過膝？可見其脚之直，直得不能或屈。中國則三跪九叩首禮雖廢除了，而教員爲領薪水非跪不可，可見其腿之屈，屈得欲直而不能。再說哭。外國中的蘇俄在提倡笑的藝術，而我們則在實用哭的藝術，一哭一笑之間，中西文明之不同也彰彰明甚。

至於跪而且哭之後的生計是否就此能維持，則就以天津市民跪哭請求抵貨的結果爲例，也當然不敢說能，所以，我要奉勸湖北教職員諸君：你們雖不能像教育部長的放教育而長交通一樣的丟掉教鞭去拉黃包車，維持生計的終不能仰仗一雙腿一把眼淚，既經忝爲人師，也總得覺悟的了。

二十一，十一，二十六。

元老的話

黨國元老戴季陶先生，最近在漢口對省黨部的歡迎會致訓話貢意見九點，以爲『今日本黨爲民建國，故由民養黨；將來建國成功，即退儕普通政治團體』云云。在民報上見到這訓話之後，爲民的我除了汗毛竪得筆直之外，還加流了一身臭汗。何以故呢？就因爲，一則，我們民衆養黨養得太便宜了，惶恐之至；其二，戴黨國元老太爲本黨客氣，使爲民的我愈感不安。

據建造過一間祇能蔽風雨的瓦房的先生說，地皮材料不算，單就泥水木匠的工資一項，就已費了近百圓光景。建國的工價比起建屋來當然要高到百倍千倍萬倍總是婦孺皆知的事了，而孰知不然。自本黨爲民建國以來，荏苒光陰，動工已

經六年了，僅就公債一項說也祇十萬萬圓；十萬萬圓以四萬萬民來一除，四一二十二，四二添作五，每民祇攤派到二圓五角；卽使再加上捐稅等等，也至多加上十倍成爲每民二十五圓。以二十五圓錢就能使每民得到一個可以保障生命財產的國，不是世上眞正不顧血本的破天荒大減價嗎？做賊雖不心虛，揚便宜貨却覺惶恐，此我民之所以竪汗毛流臭汗者一也。

自本黨爲民建國以來，雖僅費時六年，而中華民國固已建得金城湯池銅牆鐵壁，就是『滿洲國』也因間接助力，已建得棟梁齊備，窗戶俱全。而『爲民建國黨』的黨元老却謙然曰『將來建國成功』，言者雖若無其事，聽者却受賜若驚，此我民之所以竪汗毛流臭汗者二也。

此外，更使小民知道了黨國這名詞的正確解釋。本來好好的民國老稱黨國眞是費解的事，現在則明白了因這國是由黨爲民建的，所以稱爲黨國，正如姓戈的所製的半夏，稱爲戈製半夏一樣。

二十一，十一，二十六。

南北不同

昨天走過四馬路，看見了鐵門緊閉玻璃窗紛碎自動停業着的北新書局。這書局以出版文藝書籍著名。從前爲了寄售所謂反動書籍曾被封過一次；現在迫得自動停業，就是爲了大家所知道的以刊行小猪八戒一書，得罪了爲中華民國的重要成分，翊贊黨國，勞績卓著，夙爲全國同胞所愛重的回教同人之故。小猪八戒一書在發賣時未曾買來看過，現在則恐怕已成雖出重價也難覓得的『秘本孤籍』了，更無一讀機會，所以其中侮辱我敬愛的回教同人到怎樣地步，無能詳知。但祇要看回教同人的進京請願，行政院的命令封閉書局，以及書局自身的登報向回教同人鄭重道歉，就可推知侮辱回教一定到極大程度。遭受懲罰，可謂罪有應得。二

但我們知道與北新書局同樣侮辱囘教同人者，還有一個南華文藝社出版的南華雜誌；而且南華也與北新同樣被囘教同人向政府控訴。兩者獲罪同等，依理懲罰也該同樣，但事實則行政院爲此案的『分別依法嚴辦』却顯然有所『分別』，就是書業公會呈中央電文中的所說的『同罪異罰，似欠公允。』

中央對於南華與北新的處置，雖然是分別的，但這『分別』云者，當然不是分別其命名的南北不同，而處置亦不同；卽使說是因爲命名南北之不同而異樣處置吧，那旣說是『依法』嚴辦，這法也總不會對北新有北法，對南華有南法的！固然，北新與南華的侮辱囘教同人，決不會一模一樣，八兩半斤，但這須待根據法律詳晰，祇在行政院的決議處置中，決不能分別重輕。何況通令上明說『迺查有北新書局，南華文藝社等流布侮辱囘教文詞，殊屬謬妄』，也分別不出兩家的侮辱誰大誰小。

然則依法而終於不法者，其原因又何在呢？這個，我想祇有從北新南華兩家

當局向囘教同人道歉的啓事上求之了。北新老闆道歉啓事中除了自認疏忽之外沒有話說；而南華主編的道歉啓事上，對於疏忽却有原因說明，其言曰：『鄙人連月勞冗，雖尸主編之名，實無校閱之暇。』而且『此次事實不特疏於覺察，且與平日政見相枘鑿。』這位有『政見』『連月勞冗』的主編是誰呢？就是爲汪行政院長出國『連月勞冗』送到香港，現任鐵道部次長的曾仲鳴氏。至於北新老闆是誰，則區區商民，說出來也不響亮，我也免得寫上了。

於是，我們可以得到結論了：南華北新同罪異罰的原因，並不是行政院的依法而不依法，乃是官有官法，民有民法之故！

二十一，十二，三。

流氓紳士與獃子

不久以前，有兩位上海灘上的藝術家，在報上面紅耳赤而又像雍容揖讓似的我尊你爲『藝術流氓』，你尊我爲『藝術紳士』；一個說『偉大牛皮，通人齒冷』，一個說『其思想如此，早爲識者所鄙』。鬧得藝術無光，畫筆掃地。關於那一個藝術家的牛皮偉大，那一個藝術家的思想如此，慚愧我既不是通人，又不是識者，當然既不齒冷，又不鄙視：也就是毋庸置喙。

但關於『流氓』與『紳士』却頗欲一言。何爲流氓？這個說來話長，且俟異日。簡單說來，則流氓也者，就是依仗而皮堅厚，牛皮偉大，以及眼睛三角，拳頭稍粗敲竹槓吃白食的人類之蟊賊。何謂紳士？大概架子十足，官話藍青，在城市作

馬路聞人，快郵名流，在鄉村魚肉鄉民，開口渾賬，閉口忘八蛋。一言蔽之，流氓與紳士的求名謀利，都仗着三寸不爛，兩個拳頭，要發財來綁票，想做官削尖頭。換句話說，流氓紳士，都是小時可稱『神童』，老來可稱什麼『老』的聰敏人。

充滿了流氓紳士的今日中國的社會，自然祇有流氓與紳士才能立足；但假如我們不以今日的社會爲較善的社會，則流氓紳士之類的聰敏人就不需要，而熱望有鄉下老人似的獃子出現。惟獃子不會巧取豪奪，裝腔做勢，要吃飯拼命種田，要穿衣拼命織布。是在藝術界，獃子也只會拼命繪畫，不管大師與畫宗的榮稱。而惟這樣，他也有在後世或許被稱爲大師畫宗的一日。

二十一，十二，三。

他力本願

日內瓦的國際大舞台於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響起鑼鼓之後，我們的政府接着也綽槍在手搖旗吶喊起來，外交委員會屢次開會，宋子文代表行政院長乘飛機晉京，甚至於在漢口『安內』的蔣軍事委員長也有返京主持外交的消息，羣公畢至，要人咸集，主席也從行都抑搬場列車回京，看來『攘外』大計，總預備在國聯開會期間坐以待之的了。

同時，我們的民衆團體方面，像上海市各業公會，也電致國聯請其主持公道，還致函明年四月才接任的美總統羅斯福，請其竭力幫忙，這封信頗寫得細緻詳密，開頭是說：『貴總統在美當選之消息，傳入我國以後，我國人民，無不

含淚歡舞，蓋深信國聯不絕如縷之命運，必能因貴總統之當選而回復其生存之機會。』因爲國聯是屬民主黨的威爾遜所發起的，羅斯福亦屬民主黨，『對於國聯盟約之重視，自必比較任何一國爲重視也。』末了是切望貴總統與貴國人民爲更切實更進一步之努力，合力制裁破壞盟約之日本。

政府的對此次國聯開會鄭重其事，當然不能說錯，國聯是什麼東西，雖然大家都已明白，但我國既然忝爲會員年出巨額會費，勞他的駕嚮嚮鑼鼓也並不非分；同樣的，中美邦交素甚親睦，請他們的未來大總統預約幫忙也未嘗說不過去。不過，東北到底是中國人的東北，裁制侵佔的日本，中國人至少總得比他國人加倍努力。然而我們在怎樣的努力？政府是爲長期抵抗喬遷了一次都又遷回來了，民衆拿起了抗日的武器隨卽放下，祇有籲請國聯懇求友邦却還在繼續努力，甚至於再接再厲。於是，由得我們的敵人譏嘲和惡宣傳了，他們的活躍於國聯是『他力本願』的表現，他們在美的宣傳員新渡戶說『華人於日軍進佔東北時絕未抵

抗，事後則求助他邦』。強指這是『劣等民族』的證據！

『兩人相駡無好言』，日人的話當然是惡意的；但我們且不斤斤於惡意而一看事實又何如？各業公會致羅斯福的函中對於美國人民的實行抵制日貨，是很認爲『發揮擁護國聯盟約之義務之精神』的，那末美國人是在發揮擁護國聯盟約之義務了，而我們的義務又須在何年何月才發揮呢？

我們一面在報上見到大批日貨的暢銷上海，一面見到各業公會聞別國新選總統而『含淚歡舞』，實在有點給我們的國家前途寒心。救國之道雖不一，這樣老是哭喪着臉向外國的未來總統含着淚預約幫忙，未必就是救國。 二十一，十二，十。

販土祕訣

在九月間的日報上，我們曾看到一件在漢口破獲的永年輪運土案，所運的土，據說多至嗎啡八箱，私土（大概別於官土）十四箱。此案當時曾轟動全國，後來不知怎樣一來聲息全無。現在則因王伯羣氏為此案呈中央一文的發表，似乎又有些熱鬧起來了。

王氏的所以要呈文中央，說是因爲最近南京市黨部『誣』他爲永年輪土案的販運者，十月三十一日的中央日報又加以『巧爲詆毀』，覺得非特有損他個人名譽，且累及黨國而足爲黨紀黨德痛哭之故。王氏指南京市黨部中央日報爲誣爲詆，是因爲他『承先人餘蔭，生活尙堪自給』，『何必圖此有貶人格，干犯法紀之利』，

並且『縱使退十百千步，假定意存販土，亦未始不可與專管機關先事接洽便利通過，何至中途被抄。』

由於上面所引王氏原文中的『假定意存販土』，我雖不想『巧詆』王氏是永年輪大宗煙土的販運者，以重累黨國；但縱令退十百千以至於一萬步說來，王氏至少對於販土的門檻很有點懂得，像我這種雖無先人餘蔭生活頗不堪自給，但也不靠販土圖利的人，是不知販土可以與『專管機關先事接洽便利通過』的。若王氏之言果確，則堂堂黨國竟有接洽便利販土的專管機關，也未始不可爲黨紀黨德痛哭。不過爲土販着想，則領了王氏的販土祕訣之後，必能如法泡製，便利通過不致中途被抄，一定在歡欣鼓舞雀躍六百。

二十一，十二，十。

宣傳

在十一月二十五日的中報自由談上，見到了一篇送林鵬俠女飛行家赴西北考察的文章女中飛將，看了覺得大堪玩味。現在摘錄原文中我認爲大堪玩味的一段如下：

『茲者中國唯一女飛行家林鵬俠同志將有西北之行，各界歡宴無虛夕。吾人對女士此行，所以表示推崇者，絕非因其性情和藹，才識卓異，良以女士生於大族，養尊處優，大可不必跋涉山川，深入陝甘新疆青海諸省。今女士犧牲物質享受抱無畏精神，單身赴西北考察，中國女子有此抱負者，曾前見之否？然此猶不足道，當女士在英國習航空時，其飛行成績，能冠絕全英女飛行家，使西人側目，譽爲中國飛將軍，從此不敢輕視華人，則女士對於中華民族人格之貢獻，良足多矣。阿美瑪遜造成英

國飛行之紀錄，政府獎勵與民衆宣傳，不遺餘力，我國雖被稱爲次殖民地之國家，亦有堪與阿美瓊遜媲美者，然政府之獎勵何在？民衆之宣傳何在？』

文中接連的兩個『何在』和『何在』下面的兩個『？』問號頗有點力量，能使讀到此文的政府當局和民衆被問得面紅耳赤羞愧無言。的確，西洋政府民衆對於有貢獻於國家社會的人物之獎勵崇拜，非我們中國的政府與民衆所能企及，遠如林德白之飛渡大西洋成功之受美國政府與民衆發狂似的歡迎，近如阿美瓊遜英斐飛行成功之受到英皇的電賀和社會民衆之崇拜。但講到宣傳，則似乎還得推我國的宣傳獨步！

別的不說，就如問『民衆宣傳何在』的那篇文章也何嘗不是宣傳文中的絕妙好辭。據說『其飛行成績能冠絕全英女飛行家，使西人側目，從此不敢輕視華人』，誠足當『良足多矣』的讚嘆。我們知道英斐飛行成功的阿美瓊遜是英國的女飛行家，她的得名是由於一九三〇年的英澳飛行成功。大概我們唯一女飛行家在

英國習航空表現其飛行成績時，阿美瓊遜還沒有學習航空，不然，既『冠絕全英女飛行家』矣，何又只能『堪與阿美瓊遜媲美』呢？

我們對於林鵬俠女士雖因其飛行成績祇會給西人側目過，還不能『推崇』，但相當的敬佩是有的，雖然敬佩之點就在其作宣傳文章者所猶不足道的『犧牲物質享受抱無畏精神』這一點上；對於爲林女士作宣傳文章的作者也不想無禮，我們揣想他所以要宣傳的用意或許在再有人問『民衆宣傳何在』時，可以挺身出應聲曰『在』！所不能已於言者，是覺得飛行家之類決非靠宣傳所能產生，林德白並不是美國人宣傳出來的，阿美瓊遜也非英國民衆宣傳的產物。即使不得已須宣傳宣傳，也得有個分寸；海闊天空漫無涯際的宣傳，決不會使有着林德白阿美瓊遜等等飛行家的西人側目而從此重視華人，也許適得其反，就連聽到宣傳自國有了堪與阿美瓊遜媲美的華人，也許要問一聲你所宣傳的到底『何在』？

二十一，十二，十七．

頗堪玩味

遷去遷回的國府之宣言明令頗堪玩味。國府遷洛在本年一月三十日，當時的遷都宣言中曾說：『爲自由行使職權，不受暴力威脅起見，決定移駐洛陽辦公。』在宣言上署名的汪行政院長，於致粵中諸要人的電文中，更說明『政府遷洛辦公，在以最大決心，作長期抵抗』。長期抵抗這好聽名詞，恐怕就創始於那個時候。在十二月一日國府從洛陽遷回南京時，又發布了一個回京明令，其中有云：『前以日本肆其暴力……首都受其威脅，乃徙洛邑，用奠邦基。……今各省匪氛漸就敉平，國聯會議開會在邇……乃定十二月一日移回南京……內以持續長期抵抗之策略……』

讀了這回京明令再去讀遷都宣言，不待細想，我們已恍然於『長期抵抗』是什麼了！

國府受了暴日威脅時還可『乃徙洛邑』，待『國聯會議開會在邇』時『移回南京』，所不無遺憾的是：在已受暴日蹂躪的東北民衆，叫他們徙到那一邑去等待國聯開會議？國聯開了會議，又叫他們移回到那一京去？　二十一，十二，十七。

談電影

在國難『臨頭』的時候，我們已聽見『救國不忘娛樂』的口號喊得頗有點震耳，在現在這個國難，對外在國際聯盟已開過會，國際聯盟的老爺們宣言過『下次開會，至遲在明年（今年）一月十六日』『相信在此期間之內』，中日『雙方必能表示

退讓，否則調解必無術進行矣。』似乎已決定了不了了之的命運；對內，則與會委員都說『印象頗佳』的三中全會也已開幕閉幕過，通過了『集中國力挽救危亡案』，看來危亡總可挽回，因而在現在國難總可『離心』，讓大家專心於娛樂，不必再爲國難分心了，又値『恭賀新禧』的新歲，辛苦了終歲或不辛苦終歲的人們總得暢暢快快的娛樂一下。

說到娛樂，當然不能忘記提起電影。電影在中國雖尙非全民娛樂品，但在像上海這種都市，則電影確乎已成了一般市民的娛樂品。據說全上海的電影院大大小小共有四五十家，每家一天開映三次，以一次一百個觀客計算，一天往電影院裏鑽的市民，就也有好幾萬。這幾萬往電影院裏鑽的市民，當然是爲的娛樂了。

供給這些市民娛樂的電影，當然是中國片和外國片兩種。外國片中自然以美國出品佔絕對多數。電影之在美國，在企業上的位置佔到第三位，投資的金額在二十萬萬金圓以上。這個鉅額投資的產品，就是爲了供給人們娛樂的嗎？並不！

和別的帝國主義同樣，花旗帝國的電影是含有深刻的宣傳性與麻醉性的，對於弱小民族與勞苦民衆。在十九世紀的初頭，我們都知道爲帝國主義侵略東亞民族的先鋒是基督教，傳教師總比軍艦大砲先進！而在現代，則作爲美國征服世界之前哨者，是美國的電影。宗教與電影，在各個時代是支配階級對於被壓迫階級以及弱小民族的鴉片煙。在美國製造的電影，映於地球上的各處，由這電影宣傳着花旗帝國的尊嚴，花旗帝國的趣味，好萊塢明星的習俗裝飾，使世界上的各處各種人效學着。現在上海灘上的摩登女郎和男郎的裝飾舉止，有幾個不受銀幕上時髦演員的影響？

支配階級利用電影麻醉小市民及無產者使他們忘了不平等的現實，忘記了自身的疾苦，而豔羨着有產者的富豪，竭力使自己爬上去成爲有產者。例如去年在上海轟動一時的『公主豔史』，就含着這麻醉。公主當然支配階級，而這支配階級的公主却會下嫁於一個無產者的成衣匠，兩者的奇妙的結合，是因了彼此『心

心相印』的『戀愛』，這片子就在暗示着一般無產者：你們不要為財富的不均憤怒，祇要有機緣，肯努力，你們就能做夢似的成為『駙馬』的。

與支配階級利用電影麻醉無產階級同樣，帝國主義也以電影麻醉乃至示威弱小民族，宣傳着帝國主義的尊嚴與優越，使他民族見了洋大人必恭必敬，尊之畏之，上海灘上有些人見了洋大人之視若神聖，多少受點表現帝國主義者的摩天高樓偉大建築的影響。在近時，航空片子似乎盛極一時，什麼『海闊天空』，『空軍鐵血』，都是表現着帝國主義者武力的强大，使弱小民族見了覺得自身一與帝國主義者抗爭，必將死無葬身之地，而低頭屈服，甘心永遠做帝國主義者的奴隸。

至於我們的國產影片呢？國產影片我在兩年前以某種機緣看得很多很多，但看後只感到空虛。看到什麼古裝的武俠的片子時，更感到在胡鬧。且在這胡鬧中還含有使觀衆忘了現實幻想到眞命天子俠客劍仙出現的毒害。近來國產電影說是有長足的進步了，我也看過一部號稱代表作的聲電，但看後仍覺得卽就表演的技

巧說，也和『文明戲』一樣的呆板可笑。

中外的電影雖然是如此如此，而去年的中國却總是像個『電影年』！戲館的廣告上果然吹着本片演員幾萬人，費用幾百萬圓，香豔肉感，不可不看；就是民衆喉舌的幾家大報，也熱烘烘的竭力捧場，在事實上的表現是否和廣告上的高吹力拍相符，那又是另一問題了。

二十二，一，七。

無名氏

在不久以前，上海各界人士有無名英雄墓的創建，最近報載中央各委有『新聞記載涉及國家元首及負國務重要人員時，祇能記載其職銜，不必記載其姓名』的擬議。創建無名英雄墓者，是爲了表彰一二八爲國捐軀舍生就義的忠勇之士

的忠烈。擬議報紙不必記載負國務重任的重要人員之姓名者，說是以示尊重。『君子自重』是我國老話，負有國務的重要人員不見得不知，似應注意到『自重』方面去，硬欲人重似非負國務的重要人員所宜出，然則不願報紙記載其姓名者究是居心何在呢？我猜想是重要人員顧惜聲名之故。

原來我國的所謂負國務的重要人員，本有人說他們大多數是臥着拿薪水的，但在國難發生以後，他們還兼任了挽救國難的臥薪重任。於是辦事就感覺棘手。又兼言論自由，載在黨綱約法，捻筆桿者對於不能挽救國難或竟促國於難的負國務重要人員，就免不了代表民意，口誅筆伐起來。這樣兩面夾攻，有自知之明的也許感覺到自家的尊姓大名已决無流芳百世的可能，懍懍然以不致遺臭當代爲當務之急。據我猜想，不必載負國務重要人員姓名的擬議，其動機也許在此吧。

依記者愚見，覺得『尊重』不『尊重』的問題，决不在乎『無名氏』和『有名氏』的區別；換句話說，名字的本身並無流芳和遺臭的區別，全看和此尊姓大名發生連

帶關係的大人先生們的行爲是否值得一般人民的『尊重』。例如岳飛是個人名，秦檜也是個人名，但我們想起岳飛兩字和想起秦檜兩字時的感想絕對不同。講得近些，馬占山蔡廷鍇是人名，張海鵬趙欣伯也是人名，但我們想起前兩個人名和後兩個人名時的感想也絕對不同。在老百姓看來，能根據民意眞實反抗日帝國主義的馬占山或蔡廷鍇(『眞實』兩字很重要，因爲和有名無實的長期抵抗有唱空調和實際行動的區別)幾個字比任何『職銜』都來得光榮，值得『尊重』。袞袞諸公如能稍稍明白這個淺近的常理，上面所說的那種擬議便沒有『擬』而且『議』的必要了。

二十二，一，十四。

××年

民國二十一年的三百六十五日之中，凡是要人，無論在朝在野，都在從事於救國工作，努力於喊救國口號，提救國方法，著名的如馬達救國法，穿草鞋救國法，建道場救國法等等。所以，過去的民國二十一年，似可以名之曰救國年，至於國是否得救了，當然須待下回分解。

在今年，則熱心提倡國貨的先生們已定爲『國貨年』。所作的大規模的有組織的國貨運動，就是『定本年元旦日正午舉行國貨運動汽車遊行大會。凡熱心國貨運動同志，無論卡車汽車，如蒙參加，均竭誠歡迎』。這眞是空前的盛舉，所美中不足者是無論卡車汽車，都是外國貨，將來能不藉外國貨來作大規模的國貨運

動，那就更好了。其實在政治未上軌道的今日，苛捐雜稅如此之頻繁的今日，國貨從何振興，却也是個很費研究的問題。

繼國貨年而起的，有『請以一九三三年爲政治剿匪年』者（這一九三三年的語氣頗有世界大同之概），說是『今日匪禍之披猖，實爲歷年國政失修經濟破產民生困厄之所致。今軍事剿匪的一九三二年過去矣，吾人其進一步以政治剿匪爲一九三三年之國是可也。』一九三三年還祇開始，這個年頭究竟是政治剿匪年，還是政治造匪年，這却不是名稱上問題，而是事實上的問題了。

從現實的狀況看來，所謂什麼什麼年，這些名詞，總祇不過一個可以列入新名詞詞典的名詞而已。若求名實相符，精誠實踐者，似乎還以定爲『道場年』較好！我們不是在報上已瞧見班禪國師已允滬名人王一亭與中央各要人等之請，將在寶華山念經七日祈禱國內和平了嗎？咒語一念，干戈立止，暴日恐懼，奉還東北，道場之救國利民，實在伊於胡底，凡熱心道場同志，無論喇嘛和尙道士尼

姑，如蒙參加，竭誠歡迎！

二十二，一，十四。

春聯雜話

民國已經廿二年了，也就是國歷已奉行了廿二年，但廿二年來，這個國歷和國一樣不大受一般國民的愛，總把牠視作有若無，不但窮鄉僻壤如此，就是首都也是這樣。今年國歷新年，除各機關預備慶祝元旦，各銀行休業五天外，民衆方面仍按常蹈故，並無若何之新點綴，寓保存國粹於保存廢歷年之中，眞是無話可說。但首都的警局却終究是國家機關，爲奉行國歷計，就派了警察按戶代貼春聯，並且聯語都含着雪恥救國抗日禦侮的意義，這是貼春聯不忘救國了，我們在報上讀到這電訊時實在不勝敬佩之至。

可是正當一面敬佩，一面翻閱別種新聞時，在這代貼春聯的專電隔壁，又見到了一條抗日春聯撕去的專電，電曰：『昨日官方分發各住戶商店之抗日救國語氣紅色春聯，今夕忽令各住戶，一律撕去。』看了這條和上條正反對的電訊，原先的敬佩之忱當然跟着消得無影無踪；但在略一沉思之後，我對於首都官方的令各住戶撕去有抗日語氣的紅色春聯的深心，仍和分發各住戶以抗日救國語氣的紅色春聯一樣不勝敬佩之至起來。

本來，寓抗日救國之意於春聯中，雖說貼春聯不忘救國，且比之民間的名花伴舞救國等來得莊嚴正大，但實際上原無什麼用處，不過使冷眼者笑你們的救國抗日原祇在春聯上而已。政府的文電救國既已備受人民的責難，現在能翻然覺悟，不使抗日救國在春聯上，足見過了一年，大有進步。但這是從好的方面猜想。若根據某名人『猜中國人祇要往壞的方面着想一猜就着』的名言，則含有抗日意義的春聯初則按戶徧貼，終則令仰一律撕去，足見政府就連在春聯上抗抗日

也不敢，更何從希望他去戰場火線槍林彈雨中抗日？而且政府的這種無微不至的深心，仍必成爲如我名字一樣的徒然。

我們不要以爲發了狂的日本還有我們的政府與民衆在他眼裏的『支那』，我們無論怎樣善於奉迎侍候，也絕對不能叨光他一絲笑容，我們的政府自九一八迄今，對他總是客氣到極點，但你看他的答禮是什麼，祇不過在三中全會提了提抗日案，就已狂言要和國民黨總算賬了。

二十二，一，二十一。

熱度與冰度

隔歲十二月中旬在報上見到了『昨夜狂風怒號，氣温大落，想貧民凍斃者必多，城中跑冰場現多開始營業』的北平電訊，就感覺到現社會的矛盾：一方面有

貧民因嚴寒而凍斃不少，一方面却有許多跑冰場開始營業，供人溜着冰玩。誰知矛盾的事却有更甚於此者：一方面日敵在山海關挑釁砲攻，一方面在北平的國人在舉行熱烈的化粧溜冰大會，而且溜冰人士中以青年男女學生居大多。

溜冰滑雪同是冬季良好的運動，我們不能否認，不過溜冰而加上化裝，當然是以玩樂爲目的，就是躬與盛會的男女學生們也不能否認。固然，在一年一度的新年新歲就是玩樂一下也不是什麼大逆不道的事情，人生及時行樂耳，又是我國的古訓之一。但行樂正須及時，而我們現在的時却是怎樣的時？國難！國難！現在不是國難加倍嚴重時嗎？及這國難加倍嚴重時而行樂，我們不能不爲及時行樂的青年男女學生們惜。

尤可歎者，是報載北平各校學生因榆事緊急，要求學校當局提前放假，俾便回里。這提前放假的要求就整個的表示平校學生急於逃避的心理。

不能否認，歷來的愛國運動都以青年學生作先鋒。在稍前，北平學生又居全

國學生的領導地位；就是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平校學生的抗日運動也示人以壯烈。誰知曾幾何時，未聞砲聲則化裝溜冰，一聞砲聲則要求提前放假，俾便回里；從救國急先鋒一變而爲落伍者，從熱度一降而至冰度，此中消息，實予我人以青年學生漸趨頹廢萎靡的可悲徵象，展望所及，且又不只平校學生如此。

有人在說『救中國不能希望學生』這樣的話了，我們不願學生眞的不給希望與我們。

二十二，一，二十一。

門戶大開放主義

記得去年的日報上，有一則題爲『中國要人齊集德國』的新聞，齊集德國的人們，有現任院長，前任部長司令將軍等等，都不愧是要人。驟見新聞標題的當

時刹那間，熟讀了共赴國難精誠團結宣言文電的我，幾疑我國的國難像遷都似的到了德國·疑問恍釋之後不久，報上又登載安抵柏林的前國府工商部長孔祥熙先生的談話，孔氏的談話雖不長，但無鈔錄全文之必要，現在所要摘錄的，是談話中『中國之門戶，非但對於國外之投資，並對於外國之專家，均持大開放主義』一語·

如大家所知道，孔祥熙先生談話中的門戶開放主義，是美國對遠東的外交政策，這政策為一八九九年美國國務卿海約翰所創始，海氏創此政策有兩大原則：就是第一，各國對於中國在商務上應有均等機會；第二，欲維持此均等機會，必須保持中國領土完整·而這兩大原則的基本原則，是在打破列國在華的勢力範圍，因為在那個時候，英法日等各帝國主義賴其戰艦大砲的威力，在我國已取得了『勢力』，而於十九世紀末才在國際間抬頭的美國却還未嘗一臠，所以唱此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而獲得與各國一樣的『勢力』·痛痛快快說來，所謂門戶開放機

會均等，就是有飯大家吃，也就是『山叔叔』想做陳平，把我們中國這塊肉宰得很公平，不許僅爲英法各帝國的禁臠．同時我們又知道美國另有一種外交政策叫做門羅主義，就是不許別國干涉美洲大陸的一切．美國外交政策就是這兩扇門：不過一扇門是要開放的（叫中國），一扇門却緊閉（在自己），一開一閉，就是只進不出．我們中國果然無能去干涉美洲大陸的一切，不過就是跑點人民過去做做生意或是賣賣苦力，也就碰着比『門羅』更緊的門而嘗閉門羹，同時自己的門却必須大開，倒屣握髮以迎我們的友邦！

　　話是說得打岔了，現在再回轉來說孔祥熙先生所說的門戶大開放主義．今日中國若是有主義且實行的話，實實在在祇有孔先生所說的門戶大開放主義；不過孔先生的話還欠澈底，他祇是說『中國之門戶，非但對國外之投資，並對於外國之專家，均持大開放主義．』其實我以爲應該再補充一句，就是：中國的門戶非但對外國的專家，並對外國之軍師旅團長——總而言之，是武力侵略者，均持大

開放主義！讀者疑我言乎？請看九門口之類的門不是大開放了嗎？而且不但門大開放，就是關——山海關——也早已大開放了。

二十二，一，二十八。

釋囚頌

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以國難當前，非集合羣力不足以救危亡，新年元旦頒布特典，凡軍政人員所受處分，一律撤銷；又於十四日在省府集合省會公安局歷城縣政府軍法處囚犯二百餘人親審，斟酌輕重，分別辦理，除二十二年新近被押及貌非善類者尚未開放，留待再審外，其被判無期徒刑及十年二十年徒刑已羈押一二年者，輕微案件及有土匪嫌疑者，均令取保釋放（毒品犯令各繳罰金五百圓）共放百餘人，歡聲雷動！（見一月十五日申報及一月十八日大公報）

關於韓主席的釋放囚犯這件特典，如記者是司法當局，則看了報載之後，自必覺得未經法定程序，有損法治精神，而下令山東省最高法院查復呈報；可惜當的不是司法當局，查復呈報等因，只好應毋庸議；就是覺得有損法治精神，也恐有干未便，雖是韓主席善於頒布特典，亦恐貌非善類，澤不及身；奉此，所以祇能依據報載，略加贊頌，並請讀者諸君，一齊歡聲雷動，是所至……

第一，是『以國難當前，非集合羣力不足以救危亡』。我們確乎記得，三中全會中最有聲色的一個決議案，是『集中國力挽救危亡』，這個決議案決已好久，覆巢之下惴惴危亡的我們民衆，正在翹足企盼，以待議而能行；現在山東已由主席執行了，眞如大旱中之雲霓，雖說集中國力與集合羣力相差兩字，也不過如主席之將改爲省長一樣，實際上固無分別。就是集合的力只是一羣囚犯的力，也正可仰仗大力，因爲挽救危亡不得不拚命，被判無期徒刑及十年二十年長期徒刑的囚徒們，正可編成敢死隊，以作無期抵抗長期抵抗。

第二，是『貌非善類者，尚未開放。』據稗官野史，古代折獄的靑天大老爺們就多注意於犯人的貌之善類非善類者以定讞；更據麻衣神相大全，方面大耳者主貴，蠶頭鼠目者非善類。韓主席國學淵源，深得此中三昧。最好更請主席將被釋未釋之罪犯當堂攝影，以珂羅版精印隨太上感應篇等贈閱，使人們先看自己尊容類善還是不類善，以定要否犯罪。

第三，『毒品犯令各繳罰金五百圓恢復自由。』不自由毋寧死，是西哲名言，所以坐在監獄中雖有現成飯喫，不愁綁票，其樂無窮，但終因缺乏自由，人不樂就。現在大洋五百還我自由，代價雖貴，究竟比死便宜。此足見說『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的羅蘭夫人，終究貌非善類，而須上斷頭臺者也！

結論之：主席的釋放囚犯，正是一舉三得：羣力既集，危亡可救，一也；麻衣神相應用於折獄，刑法民法可以廢棄，立法院司法部可以關門藉省經費，二也；自由眞價，値洋五百，示毒犯以祇需有洋五百，卽能自由犯毒，三也。綜此

三得，以之治國平天下，我想，必能歡聲雷動了。

二十二，二，四。

航空救國

俗語說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當此國難臨頭之際，這句俗語大可改而爲國難人人會救，各有巧妙不同。今日大人先生名流闊人們的挽救國難，確和變戲法沒有什麼不同！一眼看是像煞有介事，說穿了却半文錢不値。在此變戲法式的巧妙救國聲中，航空救國比較的言之更成理，事實也具在：十九路軍之後退就因沒有飛機之故。不過說句笑話，航空救國早已救過，例如爲國難而開會商議抵抗的先生們就乘的飛機。

二十二，二，四。

我之憲法談

淡於政治閉戶攻讀法學的中央委員張知本氏，近以黨國要人之懇切敦促起草憲法，經數度之考慮，認爲係學業上之研討，允就憲法起草委員會副委員長。有某報記者以憲法問題甚大，特往訪晤，張氏就發表了一篇起草憲法大談話，據說：『憲法的制定，唯一的是在適合民意要求，而人民（憲法制定之後）成爲神聖不侵犯的了，此次起草憲法，如果要想眞能完成這種目的，我以爲還有幾點應該先加注意。』所謂還有幾點，第一點是地點宜在天平山；第二點是徵求全民之意見；第三點是從速收回失地；第四點是應培養人民運用憲法之能力。

起草憲法的地點爲什麼宜在天平山呢？據張氏說，是環境較佳；因爲民國二

年『天壇憲法草案，因爲起草地點，猶鍾王氣，爲惡劣政治勢力所牽掣，不僅起草諸人主觀上不能拋棄己見，而且客觀上之惡劣勢力，亦不容起草者得以站在人民立場上而從事起草，所以遷延十年之久，草案仍是草案。』所以『此次起草憲法，我以爲擇蘇州天平山爲起草地點較爲適宜，此地不僅從客觀上可以避免煩囂，而且山名「天平」復爲范文正公坟墓，起草諸人，尤能顧名思義，於主觀本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懷抱，以草定一最合民衆要求眞正平等的憲法草案。』看了這一段『起草憲法宜在天平山論』，我覺得這位憲法起草委員會副委員長，頗有點風水先生的氣味，而極着重於『討口彩』。你看，（談話載在報上祇能看）民二憲法草案經了十年仍是草案，原來是因起草地點猶鍾王氣之故，所以民國的憲法（在別國原也有君主立憲的）就給王氣冲彀壞了；現在應該到天平山去，始能草一最合民衆要求眞正『平』等的憲法草案；光景天平山上運着的是做過『臣』的范文正公，所以也不致受『王』氣的冲彀，這草案不必過十年就

能不再仍是草案了；而且又能顧名思義，於主觀上本其先天下之憂而憂等的懷抱。倘若張先生的風水看得準確，則更能給還在起草諸人肚中胚胎的憲法草案恭一下喜：這個在天平上起草的憲法一制定，不但民衆能從此神聖不可侵犯，就是『天』下也必太『平』。

然而我的恭喜當然不是鐵口，就是張先生的大論，也大概因了閉戶攻讀得太久，對於政治太淡了，離事實有一個孫行者觔斗那麼遠。民二憲法之無結果是否由於天壇王氣所鍾，惡劣政治所牽掣，是件辯不清的事情，作算是的，遷了地又果能爲良嗎？孫中山先生定都南京的意思，原也以爲北京的政治環境太惡劣腐化了；但從北遷到南後的政治又如何？原來人傑地靈是可能的，地靈却未必使人能傑。至於在說先天下之憂而憂等各言的范文正墓旁就能草定一最合民意的憲法，也許對的，因爲起草憲法的諸公就不在范坟之旁也未必能不合民意。可是憲法不是草定了就算，而必須能行；而要憲法能行，則我杞憂不特起草諸公坐在范坟旁

邊執筆無用，就是叫應該奉行憲法的諸公齊在范坟邊守墓三年，也是不行，總理不是睡在南京的紫金山上嗎？不是他的遺容還宛在，常有諸公去瞻仰嗎？一般貪官汚吏們上任做紀念週時，不是也對着總理遺容讀遺囑嗎？但他們又奉行了點什麽呢？

第二，應徵全民之意見是千萬對的，但徵之於全民，以民太多，恐誤憲法制定時期，在這裏我就斗膽代表全民向憲法起草副委員長貢其愚見罷：民衆的最低要求，是要有飯吃，有書讀（不要把一本馬氏文通的旅客的命革掉），有話說（不要把人民的嘴筆用反動反革命的雙刀架住），除此之外，悉聽大老爺們德便。

其三，起草憲法前應從速收復失地，是張先生怕起草憲法規定領土範圍時如何着筆。對是對的，但張先生也未免祇牢記了『先天下之憂而憂』這上文，而忘記了『後天下之樂而樂』這下句，失地是總能收復的，雖然遲早不能一定，就是不收復之前儘可起草，依愚見，祇要這樣就行：

第×條，民國領土暫行規定二十二省，如有被守土者失陷時，得呈請政府當局修改減少之。

二十二，二，十一。

談長壽

有位朋友說：人生有兩怕，女士們怕的是老之將至，先生們怕的是人壽幾何；假使女士們不會老，先生們不會死，則世界將更爲花團錦簇，熱鬧繁華。這話是不錯的，所以女士們頗有歎駐顏之術，先生們很多求不死靈藥。但苦於閻王註定三更死，祇要是人，就不論皇帝宰相主席委員，雖行動總警衛森嚴，也決難擋拘命小鬼之大駕；（編者按，這是作者用的形容詞語，不是提倡迷信，請勿誤會。）不死既不可能，於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祇得希望長壽，補藥的發明或即在

供求長壽先生們的需要。但長壽也與不死同爲難事，人生七十在古來已經稀得如壽星頭上之髮矣，八九十歲的老翁於是就成難得的人瑞，在有『內務部』的時代可以得到褒獎。在現今『內務』已改『內政』的革命年頭，老人得獎的事當然已不能見，但能夠活到八九十歲的人總還不無用處，例如遊戲場可以請去參加壽星大會，壽星自己能寫寫字做做文章的，在署名上也可以加上八幾九幾百零幾老人等銜。不過這總老年小用，未免委屈。幸喜一陽復轉，萬象回春，老人們又交了老運；像廣州的社會當局，除在二月一日設耆老宴以款百餘老翁之外，更定十五日珠江橋正式通行時，請年齡最高之一人，首先行過，以示尊敬。古語云『五福壽爲先』，雖在今日長壽到底有福氣的。

據說粵垣耆老宴的目的之一，是爲『提倡長壽』。死既爲人生之一怕，提倡長壽確是德政。可是，長壽雖很須提倡，而生當今日的中國人是否有長壽的可能，却是大大的疑問。而且這疑問中並不涉及瘧疾瘟疫等等使人短命的疾病。

我曾在上海的大晚報上看見過一張時事諷刺畫，畫中的二位先生一是新聞記者，一是保險（人壽保險）掮客。新聞記者拉住了保險掮客要保壽險，掮客却舉步欲逃搖手拒絕。畫中含意，當然在於說明今日的新聞記者（國貨），頗有死於非命之望。其實不特新聞記者，舉凡一切要在文字上說些應說的話的人們，均有死於非命之厚望焉！

我也知道以中國文盲之多，會弄弄筆頭的原不多，卽使有人定了弄筆頭卽是殺無赦的緊急治罪法，也於提倡長壽前途無礙；但困難者，文字之獄於今固大興，文盲的小命也天天被人在革。所剩下的或有長壽之望者，原不過左執槍右持法（緊急治罪法之類）的老爺們了。難怪近來每逢歡迎老爺們時喊起口號來總有『萬歲萬歲』等句。

二十二，二，十八。

說顏色

蘇省府爲鎮江江聲日報經理劉煜生被槍決事，經監察院提出彈劾，咨由行政院訓令到省後，已於一月三十一日臚舉事實法理呈復行政院；原文臚舉劉氏之『蓄意煽起階級鬪爭，鼓動紅色恐怖，實屬毫無隱匿』的事實中，有一句是『地上泛起一片紅潮』。以這『地上泛起一片紅潮』作爲鼓動紅色恐怖的證據，確得刀筆精華之三昧。劉氏死矣，省主席被彈劾矣！『夫復何言』。所欲言者，不過顏色而已，特先呈請備案，免至危害賤命。

在什麼時代是說不清了，但總之在革命以前，紅色在我國原是『喜色』，譬如有些地方的新嫁娘就穿的紅襖紅袴、元旦貼春聯也用紅紙等等。但在革命之後，

紅色却被視爲禁色了，甚至要給你點顏色看看，也祇須給你塗上點紅色或是赤色，就可以使你的身子躺在一片血水中嗚呼哀哉；譬如劉煜生就爲的『地上泛起一片紅潮』而使自家躺在也是紅的血水中。不過，我們的國旗也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假如有人寫了句『旗上滿地是紅』，不知是不是在鼓動紅色恐怖？更假如有人走過省府的大門口適逢國慶見交叉着黨國旗，回來寫了篇『過省府大門有感』，而中有云『省府門口扯起了滿地紅的旗』，不知是不是意圖鼓動紅色恐怖？……

寫至此，猛見自己正是用紅墨水在寫，紙上一片紅潮，驚恐之餘，就此擱筆！

二十二，二，十八。

黷武國

當兩國相爭到了眼前中日這樣地步，兩國國民間的感情自然再也不能夠融融洩洩沆瀣一氣，假如是個人對個人，則今日之下的中某與日某自必扭打起來，但因了國與國，彼此的爭鬥須由政府負責，所以中國的國民還不至於一碰見日本人就打；雖然日本的政府已不聲不響的扭住了我們的頭使在牆壁上碰，而我們的政府總還以世界有公理自慰，客客氣氣的維持邦交。政府是這樣，國民可比較勇敢點了，聽見了敵人罵我們『文字國』呀，『土匪國』呀，就也以牙還牙毫不客氣的囘敬，這囘罵出之於口者，如上海人的『東洋赤老』『矮赤老』，北方人的『小鬼子』等等，形之於紙筆者，如報紙刊物上的『黷武國』『造謠國』等等，每當報紙

刊載着日本失業者日多或是自殺者大增這種新聞時，新聞的小標題總是『窮兵黷武之結果』這些字眼，就是刊載日本今年度軍費的數字，也有以『黷武國八年度歲出總額軍費佔百分之三十六』作標題者。初看到這種標題，多少有點阿Q氣質的我人，總也有點快意，而不禁暗想『你侵略我國侵略得好呀，失業者日增了，自殺者月多了，好！好！好！』但稍一沉思，則這阿Q式的飄飄然，總得飄得無形無踪，祇留下一絲鑽心的酸味。

我國的失業人數有多少，自殺者年有若干，因調查統計並非國粹，所以不但無從知道概數與確數，簡直連有無失業之人也難明白，至於每年度軍費的支出，則以有了財政報告之類，約數就可以看得到。凡是中國人都有點嗜古成癖，且古人也說溫故而知新，在這裏就把十九年與二十年這兩年度的軍費歲出作個例子。歲出若干呢？據新生先生在本刊第七期最近兩年的中國財政一文，是民國十九年度支出佔稅收淨額百分之六十二。六；二十年度支出佔稅收淨額百分之五十四。

九！也許以後將再逐年減少下去罷，但這是天曉得的事，至少也須推敲燒餅歌之類方能知道．

但在比較了中日軍費多少之後，我也並無攫日本頭上那頂黷武冠爲國粹的意思，而下黷武應推我國的結論．我的結論是：日本確是黷武國，但其黷武是對外的，中國是和平國，其和平也是對外的．日本佔歲出總數百分之三十八的軍費是『攘外』用的，中國佔歲出總百分之五六十的軍費是『安內』用的．如此而已，別無高見．

二十二，二，二十五．

廢止禁娼

據二月六日天津大公報載南京專電，『四日京市代表大會五次會議時，通過

廢止禁娼案，當時以百餘人對三十餘人之多數通過。表決前女代表反對最烈，有憤而退席者，有一女代表抗爭不已，及表決後大哭不止。』

對於憤而退席及大哭不止的兩位女代表，我們雖對其爲女界爭體面（女子有以娼妓爲生者，總非女界的榮譽。）的熱誠表示敬意，但試看世界各國的都市中，那一個沒有娼妓之存在？而且愈是繁盛的都市，娼妓也愈加繁多。爲什麼呢？據考次基(Koutzky)說是：資本家不但利用女工的無經驗，給她們少得不敷生活的工錢，而且對她們暗示，或至明說，只有賣淫是補充收入的好法子。在資本制度之下，賣淫就成了台柱子。

但這是資本制度之下的娼妓『發達』原因，在我們『內戰制度』『苛政制度』之下的中國當然兩樣。不過制度雖兩樣，賣淫也仍可成爲台柱子則一，因爲連年不息的內戰與其刻骨吮髓的苛政之下，二七二八以至二九的大姑娘就減價到與年齡相等的銀數就可隨挑隨揀的大批躉買，買來的人當然仍要賣掉，其出路除了奴婢

之外就是娼妓了。這固非娼妓產生的唯一原因，但是其犖犖大端却難否認。至於京市代表大會的廢止禁娼，是否爲貧民女兒謀出路雖不可知，旨在救國却在意中，因爲與岳飛齊名的韓世忠大敗金兵時，擊鼓助戰的韓太太，正是妓女出身的梁紅玉。而今日志在做岳飛之仍未做去者，原因怕就在於還未挑着如梁紅玉之流的擊鼓能手。

二十二，二，二十五。

玉容救國

二月十七日的上海各『大』日報上，都載有一條『交際花玉容救國』的新聞，說廣州『著名交際花陳瑞華女士，受各地求婚者之包圍，業已一年餘，每日所接乞婚書，平均輒在四十封以外；女士特雇書記代爲答復。頃聞女士自東北事變

後，救國情殷，以弱女子不克効力疆場，特以美姿容貢獻國家，爲接濟東北義勇軍之資：對於各人求婚函，悉予以若干希望，但囑其第二次致函時，須附洋十圓，以充捐款。一般求婚者，遂莫不爭先交納。據其友人言，女士近來時有鉅款匯與東北義勇軍云。』大概美姿容貢獻國家爲接濟東北義軍之資的玉容救國，比之於航空救國教育救國較爲香豔特饒興趣罷，好幾家大報特爲此玉容救國的新聞加之以花邊。

以美姿容貢獻國家，的確比之於以嘴巴筆尖貢獻爲大，嘴巴貢獻國家，國家固然一無所得，就是拚命寫文章，稿末聲明移酬助捐義軍，也以中國的稿酬大都微薄，發表文章的刊物又不多，國家所得就也有限。現在以美姿容貢獻國家就大不同了，試想每日得乞婚書平均四十封以外，就把『以外』的所得作爲專復乞婚書的女書記的月薪罷，每封十圓，一月所得就也有一萬二千圓。聽說現在熱河各軍每月軍費共需百五十萬圓，那末假如中國二萬萬女同胞中有二百位美姿容的女

際花，則愛國公債之類就不必和銀錢業磋商承銷。而一二百位美姿容的交際花，在地廣民衆的中國總不至於愁缺乏如飛機高射砲之類。至於這些美姿容的交際花到那裏去找，實在毫不費力，只要你能保存大報附出的畫報至一二年以上就成。這些畫報上的畫，不正多着交際花××女士美姿容擅文學這些國寶嗎？有了美姿容的交際花之後能否日得乞婚書平均四十封以外，給予若干希望，即莫不爭先交納，固然不無問題，然揣想玉容救國，交際花終不肯後人，二次致函，哥兒們必爭先交款，況乎求婚有望，救國能成也耶！

昔越之滅吳也，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之外，原還加上一個西施方奏效。現在長期抵抗之先也有了一個救國的美姿容，日本其終爲沼；可喜之至！然而可悲也之至。何以可悲呢？就可悲在捐款接濟義軍須在乞婚有若干希望之後，才肯爭先交納！上海名花伴舞救國募捐的成績，據說很好者，大概亦類乎此。

也許我這可悲是杞人之憂，但願如此；然則請各報以後勿再將玉容救國的珍

開宣之報端並加花邊，因爲一經宣揚，各城各市的交際花聞風興起固是利，但原先認乞婚有望因而爭先交款的哥兒們知道玉容原係專備救國之用，花了十圓錢仍無絲毫希望，灰心之餘，或將褰足。

二十二，三，四。

奈何他不得

蕭伯納在剛到香港時，曾聲明不作演講，但過了三天後，却突在香港大學演講起來，且其言曰：『如汝在二十歲時不爲赤色革命家，則在五十歲時將成不可能之殭石，汝欲在二十歲時成一赤色革命家，則汝在四十歲時不致落伍之機會。』

斯人也而有斯言也，在醉心於共產主義的蕭勸學生努力赤化，正如牧師講我

主耶穌一樣理所當然，並且是當代的大文豪，得過諾貝爾獎金，負世界盛名，雖嫉赤如仇的帝國政府也奈何他不得，但於己雖然無害，於人卻未嘗有益。我們是剿赤急於抗日的國家，因而這國家的青年如在二十歲時不爲赤色革命家，則在五十歲時卽使將成不可能的殭石也總不至於成爲殭屍；但如在二十歲時成一赤色革命家，則可決定不致有活到四十歲的希望！也許蕭原懂得這一點，所以只肯在帝國政府下的香港大學演講，而對於我們的國立中央大學校長的請求蒞校向學生演講終於謝絕。然而可怪者，是中大校長以及外交部長及其他要人等雖明知蕭曾演講請青年努力赤化，而又二次請求蒞中大演講。

蕭是離滬赴平了，願他到平後和在滬時一樣祇留八小時又半，不作講演，以體上天好生之德，當夜回原輪往別國去，免得造成許多待剿的赤色革命家。

二十二，三，四。

和平與忍耐

前幾天在報上見到中執會令各級黨部及人民團體等，製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匾額，懸掛禮堂中央，以資啓迪的命令，深覺與搬運古宮古物南下同有意義，爲之欣然。雖據最近觀光過中執委會禮堂的人言，該禮堂的中央還未掛上那塊以資啓迪的匾額，該人言下並誦以身作則的古訓不滿中執委會之只會命令。但我想這不滿未免淺見，中執委會禮堂中央尙未懸匾者，其一或許該懸的原只限於各級黨部與夫人民團體，其二或許製匾額的店家正忙於製善男信女送到廟宇去謝神的『有求必應』『誠則靈』這些匾額。一時無暇。總之旣能令矣，當必受命，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匾額，遲早必能懸於各級黨部與夫人民團體的禮堂中央。

製而懸之禮堂中央的意思，當然不出於『以資啓迪』，可是能否奏效，却須看被啓迪者爲何如人；倘若是近視眼，則就糟。我聽過『近視眼看匾』故事，說是近視眼先生帶了香燭以及猪頭肉到關帝廟去敬神，可是經關帝廟之門而不入，雖然曾很費力的睁開着眼睛凝視過廟門前的那塊金字紅底匾額，終因爲近視，那時候近視眼鏡也許還未行世，這位近視先生就把關帝廟誤看作了闕帶廟，所以過門而不入。

現在近視眼鏡已行於世了，當然再不致像視關帝廟爲闕帶廟的笑話同樣，在黨部人民團體的禮堂中央把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誤視爲中存任受等等。不過近視眼雖有法補救，而類於近視眼的喪心之類却不大可救藥。譬如，有守土之責的人對所守的土給別人强佔了去之後，就常以『我爲維持和平，不惜含垢忍辱』這些話侃侃而談。和平是確須維持的，先王之道和爲貴，世界文豪蕭伯納到北平在張學良將軍招待席上，也以『將軍尙有法維持和平乎？』爲問。是則維持和平確須不

惜忍辱含垢的了，其實不然。若然，也是和視關帝廟爲關帶廟的近視眼先生同樣，錯解了和平的眞意。

和關帝廟匾額上無人蹲着大呼這是關帝廟同樣，先王之道和爲貴固然也未嘗以『對內』爲商標；但也與不是近視眼就不會視關帝廟作關帶廟同樣，沒曾喪心病狂的人們也就決不會把和平專作對外之用。那末專以和平對外的人們，就是喪心病狂了嗎？這也不全然；根據攘外必先安內的聖明之典，平內必先和外，也許是國賴以存的另一聖明之典吧。

但不論和平之用作對內或對外，好或壞，要維持和平却必須有忍耐心。忍耐，也是我們這古國的古董之一，惟其古，受幾千年訓練的國民國官就都持有忍耐心。日本人對中國的國民性總是罵得體無完膚的，但獨對有忍耐心這一點却擧節稱賞，說中國人移住海外而成功，且發展民族是忍耐之結果；說在國內慘苦於苛歛與誅求，仍能度安定的生活也拜忍耐之賜。有一位『支那通』更擧出一個頗有

趣的事件來證明我們的忍耐心，他說：『我到某城外去時，見途中有一大槐樹，樹下有一位先生一面仰望樹枝，一面時時吹唿哨……原來他養着的一隻鳥逃到樹上去了，所以他一面以肉片示鳥，一面叫牠。那鳥却在樹上望着下面跳來跳去的總不下來，那先生却忍耐工夫很好，仍是一面示以肉片，一面吹唿哨。我看了好一會就走了。誰知經過了二小時之久，回來經過時，可驚的這位先生仍立在樹下仰視枝頭……』

善察他國國民性的日本人，往往能實用『見一鱗而知全魚』的成語。要不是我們的守土司令也和養鳥先生一樣的以和平等失土送回，他們敢於下手侵佔嗎？

忍耐與和平雖一被通令製匾以資啓迪，一受友邦擊節稱賞，但全視能否用得其當，譬如在國民移住海外求成功使民族發展用忍耐誠善，以忍耐受苛歛誅求就可哀，同樣國軍國官以忍耐維持國內和平誠善，忍辱含垢以和平等奉趙失土就糟糕。

二十二，三，十一。

尋



自從熱河失陷，不，應該說自從九一八起瀋陽失陷之後，我們就瞧到了一道中國復興的白光，多難興邦的古訓有於今實現的朕光。這白光，這朕光是些甚麼呢？就是南北（將領的南北）一致，朝野（要人的朝野）同心以抗日！舉個例罷，如西南，尤其是『粵陳』的動員北上，以及早已北上了的馮玉祥先生的宣言抗日之類都是。單說西南，自一二八滬戰起，即有動員北上的表示，至熱戰發，在報上更幾乎天天登着『粵軍動員在即』的廣州電訊，香港電訊。但惜乎這個『即』字可以自『盤古開天闢地』至『即』到『神州陸沉』，更惜乎熱河失陷也『在即』。但熱河失陷後當然仍無妨乎粵軍動員之『在即』，因爲現在正大家唱着比烟幕彈爆發還響

的反攻『新腔』。

却說動員在卽自熱戰（用史筆應曰日軍入熱）起至熱河陷的粵軍，據昨報（暮春三月十二吉日）像眞個在卽了，因爲報上明載着『昨夜參加北上之各將領，在白雲山某酒樓設宴歡聚，席間各將領均立誓，如不殺退敵人，誓不復歸云。』又載『廣州空軍亦決定派飛機三隊，參加遠征，機師等均已待命出發。』在卽已久眞在卽了的消息，當然是佳音或是喜訊，但惜乎混亂時代就是反面時代，什麽都以反面是尙。譬如做文章，作現時代就以反面爲宜，所謂指桑駡槐，當着和尙駡賊禿是。文章尙然，更何况乎動員之類？而且依據『前事不忘後生之師』『前車可鑑』等的古訓，以及什麽學上的『遺傳性』『共通性』之類，直捷爽快，所謂動員之類就只是，『昨夜』（引昨夜參加北上之各將領語），至多也在『在卽』，而決不是現在的事，蓋可斷言。至於『立誓』雖然像煞以示決心了，但係在『白雲山某酒店設宴歡聚席間立的』，說不定是在歡聚得酒醉飯飽之後的說說玩玩。誓中的『

不殺退敵人，誓不復歸云。』十有九是『云』而已。此調原套的『不斬樓蘭誓不還』的老調，前乎白雲山某酒店歡聚席間立此誓者，有湯玉麟的『玉麟守土有責，誓與國土共存亡』。有萬福麟將軍的『誓不生入長城』之類，湯玉麟果然與國土共存亡了，不過這亡是逃亡，聽說萬福麟也已入長城了，而且活活的生着。至於空軍遠征，則鑒於一二八時揚言遠征雖有女人們製了精緻小旗贈送以壯行色而仍只近征，亦不待多論矣。故題斯文曰尋人。

寫完了，將以爲寫得痛快了罷，其實毫不痛快，而祇有悲哀，悲哀南北朝野的要人們只會做反面文章。作者如是，願讀者亦然。到作者不必寫這類文章，讀者無從讀到此類文章時，中國才庶其有豸。

二十二，三，十八。

再尋人

『監委高友唐等，以政府對顧祝同非法槍決劉煜生案，雖經兩次提出彈劾案，迄未明令懲戒。此案若不徹辦，關係吾國法治精神甚鉅，聞已草就第三次彈劾文請國府速辦，日內即可提出。』

以上抄的是三月十一日的申報南京專電。我所要尋的人，當然就是能『明令懲戒』的人。

劉煜生之被非法槍決也，在一月二十一日；監察院的彈劾非法者，第一次還在劉被槍決之前，第二次則在二月中旬，荏苒光陰，蓋一月有奇矣！而非法者仍得逍遙法外，而且依法執行着省府職權。

劉煜生也許是共黨是赤化——總之是該槍決的人，但假定如此，則彈劾者就是瞎彈劾，也就是非法。得來一個『反坐』。然而事實上反坐既不，正坐又不，只是個馬馬虎虎，糊裏糊塗。難道有明令懲戒權力的衰衰諸公，都已過了辦公時間休息去了嗎？

或曰，有明令懲戒權力的人明明在着，如負熱陷『全責』的湯玉麟就被褫職查辦了，但我想那些人或許專懲戒潛逃無蹤的湯玉麟之類的，我現在要尋的人，是能懲戒坐鎮省府者的人。

如有仁人君子尋獲能懲戒非法槍決劉煜生之類者的人，『敝人』貯熱誠擁護以待，決不食言。

二十二，三，十八。

每況愈下

記得一月一日上海的日報上，有一則新聞題作『林主席關心民瘼』的南京專電，略謂『林主席偕魏懷步行城外村落，睹平民單衣露宿，厥狀甚慘；三十一日特諭行政院，令市府：於中山門外，撥官地籌款建民房，為平民庇寒之所・市府奉令後，飭財局籌一千三百五十圓，先造平房八大間・定二月底竣工・』對於主席的這一關心，我們實不禁與天皇聖明之感・雖然覺得那些平民的得住八間民房，也和打着發財票一樣的意外，因為假如主席沒有雅與閒步，閒步了而未至平民窟，步到了而平民適在勞作之後汗流浹背，則主席雖一向關心民瘼，而此民瘼怕就不會映於主席的眼膜・至對市府的奉令籌款，限期工竣，也百分敬佩其上體主

席之仁心，下予平民以實惠，不愧賢吏，應頌德政。雖然對於款只籌得一千三百五十圓，建民房，不滿十間，未免覺得太少；但聽說京市府財政奇窘，且也許南京的露宿平民，八大間足以容之，暫不論。

離主席關心民瘼不久之後，在報上又看到兩位委員的關心佛瘼了。兩位就是戴季陶委員與張繼委員。佛瘼當然和民瘼差不多：建房子以庇其身。可是神究竟是造人的，作神庇身之所的神寺就必須比為平民庇寒之所的民房闊氣，所以戴張二公之重修洛陽白馬寺也，撥款二十萬！戴張二公之撥款二十萬圓重修洛陽白馬寺，和主席手諭，市府奉令籌得一千三百五十圓建民房八大間，同樣各在其位各行其政。戴公是信佛救國的，白馬寺的神佛寬坐在以二十萬重修的偉寺裏之後，自然能舒舒服服的號令天兵天將如黃巾力士之類，駕一道金光到日本捉荒木海角，歸經瀋陽帶便拿下武籐小磯等；張公是竭力提倡振興西北的，將來費二十萬圓重修的白馬寺落成之後，本來朝天竺拜普陀的善男信女們，必爭先恐後前往進

香禮拜，於是乎洛陽道上，必能熱鬧得和山陰道上爭盛，而振興西北亦於是乎告成！

記得韜奮先生的小言論第一集裏，有一篇題作平民住宅與闊人洋房的言論。言及上海市政府於閘北添築平民住宅一千間，加以讚美，復論及顯貴在租界裏購置幾萬圓十幾萬圓的大洋房，予以痛斥。撫今追昔，以此例彼，對於還是奉的主席諭也只籌得一千三百五十圓建築民房八『大』間的京市府德政，我們實不禁有相形見絀每況愈下之感。戴公等以二十萬圓重修白馬寺雖非自營菟裘，但無論如何曲諒，我們也無法不想到戴公等此舉，如把『佛瘼』和『民瘼』兩兩比較一下，難於相提並論，也是很顯然的。

孟子曰：君之視民如草芥，則民視君如寇讎。執政者關心民瘼之每況愈下，民是否會擁護執政者愈烈，似屬疑問；但不知委員住神以『洋房』，神將報委員以甚麼？或許誠則靈，神將遣黃巾力士先安反動之『內』再攘侵略之『外』罷？倘如

此，則眞阿彌陀佛。

二十二，三，二十五．

可效法者

在德國敬告友邦，中國遵行門戶『大開放主義』的考察歐洲實業專使孔博士祥熙，業已考察完成囘國了，囘國晉京之後，就在中央六十九次紀念週上，報告各國政黨趨勢，略謂：『歐洲各國政治組織，多趨向獨裁制度．最近德國之希特拉內閣，效法法西斯主持各政，國勢日上；意國亦因墨索里尼總攬大政，勵精圖治，其建設宏偉，令人欽慕，我國國民亦應效法他人之精神，除却私見，鞏固中央，以共付國難．』

本來，中國的國勢原早可日上，中國的建設早可宏偉，因爲國貨的墨索里尼

與希特拉早已下凡；而可日上而遲遲未日上，早可宏偉而遲遲未宏偉者，原因就在於雖有墨索里尼希特拉而還缺少擁護墨索里尼希特拉的國民精神。是中華民族根本沒有擁護法西斯的精神嗎？我想未必；實際。怕還是國貨的墨索里尼之流沒有勵精圖治的精神。說得明亮點，墨索里尼是想做的，但其居心只圖做到『墨索里尼式』爲限，像要做國貨甘地的人之只打算拼命飲羊乳，拼凍赤膊一樣。但要做國貨甘地之人也總還不及死要做國貨墨索里尼者那麼多，原因。我想就在於做甘地式還須吃羶羶羊乳赤膊傷風之苦。而做墨索里尼式則只須會獨裁就行這一點上。

根據事實，中國國民雖未必沒有擁護獨裁者的精神，只是獨裁者無勵精圖治的精神，所以，法西斯專政在中國雖或可實現，而建設宏偉國勢日上却似不可期。然則，中國不必效法德意，而以欽慕欽慕爲止就算了嗎？這個想也不能，其一，歐洲各國政治組織既趨向獨裁了，潮流如此，不能違反；其二，想做法西斯

首領的人對於德意法西斯的專政實已不僅欽慕，而早垂涎三尺，雙眼通紅，不使過癮，未免掃興。最好辦法，是獨裁儘管獨裁，法却不必效學意德，因爲在意德的獨裁先决問題，是須獨裁者能勵精圖治，而我們的偏不擅此一套。准此，我想可效法者，還是效南美一小國委內瑞拉的獨裁者康美慈的法。

實際上，康美慈才是道地的獨裁者。當他爲委內瑞拉副總統時，就把一個畫了他一幅漫畫的報紙主筆捕之下獄；一做了大總統，就把國內的一切利權給與英法美諸國而飽私囊，復以高官貴爵給與他的戚串私人；把反抗他的議員全數投之監獄；把反對者捉住了弄死然後送到醫院叫醫生隨便加上一個病名說是急病暴卒；更把青年學生或捉或殺，隨便套上一個譭謗總統或是赤化的罪名……。

康美慈的手段，我覺得還合乎我國的『國情』，而且根據『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名言，更可取法。取法之後，國內民意如何自可置之不顧，國際榮譽友邦讚美却可必得；因爲康美慈那樣的行着，曾受過美國駐智利公使可利亞者的讚美，

曰：『在康美慈大總統約二十年間的支配之下，委內瑞拉就全無內亂之災，法律秩序均皆維持。』不但此也，法蘭西政府還贈康美慈以勳章，羅馬教皇更授以伯爵，這些國家的資本家更爲榨取委內瑞拉的人力與天富而與康美慈密切合作！

凡此種種，我們的欲作墨索里尼以過癮者效而行之，豈不是旣償私願，又益國事了嗎？中國所患的就是內亂，一效法康美慈，就內亂絕跡；中國不是遵守着門戶大開放主義麼？一效法康美慈，友邦的資本家就樂與密切合作，也即是借款投資了；而且我們正以國際地位低落爲恥，一效法康美慈，就旣受友邦大使之讚譽，又受友邦政府之勳章，更得羅馬教皇的賜爵，（凡此種種，價値當然都在一個實業考察專使的欽慕之上）一舉而四得（關於私者一，公者三），何樂而不爲？而且效學又不難，只須殺戮學生，逮捕記者，任用私人等等而已，而這些正是我們的拿手。雖弄死了人給造個病名的妙法似還未用過，但誰都說中國人的智慧不在外國人之下，當然一學就會，毋庸杞憂。

二十二，四，一。

稻草人的迷信者

稻草人，我們在稻熟時節到農村田陌間去走走總能看到一兩個的，其用處，說是嚇嚇飛鳥之類，因爲飛鳥之類常要來田間偷吃穀粒，於是農人於窮思極想之後紮成稻草人扯起在稻田間，讓它隨風搖盪，以對偷穀的飛鳥示威。現在，稻草人已隨時代潮流而進步至於代表國際聯盟了！稻草人一進步而代表堂堂國際聯盟的證據，是坎拿大一張報紙上的插畫。承送贈該插畫的朋友盛意，譯示說明如下：

國聯——稻草人。日本——竊食玉蜀黍的鳥。中國——見鳥竊食自己田上的玉蜀黍後振翼飛去，覺稻草人失效向列强商請制裁。列强——回答中國別去麻煩

他們，因他們正忙着自己的事情。

以稻草人喻國際聯盟，我以爲再對沒有了，至少國聯在日本强佔我東北後國聯所示的形相再像稻草人沒有。但說中國覺稻草人無靈而向列强請求制裁竊食鳥，則坎拿大究尚不識我華國情，昭告友邦，敝國固信賴稻草人到底者也，不信，則請看某報某日某京專電如下：

×××部（用×××並非電碼不明，更非事關抗日不便發表，乃是避諱免獲譭謗×國之罪也。）二十八日下午決議，電國聯我代表團。日正式宣告退出國聯，應請國聯（一）收回日代管南洋各島委任統治權；（二）令各國撤回各該國駐日使館；（三）迅即對日施行經濟絕交，武力制裁，以維國聯威信。

雖然結句曰『以維國聯威信』，措詞巧妙得不愧文章立國，但國聯本身雖是稻草人的化身，紮稻草人的各該國却未必愚得如稻草人之迷信者同等。所惜各該國沒有所謂××部否則大可復請貴中國：（一）撤回駐日使館：（二）迅即對日經濟

絕交；(二)武力制裁。以維中國國格。

記得革命剛剛成功之際，打倒迷信也是標語口號之一，而使城隍老爺土地娘娘之流遭殃。現在信賴稻草人一至於斯，不用說也是所謂迷信了；不過以身份地位之不同，愚夫愚婦的迷信泥塑木雕偶象是封建的迷信，而先知先覺的迷信稻草人，可以說是革命的迷信，同一迷信，五十步與百步之差總是有的，所以後者往往笑前者之愚，而毀其迷信對象喊打倒云。（編者按：打破迷信的標語，還是幾時以前的事情，現在則已有『要人』明目張膽地提倡念經教國了，又有『要人』主張『竈公菩薩』有提倡保全的必要，因爲和飲食衞生很有關係云！）

二十二，四，八。

無忙階級

革命者對於不革者，常常詈之爲有閒階級，意爲不革命者不爲革命忙也，其實革命的最終目的就在於造成大家有閒，不過有閒只在少數人，所以可惡而已世上的萬事原是『相對』的，在我眼中，不革命者固是有閒階級，有些革命者却像是無忙階級，所謂無忙，卽無事忙之縮寫法或減字法。

眼前無忙得最起勁者。例如『查辦熱湯』就是。查湯的二大員謂：『監察院爲全國最高監察機關，北上除查湯外，凡有不利國家有害人民誤國失地官吏，皆應撤查。』皆應撤查，說得多麼響亮，而事實上，北方除湯之外，享盛名的誤國失地官吏就可以說沒有了，蓋享盛名之至，失地誤國的官吏如張學良將軍者，早

已乘自備飛機南下，且將擇日放洋。現在舍近而就遠去撤查，未免閉着眼睛從事，正像雙目紮上巾帕的捉迷藏者同樣，該捉的人明明在南方，而他却伸着雙手仔仔細細的往北方空角落裏摸去。

除查湯是無忙階級之代表外，他如絕叫統一軍權的人也是一例。統一軍權說起來是爲增加抗日力量，也卽是爲國謀而盡忠，但不論爲國謀還是爲人謀，總而言之也是無事忙，因爲軍權早已統一，而且抗日已經告一段落。不過這一類無忙階級代表的雙目上不紮有巾帕，而是架着一付善觀人意的眼鏡，知道衣食父母愛怎麼樣了，就趕緊承歡遵行。

此外無忙階級還所在多有，不過若一一枚舉，則我也將爲無忙階級了，所以只得從略矣。

二十二，四，八。

還須努力

在二月中旬的一張日報上，拜讀了一則題作『政府注意蒙民疾苦』的新聞，說是『行政院通飭察綏熱及新疆青海等省政府，注意蒙民疾苦，蠲免苛捐雜稅，昭示中央德意。』拜讀之下，覺政府注意人民疾苦至於窵遠的察熱新疆等省的蒙民，德意之昭示眞是無遠不屆，澤及五民（漢滿蒙囘藏也）。但在同日的同一報上，又見有廣東省潮安抽迷信捐，每人入廟抽兩仙的新聞，就又覺得政府的德意何不昭示到粵省，因爲在我心目中，入廟抽捐也應改列入苛捐雜稅下的。後來聽人說現在的粵省府暫不受中央政府之節制，也就諒解中央政府的無奈而擱開不作苛想，正像政府通令熱察等省蠲除苛捐一樣。但在今天的報上，又拜讀到一則題

作『蘇省努力增進稅收』的新聞了，不免又引起鐲除了的苛想。可是蘇省所努力舉辦的稅是石灰磚瓦窰業稅，一時決不能否把它列入苛捐項下，祇得暫不論苛捐而改談努力，實在努力增進稅收的標題太夠味了。

努力，我和它初次碰頭，是在許多機關的禮堂以及各處的牆壁等處，因爲係中山先生賫志以歿之前，曾留下兩句遺訓，叫作『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接着就由同志中善於屬聯者妙手拈來，成爲一聯。我國人善文章因之也多善屬聯。無論什麽場所，總懸一聯以示風雅，譬如酒飯店裏的『共對一樽酒，相看萬里人』；旅店裏的『乾坤爲逆旅，風月作良朋』；兵營裏的『日暖柳營春試馬，月明虎帳夜談兵』等等，不管他與聯的相稱與否。但惟其想示風雅，因之也容易出醜，譬如『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這一聯罷，只有掛在總理陵前才恰好，到處張貼書寫，就有點不妙，卽使掛在國府禮堂上，當國府遷洛時就使它成了個孤零零的剩餘者，讓國人見了興歎，敵人見了好笑，至於寫在承德熱省府

的門牆上，與『堂堂入承德省府的皇軍』一對照，（見生活畫報第二集『日帝國主義鐵蹄下的熱河』），就簡直如在上面所說的出醜了，雖然或許有人會說據『天下爲公』之義，革命成功不必自我，請日軍代拆代行也無傷乎大雅。

再說和努力作第二次見面，那就是報上的『蘇省努力增進稅收』了。這努力和以前見過的第一種努力比較之下，自然表現着顯著的進步。芝加哥博覽會說是表現近百年來之進步的，惜乎我國已停止參加，不然的話，製造努力增進稅收的模型送往展覽，與我國邦交素來敦睦的美國，當不惜與以超等獎牌。但努力尚只及於石灰磚瓦，總還嫌不到家而請同志還須努力。若說努力要到怎樣程度革命才算成功，則我想不愧革命策源地的廣州所徵收的出閣捐等等比較更爲努力，或可借鏡。（見生活第八卷十三期廣州通訊。）若欲進一步努力，則可舉辦養兒子捐孫子捐等等，若怕麻煩，則點人頭抽捐較不費事。

二十二，四，十五。

借款救國

什麽救國什麽救國的名目已經多得要請會計師查一查才能證明確數了，而在這無數的救國之道中，老實說我一種也不能首肯，最大的理由就是國還沒有救好，我雖非實驗主義者的高足，拿證據出來給我看的心思却也有，所以對於雖香豔威武如玉容救國航空救國，尙且懷着一肚子的疑團。但時至今日，否極泰來，中國的國運總已有了轉機，而民族也將復興，證據，就是湖南省已在募集救國借款五百萬，並且限本年六月底如數募齊。

湖南省這救國借款雖限本年六月底如數募齊，而攤還却須二十四年起，而且須分二十年才還清。分二十年還淸是有理，蓋越之滅吳也，十年生聚，十年教

養，兩個十年不正是整整的念年？雖然借款不比滅吳，但借款既是救國，救國自亦等於滅吳也。

這筆大借款是幹什麼用的呢？據報載作爲『接濟國難』以及維持省防經費。國難原來祇須錢來救濟，這眞是救國難的大發明了，理合呈請政府專利，至於專利若干年呢，則難說，那要看中國再經得起若干年的糟塌了，

二十二，四，十五。

將軍死在牀上

汪精衛先生返國後在中央黨部紀念週上作報告時，有一句話使我到今日也沒有忘記，他說：（爲抗日）『我們不但不能計成敗利害，並且不能計生死，只能預

備不死在病牀上而死在戰場上。』

唔，不死在病牀上而死在戰場上。其實汪先生未免太苛刻，死在戰場上固必須，而生了病死在病牀上不能死到戰場上去，也屬情有可原，要知人必不古，世道淪亡，像汪先生那樣不躺在德國醫院的病牀上療養療養，抱病囘國坐在行政院長交椅上一面忙着抗日一面又忙着預備交涉的人，在現世實已少得如鳳毛麟角，不，簡直是碩果僅存的了，至於不在病牀上的人，尤其是執干戈以衞社稷的軍人，則當此外寇壓境之秋，自當去死在戰場上：詩不云乎：『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囘？』這是指已在戰場上的軍人死在戰場上『嘸啥希奇』；諺又云，『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上亡』，這是說將軍的命是註定在戰場上傷亡的。但雖有詩云諺曰作證，因時代的不同，當然須跟着時代潮流轉變。而現代潮流，則將軍們不以不死於戰場上爲落伍。我在走過算命先生的門口，凡是先生享盛名者，其書桌上的易經文王卦爻之類之旁，大都有一張當權將軍的八字批句，所批的

句，總不外乎『妻榮子貴，福祿壽考，大吉大利』等等，由此可見今之將軍之命，總是生榮死貴的了。實在照現代潮流，將軍只能死在床上才是摩登。『加拿大名小說家哈利遜的傑作就題曰『將軍死在床上』。

然則外患這樣緊急，將軍一個一個的都享年七十有幾的死在床上（文言曰『壽終正寢』），叫誰去禦侮殺敵呢？這個，大家不必杞憂，天兵天將已由考試院長戴請班禪大師設壇召集過，現時雖尚未見出發前線，大概正在考試中，一俟三試終場，黃榜貼出，自能收效旦夕，殺敵致果。而且繼天兵天將從軍禦侮去的還源源不絕，是誰？先是榮膺『法律裁判下之罪人，情場前線上之勇士』兼職的陸根榮罪人勇士！

罪人勇士陸根榮先生的從軍始末是這樣的：『監禁期滿陸根榮從軍』，『國勢危急黃慧如夢見陸郎』，『激於義憤好男兒立志從軍』，其後就急轉直下，『惡貫滿盈湯將軍（湯卽玉麟將軍也）巧遇義士』，『爲國爲民陸根榮活捉熱湯』，於是國

已報完，戲亦收場。

陸根榮從軍原是一齣『應時改良京劇』，在上海某大戲院開演。所以引而出之者，第一，因其『應時』，其二，因其『連合配演，九腔十八調應有盡有』。與陸根榮『連合配演』的，在戲園子裏是『滑稽大家以及美麗校書』，固不在話下；但有些戲園子裏所懸的聯多是『舞臺小世界，世界大舞台』，事實上世界也眞是大舞臺，所以雖不在戲園子裏而確與陸根榮連合配演的，有司法界某要人的談，談曰：『現擬仿照歐美監獄制度，規定凡年在二十五歲以下，十五歲以上之犯人，每日施行一二小時之兵式體操，俾出獄後得以執戈禦侮……』

（見四月四日申報）

這位要人的眼光眞遠得可以，他知犯人出獄的時候，還有執戈禦侮的機會，固然，犯人中當然不少一月以上二月以下的短期徒刑者，但以其刑期短，短期中的兵式體操之施行，出獄後未必就能執戈而禦侮，換句話說，要能執戈而禦侮，

恐非如陸根榮的監禁兩年不可：所以我說那要人的眼光遠得可以。而且他不但眼光遠，計劃也偉大得可以。我國囚犯之數雖無整個的調查統計可供參考，但想來總多得可驚，據一部分的統計，江蘇一省，吸鴉片的烟犯，就多至九千餘人，以多得可驚的囚犯出獄去執戈以禦侮，侮那有禦不了之理？於是，侮有法律裁判下之罪人去禦了，民脂民膏供養中的將軍，自必可以死在彈簧銅牀上爲福人。口號曰：將軍死在牀上，萬歲！囚犯站在禦侮前線上，萬萬歲！　二十二，四，二十二。

親睦之始

上海有江南正報者，是一種每天清早兒塞在人家（大都是機關團體）門縫裏到月底年終不向人家要報費的報紙。報紙雖名曰民衆喉舌社會木鐸，而在什麼都要

錢的現社會，所謂民衆的喉舌也總得向民衆要錢：若是不要錢，則這喉舌不是軍閥官僚的喉舌，就是帝國主義者的喉舌；這不是說凡是要錢才是民衆的，而是說民衆的喉舌沒有白送人家看的財力。江南正報者，就是目今侵略我國最烈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喉舌。

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喉舌，不只江南正報，其目的則彼此同樣，以對中國造謠生事挑撥離間爲天職；總之是惟恐中國不亂。這是我白看了好幾月江南正報所得的知識。日本有人名之曰造謠國，對於我國的謠言尤能揑造，因之常使我國的軍政當局闢謠，例如最近日報造謠說我國對日直接交涉已與日方訂立密約，柏林報紙一轉載此消息，外部卽要求德國更正。造上述謠言的固然不是江南正報，但江南正報的使命也在造謠，看過該報的人都知道的。

凡是造謠生事，也卽是擾亂社會秩序者，我國本有緊急治罪法等等載明曰殺無赦。當然，殺無赦只能對內，對於有帝國主義作後盾的自只能不問，所以能造

謠如江南正報者，還能繼續塞在人家門縫裏按日贈送，且大做其一週年紀念。這在並不造謠而動輙受到封閉禁止的本國報紙，已頗有些『因歎生妬』『因妬生憤』的了。而豈知堂堂國府主席監察院院長上海市長等還親筆題字奉贈該造謠報作週年紀念！

主席的題字是『崇論宏議』，與主席題字貼鄰而在者，是鄭孝胥題字，以及日人什麼『文麿』的題字，三位題字先生的玉照整整的密排在一塊兒。

爲什麼對於敵國的造謠報紙肯讚美之曰『崇論宏議』呢？難道時勢又已轉變，造謠成爲崇論了麼？這當然不是，因爲上述的那個闢謠不在題贈崇論之後。於是我在滿載崇論的『正』報上徧找造謠而能受讚譽的綫索，居然找到了：

『假如我們日本國民站在今日中國國民的立場，而擬立一個對日政策，那麼我們即刻可以這樣問答；第一，以現在做起點恢復中日兩國的國交，並增進今後的親睦，何以呢。因爲凡百問題要恢復事前的狀態是很困難的……』

這是題作『如果我們是中國人』一文中教訓中國人應遵行的對日政策，作者日本外交時報社長半澤玉城，其『政見』和我國胡適之博士頗多相同之點。社長的文章登在市長的題字之上。

綫索旣找着，結論自然有了，曰：題崇論宏議賄造謠之敵國報紙者，非造謠之可嘉，乃示增進今後親睦之始耳。

二十二，四，二十九。

三民主義文學

最近中常會通過文藝創作奬勵條例，現在我把我認爲要點者節錄如下，就是『凡文藝創作合於左列各項標準之一，其內容技巧精良者，得由中常會核准奬勵之。一，描寫壓迫民族之痛苦並暗示奮鬬途徑而其思想正確者；二，描寫民生之

凋敝及封建勢力之流毒並暗示改革途徑而思想正確者。獎勵辦法分發給獎勵金代印作品介紹刊載……』

我們知道一黨專政的蘇俄，有所謂文藝政策，其政策，就跟着共產黨的主義走，就是文藝不能反共產。我國現在也是一黨專政，所謂文藝創作條例，多少也帶點『政策』的意味，現在專政的黨所信奉的主義是三民主義，自從革命成功之後，三民主義文學的口號，曾在黨文藝作家的口中高唱過；稍後，則三民主義文學就轉變爲民族主義文學，現在則描寫民生之凋敝的作品也可受獎勵了，較之三民主義雖少一民，而較之單提倡民族主義已多了一民，若講中庸之道，似已大可滿足；但在信奉三民主義黨的專政之下，獎勵文藝作品只以民族民生爲標準，總覺得四脚桌子三隻脚似的不平不穩，民權爲什麼漏掉，而提倡二民主義文學呢？

或曰，在現今，民權正是連保障也不許的時代，而不是描寫受獎勵的時代，故付闕如；其然？豈其然？

二十二，四，二十九。

謠言舉例

前幾時，在報上見到外交部以日報專事造謠恐國人受其麻醉，將搜集材料舉例示國人的消息。時至今日，謠言的例可沒舉出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受麻醉長久了是要麻木或竟醉死的，國民一麻木成醉死，國將更不像國，所以不辭越權之罪，在日報上搜得一點造謠材料公諸國人，藉舉一例而免麻木沉醉也。

在舉例之前，得先略述日報的造謠大綱，俾知舉一反三。造謠大綱約分三點，第一，謠言我們政府的誓死抗日堅決抗日一致抗日等等都是滑頭店家的金字招牌，或是『天皇皇，地皇皇，過路君子念一遍，一夜睡到大天亮』式的街貼；因之其二就謠言我們枕戈待旦請纓殺敵誓死守土的將軍們都不肯抵抗，遑論反攻；

以及第三，謠言我國將有大內戰發生。關於一三兩點的謠言，以無甚精彩看過丟掉，不能舉例；惟第二點將士不肯抗日的謠言，似有『石破天驚』之勢，故曾剪存，今得節錄大要，以作謠言舉例。

此『石破天驚』的謠言，載於四月六日的大阪朝日新聞，題目是：

何柱國代表與本社記者之會見

記者詰其無誠意

答謂『抵抗連想也沒有想到』

原文則以太長，只能摘錄謠言中最著者數語如下：

日記者問：屢次代表何柱國與日本方面交涉，總說何柱國沒有戰意；但事實上反而不絕的向日軍進攻，徒惹形勢於糾紛，到底眞意如何？

何代表（尊姓陳大號瑞明）答：抵抗是想也沒有想到的，三月十八日何司令將主力軍自前線後移灤州，不是比什麼都强的證據嗎？

問：何杜國有從速撤退全軍至灤河以西的意思麼？有在長城線一帶設緩衝地帶的意思嗎？

答：何司令是在日本受教育，最諒解貴國的人，所以在他個人，當然準備如此。

問：將來的方針怎麼樣？

答：我個人的意見，認爲中國政府以及民衆的抵抗是無用的。

夠了。這樣厲害的謠言，你想怎不麻醉死人！同胞諸君啊！請三復此謠言，莫被麻醉死要緊呢！謹此泣告。

二十二，五，十六。

稍得歡心

九一八之後，青年學生以副司令拱手而送三省，心有未甘，乃罷學課，拚命（其時有死傷者）請願，於是政府通令各省軍政當局嚴加彈壓，令中有言，認學生請願是『社會秩序，悉被破壞』，以致『友邦人士，莫名驚詫』，當時我就猜想乞憐友邦（其集體就是國聯）之無靈，最大原因，怕就在對於學生的一驚詫吧，蓋現在外交，首須結歡友邦，一不小心，使其不快（如驚詫憤怒之類），就要僨事。現在事過境遷，請願之浪已平，友邦的驚詫想也已經消失，國聯以四十二對一，或者端賴乎此不再驚詫。而且不但英美諸友邦，就是友邦日本，近來他稍稍覺得我政府之可愛了，此稍覺可愛的表示，是在蔣公演說抗日必先勦共之後。

『……我人曾屢次警告南京政府，滿洲問題不過切斷一指，而共軍乃心腹之患……蔣氏在南昌之演說，是中國具隻眼者洞察時艱之語。滿洲問題勃發以來一年有半，蔣氏漸能認識正確之事實，雖遲而尙未晚，此實可爲中國欣幸者……』（四月十三日日本大阪朝日新聞社評首段大意。）

看了這友邦日本代言人的口氣，不是已透露着中國政府尙可愛的意思麼？這眞是『國慶』！如能由稍得歡心而進一步博得心花怒放，『滿洲問題』之解決還有什麼困難？無怪陳公博部長說過『年底可收回失土』的預言。但失土尙未收回，故承歡必繼續努力！

二十二，五，六。

愛國惟恐人知及其他

孫中山先生生前在桂林演講『知難行易』時，曾引一個美國修自來水管子工人的曉得修理知識的難實行修理的易以爲證；其實知難行易，豈獨美國工人的修自來水管子，就是目下中國人的愛國，又何嘗不如此？

國，凡是國民都得愛，否則異於漢奸者幾希？然而如何愛却是件難事，因爲國是嗅之無味聞之無聲的，不像愛一個人或一件物的容易。中國人又是百分之八十幾沒有受過教育的，愛國的智識從未學得，於是，沒人愛的國終於需要救了。然而現今則有人在報上徧授愛國祕訣了，說是『惟恐人知』就是愛國，而且惟恐人知的愛國才是成熟的愛國，反之是幼稚。准此，愛國不是容易之至了嗎？不但受

過教育的，就是未受教育的也不必學而能。

因爲愛國都惟恐人知，於是乎愛國都得背人去愛了：或在床上，或在醫院，或在廁所。又，愛國惟恐人知，於是都假裝不愛國：或不抵抗，或揚言抵抗而預先在後方築好堅固的新陣地！總之，愛國都在於『死人肚裏自得知』。這樣，你對不抵抗者嚴責，他也可以說我有我的愛國心，但不足爲外人道！

這樣把國惟恐人知惟天可表的愛着，皇天不負善心人，我們的前途自然是勝利的了，雖惜乎勝利的前途是遼遠的，但正惟其遼遠，才可以叫註定苦命的中國國民沉默着咬定牙齒吃苦。

以上是介紹知難行易的愛國法，以下則試加檢討惟恐人不知的口口聲聲的說愛國是否幼稚，與惟恐人知的愛國是否成熟。

據大美晚報載，四月二十一日上海日本總領事署收到恐嚇信，用中華鐵血團名義，內稱：汝國破壞世界和平，屠殺我國平民，攫取我疆土，故本團今夜決

定，不論明日早晨或下午或晚間，向爾領事署投一炸彈，爾不得發表此事，亦不得作何防備，此函僅係警告，藉示我中華民國偉大之精神，據日領事署人員言，函用華文，書寫潦草，辭句不甚通順，足見係未受高深教育所爲云。

這種叫人遵時坐待吃炸彈的先生，雖表示了我中華民國偉大的精神，且表示了他的愛國精神；但其愛國思想之幼稚則實無疑義，蓋其使人知，而至於敵人。日領署人員謂足見係未受高深教育所爲，眞是高見。蓋受高深教育的高等華人愛國決不如此，試看胡適博士却是好證據。

胡適博士是不昧着良心出來主戰的，然則不戰的中國該走那一條路呢？博士曰要看流年如何，例如一九三一年應該遵奉日本提出的五條原則，一九三二年應該與日本交涉，一九三三年的今年則不應該與日本交涉了，反正共有五十年，五十年中不會沒有好流年。那末既不主戰又不主和，你的尊意又何在呢？曰，不足爲外人道，就是惟恐人知，就是表示受過高深教育，思想已經成熟！

惟恐人不知的愛國是幼稚與惟恐人知的愛國是成熟，已舉未受高深教育與已受高深教育的團員博士證明了，現請一探索惟恐人知的愛國如何在進行。

在四月中，柏林報紙登載南京政府與日本進行交涉，四月末，倫敦每日快報登載南京政府已與日本交涉好，以長城為界的停戰協定，日本大阪朝日新聞也載南京政府請英國公使藍溥森斡旋與日妥協，這些消息，當局已竭力聲明決無其事，並舉我軍仍在南天門激戰以為證；英德報上的消息何以這樣造謠，我們不得而知，不過灤東的日軍固然撤退了，南天門的我軍也已喬遷了新陣地，就不論這些，『惟恐人知』也是事實，蓋所以聲明外報所載不確者，所以防人知也；而且，汪行政院長在解釋交涉抵抗的談話中，也明說『在最低限度以內，我們不惜委屈求全』，而此最低限度，證之以羅外交部長前時聲言『如日軍攻入長城以內省分，我決拼死抵抗』，可知限度在於長城之內，蓋長城雖長，高則不甚高也。

二十二，五，十三．

羊 狐狸

在流行於西方兒童間的讀物伊索寓言中，有一篇叫作狼和羊，述不約而同到一條小河上去飲水的狼和羊，狼很想吃羊，但爲維持其野獸的文明，幾次藉下手的口實，最初是說羊跑到牠的溪上去並且把水弄得骯骯髒髒的使牠不能喝，經羊溫和地解釋水是從狼站着的上流流到牠站着的下流的，狼沒有下手；接着又藉口說羊去年在背後說牠的壞話，於是，『親愛的狼先生』，可憐的小羊叫着說，『這是不可能的事，因爲在一年以前，我還沒有生下來呢』。理由是十足的，但狼總要吃掉小羊，便露出銳利的牙，撲取小羊把牠吃了下去。

距西方不知幾千萬里有東方，這東方是凡事效學着西方的，因爲西方是文明

的先進。效學了，因爲努力的結果，就把流行於西方兒童間的讀物伊索寓言，在國際間實行了起來。狠是要吃掉羊的，但爲維持其野獸的文明，就藉口實，最初說羊妨礙了牠的『滿洲國』的完成，所以要佔領熱河，經羊溫和地奉送了熱河，收受了，又藉口說爲維持熱河，必須佔長城，羊又溫和地奉送。後來再佔灤東。不知怎樣一來狠退出灤東了，於是羊蹋手蹋脚的又走了上去。於是狠怒吼說，你怎麼又來了，和我挨得這麼近，我可要用斷然的手段的呢。『親愛的狠先生』，羊可憐叫着說，『這是你自己不要了退出的地方，不是我反攻得來的，讓我站一會不行麼？』『當然不行！』狠再怒吼；小羊沒法想了，就抖顫着說『免你動氣，我决不再前進了。』這抖顫着對親愛的狠友邦求恕的說話，反轉身來對付羊民時，就變得像威風凜凜的『軍息：灤東敵逆雖大退海陽與冷口外，但仍欲保持秦皇島海陽台頭營河馬坊與建昌諸綫，作各口屏障。我爲免敵藉口，不輕進，亦不窮追。』（五月四日新聞報。）

這威風凜凜的『軍息』，可使人聯想到封神演義上的蘇妲己請狐妖赴宴的一回事來。狐狸在紂王的鹿臺上喝皇封御酒，一連喝了幾杯，量大者還招架得住，量小者招架不住，妖怪醉了，就把尾巴都拖了下來，只是晃。原來，對外柔順如小羊，對內却狡猾如狐狸，對外發哀聲，對內發軍息：這就是狡猾。可是天皇給牠喝的皇封御酒太多了，量大的雖躲在山中，量小的已招架不住，醉了，就在口口聲聲決心反攻收復失地的口號中夾雜了免敵藉口不輕進亦不窮追，這就是拖下來亂晃的狐狸尾巴。

不輕進在羊是以爲可免狼的藉口了，但存心要吃掉羊的狼却不會別無口實可藉。例如可以說『你背着我仍在對你的羊民說誓復失地即日反攻。』

二十二，五，二十。

說廢話與寫好文章

現代大觀園裏的劉姥姥，有人送他一個綽號叫作『鬧鐘』，意思，是形容他的廢話滔滔。又有人說鬧鐘之上應加以御用兩字，意思，倒不是說他能滴靈靈的鬧起來可以促醒昏睡中的主人，而是奉了主人的命亂鬧一陣藉以擾亂正在聚談正事者的視聽。這隻御用鬧鐘近來少有響聲了，大概主人不大開它。昨今兩天，可又鬧了起來，先說目今中國的國難應由目睹甲午之役的七十歲以上的老年人負責任；又說現在農村破產，會作文章的，卽蘇東坡的爹爹也無用，做了好文章貼在長城上，日本兵也還是不退。望青年們不要專門去做文章，等着為挨槍斃的老頭。國難應由七十歲以上老人負責任的言論，正和收復失土不妨等待五十年的卓

見遙遙相對，先後媲美。所謂七十年前五十年後，是在歎息過去，希望未來，不論現在。總而言之，是爲甲午之役還只七歲，民國七十二年總已壽終正寢的軍事領袖開脫責任。意思既在爲他人作嫁衣，所以已過七十應負誤國之責的自家，自可不必梟首懸於長城以謝國人，而在津浦道上滔滔廢談以誡青年。

告誡青年不誤入歧途之功本來也足償誤國之罪，可惜告誡的又欠高明。會作文章的，就是蘇東坡的爹爹也無用，因爲文章貼在長城上，日本兵也還不退：但敢問會說廢話的，就是劉姥姥的兒子孫子，也有用了嗎？

但這敢問，在現代劉姥姥是要暗笑的，因爲沒有戳着他的眞肺腑，他的眞肺腑是，不在勸誡青年，而在麻醉青年。因爲文章貼在長城上雖然不能退日兵，但傳佈給讀者，祇要意識正確，却大可以誅暴攻心，指示是非，指導勞苦大衆，培養革命意識。易言之，文章寫得好對外雖不能退兵，對內却可以促成專制政治的崩潰。千年老狐能通靈，識得到文章這一點力量，所以若有其事的來勸青年不要

寫文章。而且軟軟之外。還來一下硬嚇，說專門寫文章就是等着挨槍斃！

二十二，五，二十。

犬馬之勞

據五月十二日日聯社東京電訊，日本『軍部决定自六月一日起，實施軍用動物之論功行賞，其種類分甲乙丙，被賞動物爲軍馬軍犬及軍用鴿。而此等動物之殉死者，在芝公園增上寺設慰靈堂，會祀於此堂。』

日本侵華已敍功及犬馬了，而被日本侵的華，却只有守土長官封疆大吏的被彈劾；對照之下，熱血愛國之士必將痛心中國軍人之不如日本軍用犬馬鴿能。但人爲萬物之靈，人而不如禽獸烏乎可，中國民族雖在復興中，究竟終不至卑賤到

連日本的犬馬也不如。古之哲人曰『三思而後行』，想想看，我們究有功勞大就日本犬馬者否？

不必三思我就認為有，拿出證據來！喏，於是博士胡適。

博士對於對日的意見，是進行交涉看流年的吉利與否而定，戰則絕對不能。因為談政治的人不能言及兵政；何以呢，就因為談政治的人，總未嘗實驗過兵政。這樣，雖自謙『我的意見不過如此』，而實際大功就已表見，因為實驗着兵政的人原連對日開戰的夢也沒有做過，而偏偏執兵政的人大概又不能言及不戰，所以只好說敵來則誓為先驅等語；一面則急待素談政治的人來大聲疾呼『你們談政治的人不能言，兵政，絕對不能對日戰爭』，以壯聲威，以使眞理都站在不戰這一邊。

在尊奉和平之神的中國主張不戰，其功勞正和黷武國的軍馬軍犬軍鴿之死於戰事一樣，否則敵國的黷武沒有這樣容易；所以中國的給軍人吶喊的胡適博士，

就等於日本的皇軍驅使的軍馬軍犬或軍鴿。然而勞績雖爲同樣，爲什麽爲戰爭犧牲的日本軍馬軍犬軍鴿等只能在死後享祀饗，爲軍人効勞的中國博士在生前就能受到賞錢五千金呢？這個，大概就是人爲萬物之靈，人之異於禽獸罷。

二十二，五，二十七。

由甘地絕食說到張學良發胖

絕食過兩次的甘地現又絕食了。在照相上看到的甘地，是骨瘦如柴骷髏似的人，絕食之後，自然瘦上加瘦。因了想到無抵抗主義者甘地的絕食消瘦，不由記憶到前幾天報上所載的不抵抗將軍張學良的在意大利發胖。張學良總算甘地的入室弟子，但何以師父在本國絕食消瘦，徒弟在外國遨遊發胖呢？是青出於藍麽，

未必，而是中國大人物都奉行着多種主義之故。

張學良是信奉無抵抗主義的，但一到意大利就見墨索里尼而研究起法西斯主義起來。法西斯主義對外總取的強硬政策，難道對外不抵抗的張學良將轉變到對外取強硬政策了嗎？當然不是，研究法西斯主義是用以對內的，正和奉行不抵抗主義對外同樣。蓋中國軍人——尤其是領袖——的鐵則，總是以不抵抗主義攘外，以法西斯主義安內。而且不待此也，假如張學良再能到俄國去一趟，必將謁史太林而研究共產主義。研究共產主義何用？所以共人民之產，至少備共頤和園字畫故宮古物之用。

中國軍人既然以不抵抗主義攘外，以法西斯主義安內，以共產主義治民，其發胖到連西裝也得做過，蓋原不必待之出國考察之後。至於軍人發胖民衆瘦，則宰相合肥天下瘦昔人已先我言之，不必贅論。

二十二，五，二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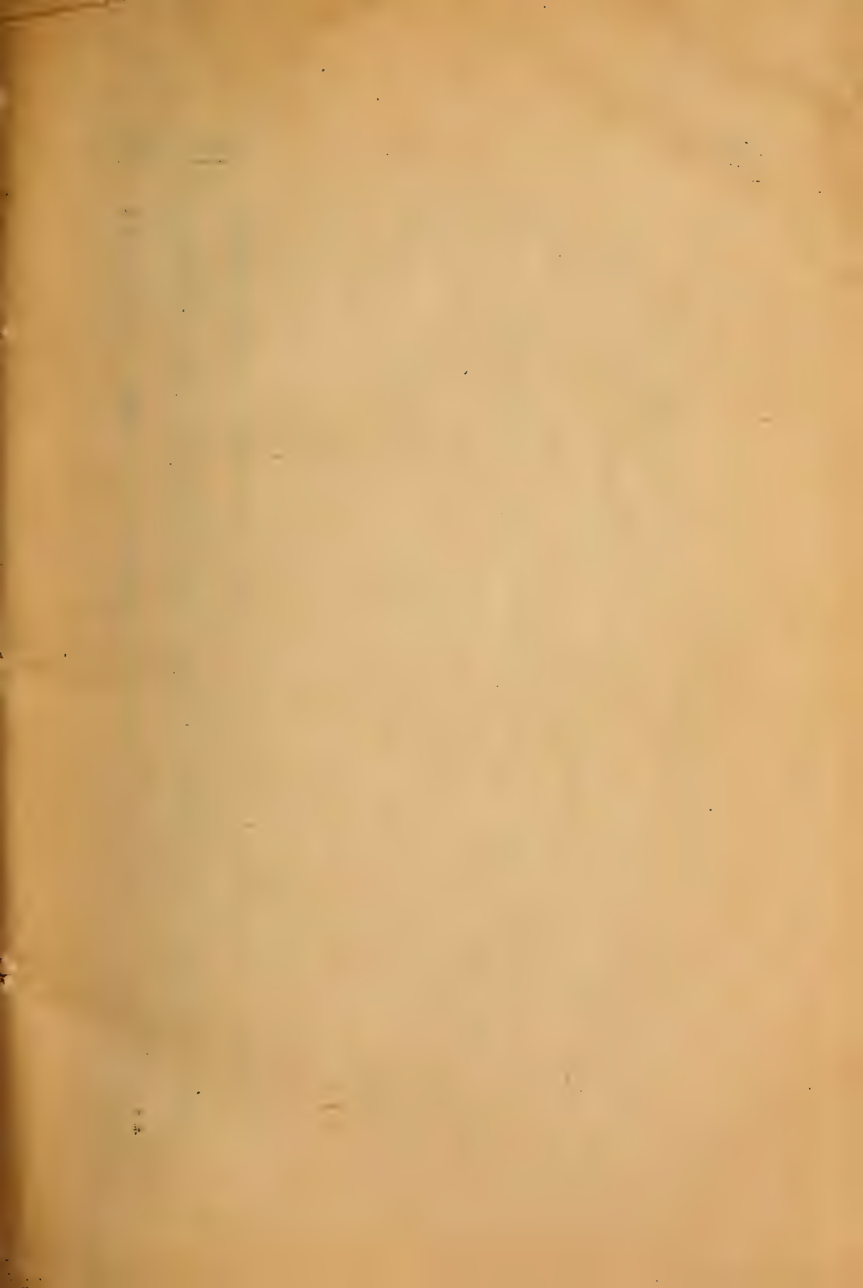
向考古會提議

正當日敵再攻灤東，平津危如纍卵的五月中旬，上海名流藝術家等成立了一個『中國考古會』．誠如成立會主席蔡元培先生所言，『在國難嚴重之今日，來發起考古會似屬不急之務．』但不急之務，實則確是當今急務，蓋蔡先生又云『各國……對吾國古物，不惜以巨額金錢收買，以致海內寶藏，逐漸流亡海外』，『故我人於此，應亟謀自救，否則前途頗爲危險云』．

據報紙所載，北平故宮古物運滬者已是第五次．運滬爲什麽呢？報載不詳，不詳就得考．從何考起，祇能以這五次運滬的代價作唯一資料．據與故宮有關係者言，從第一次南運到第四次，所費已達二十萬圓，單是塞在貴重物箱子中的棉

花，據說已達一萬圓，上海存放處的房錢月需二千七百圓……當此國家危急軍費奇窘之秋，費二三十萬以南遷古物，其必要在那裏呢；這就是很可考的一點。今當考古會成立，且以謀救古物不流亡海外爲急務，故敢不嫌局外，謹此提議。

二十二，五，二十七。



望遠鏡與顯微鏡

每冊實價伍角
外埠酌加寄費

著者　冷觀　徒然

發行者　生活書店
上海霞飛路
第五九三號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出版

衘微日記

◆蔡文星女士遺著◆



本書是文星女士的遺著，也是一個質樸少女的眞實日記．內有：失愛者强顏歡笑聲中的淚痕與哽咽，貧窮人假裝的豪奢相後面的悽顏，孤苦無依者自解自慰的妙語，愛康健者病弱中的切望與歎息，受壓迫者竭力自尊自愛的掙扎，給青年們看了，一定可以得着相當的鼓勵與助力，關於她的戀愛故事，更能令人發出無限的同情與感喟。

廿二開本三色封面
乳黃色桃林紙精印
實價四角五分

生活書店發行

草原故事 高爾基著 巴金譯
乳黃色桃林紙精印每册實價四角五分

徒然小說集 徒然著 一册 實價五角

一位美國人嫁與一位中國人的自述 鄒恩潤譯 一册六角

一位英國女士與孫先生的婚姻 鄒恩潤譯 一册六角

一個女子戀愛的時候 笑世意譯 一册六角

